

中國邊政

第三十九期

目 錄

- | | |
|----------------------|--------------|
| 日匪勾搭與日本的沒落 | 李永新 |
| 清代初置駐藏大臣經過考 | 蕭金松 |
| 先秦時代邊疆民族之類別及其分佈概況(上) | 萬 毅 |
| 俄羅斯與喀爾瑪克蒙古(下) | 蕭廣信
劉學鈞 譯 |
| 俄毛對峙下的偽蒙窘態 | 張 韜 |
| 麥積山之六朝美術 | 張紫桐 |
| 爲「西藏行程」加註 | 楊和璫 |
| 蒙藏委員會施政方針 | 崔垂言 |
| 維吾爾語法概說(五) | 林恩顯 |
| 短篇小說
琳琳的悲哀 | 牟少玉 |
| 邊疆故事
疾風勁草(二) | 胡夢飛 |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出版

日匪勾搭與日本的沒落

李永新

日本人始終以「萬世一系」向世人自誇，誠然，在整個日本歷史中也唯有這個「萬世一系」是純日本的產品，可是在四十五年前（西元一九二七年，日本昭和三年），由於當時日本總理大臣田中義一訂下了併吞中國、征服世界的瘋狂思想，也就是向日皇上了一個有名田中奏摺，這個田中奏摺幾使「萬世一系」爲之中斷，更使全部日本人陷於痛苦的深淵幾達二十年之久——使日本男子大部分死於自己所發動的戰火之中，使全體日本人向全世界宣告投降，使日本人在戰後破瓦殘垣物質缺乏經濟崩潰情形下過其苦難日子，這一個慘痛的教訓對日本人而言，應該是刻骨銘心難以忘懷的，而這一切都是拜田中總理大臣所賜。

當日本軍閥執行田中奏摺而發動侵華戰爭，在我中國境內，殘暴的日軍曾經屠殺了數千萬的中國人，掠劫了無數屬於中國人的財富，終於招引了天譴——日本的無條件投降，當時盟國佔領日本，曾主張廢除日本天皇，使日本人失去象徵領導與信仰之中心，而長期陷於混亂，從根本上剷除唯一真正屬於日本而爲日本人所賴以誇耀的「萬世一系」的日本天皇，可是仁慈的我中華民國蔣總統，爲了維持日本的歷史傳統和日本再立國的機會，發揮了我中華民國傳統的以德報怨以大事小的仁愛思想，毅然主張維持日本天皇，使日本的「萬世一系」得以繼續，也由於蔣總統這一仁慈作法，不念舊惡無須賠償和日本簽訂了中日和約，使日本從戰敗、投降、亡國而再次立國，更由於我中華民國一本人溺己溺人饑己饑的博愛精神，以優厚的條件與日本發生貿易關係，使在破瓦殘垣中的日本經濟，再次復甦，更因此步上了所謂「經濟大國」，固然，日本之所以能步上經濟大國，和日本人的克勤克儉有其必然的關係，然而設若沒有我中華民國與仁慈的蔣總統不念舊惡以德報怨扶助日本的再立國，則日本絕無今日的成就，這個道理至爲明白，不但我們懂，就是絕大部分日本人都不能否認這一段史實，因此每年有數不清的日本公開發表，感謝我中華民國與蔣總統的寬大政策，甚至還推派代表來臺向我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表示感謝之忱，頗能明辨義利。

不幸，自從日本步入「經濟大國」之後，部分日本商人見利忘義，妄圖把市場推向匪區大陸，一廂情願的天真想法，竟以爲人口七億的大陸匪區，如能與日本發生貿易關係，其利潤之獲得必然數十倍於自由世界，於是枉顧道義，片面撕毀中日雙方共同遵守了八年的吉田書簡，今年七月由日本工商團體所支持原日本通產大臣田中角榮出任日本首相後，爲了投合部分無知而心存幻想的商業財團的「牟利」想法，居然自貶其國格，亟亟進行所謂「日中（共匪）國

交正常化」，接受周匪恩來指使，意圖廢棄中日和約向匪僞政權投降，期冀能從貿易所得，彌補喪盡國格的無恥行爲，殊不知大陸匪區人口雖多，日常生活必須物質缺乏又不能自由購買，雖然某些攻擊的武器，頗見製造，但是民不聊生情況，正如毛匪澤東所說的寧可人民不穿褲子也要原子彈，大陸匪區毫無購買力於此可以想見，而田中內閣居然見不及此，其愚昧可知，設若田中內閣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一意孤行，妄圖撕毀中日和約與匪建交，則無異明白宣告向全世界中國人爲敵，其結果爲利爲弊，相信絕大多數的日本人會有明智的判斷。日本政要的背景忘義無知無恥，正證明了日本再一次步向沒落，而這一個悲慘而必然的結果，未來的日本民族必然歸咎於今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

毫無疑問的，日本人有足夠的智識，也毫無疑問的，日本人缺乏深思熟慮的耐性，基於日本曾經早在二千年前即已接受我中華文化的薰陶，基於日本民族與我中華民族同爲黃種民族的核心，我們有義務向日本政府與人民提出譴責與規勸，正如我中華民國行政院蔣院長對日匪勾搭所發表的談話說：「最近日本政府首長一再聲稱，將與共匪進行所謂『國交正常化』，並表示日本與共匪關係正常化時將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日本首相及外相並計劃於九月間訪問大陸匪區，此乃對於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最不好之態度，中華民國政府特予以嚴正之譴責。中華民國政府乃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保有中國大陸地區之主權，二十餘年以來，對臺、澎、金、馬及其他領土有效行使主權，決不因其他國家採取之行動而受任何影響。我政府自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衛國家主權及人民利益。我政府前於七月二十日發表聲明，勸告日本政府尊重國際信義及條約義務的信譽，並願及日本本身基本利益，明辨是非，知所抉擇，免爲共匪政治陰謀所乘。茲再重申前義，警告日本政府，停止一切損害兩國邦交與危害亞太地區和平安全之行動，以免造成歷史上之重大錯誤」（見中央日報）：蔣院長此一聲明，何等義正詞嚴，希望短視的日本田中內閣三思。

尤有進者，凡共匪足跡所到之處，無不與販毒、走私、暴動發生密切關係，因爲共匪的本質就是征服世界，目前，共匪因爲內部奪權鬭爭，呈現極度的不穩，匪僞政權的倒行逆施早已成爲七億中國人的公敵，世界上任何與匪勾搭的措施，等於直接的與中國人爲敵，誠然平時中國人較爲散漫，但是當中國人發出怒吼的時候，必將成爲排山倒海之勢，由田中義一的策劃的侵華戰爭，其所以敢輕於發動，一方面固然是受了日本財閥的策動，另一方面則由於日本錯估了中國人的特性，以爲中國人永遠是一盤散沙，可以予取予求，可是中國人的八年浴血抗戰，使當時的日本政要心驚膽跳，終於嘗到敗蹟，可是從二次大

戰日本投降到今天還不到三十年，另一個田中首相居然忘了歷史的教訓，又再策劃與中國人爲敵的荒謬措施，我們唯恐日本再蹈前轍，因此我們有義務向日本提出這一歷史性的教訓，希望田中角榮的智慧與理性要高過田中義一，不致於爲日本人帶來另一次的沒落，因爲日本這一次的沒落，恐將永無再生的機會。

日本有識之士，早已洞燭田中內閣如果一意孤行，必然引起另一次中國人的全面抗日，因此形成壓力團體勸阻田中不得斷絕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然而田中內閣似乎仍受若干財閥的控制，依然派了先遣人員前往匪區僞都北平佈置田中往訪事宜，其擇惡固執，不但出賣了我中華民國，亦同時將後代日本子孫的幸福給出賣了，田中爲執一己之惡其所付代價未免太大了；民國六十一年九月十七日，田中角榮派前外相椎名悅三郎爲特使前來我國，向我朝野領袖「解釋」所謂日匪將進行之「關係正常化」之關係，我政、經、教各界人士以及

各級民意代表均表示了堅定立場。椎名也親眼看到了我國民間之憤怒情緒，也親耳聽到了我們對其善意的忠告，與嚴重的警告，尤其我行政院長更明白的告訴椎名：「中日和約不得片面廢棄，我絕不容忍日本的媚匪行爲。……在任何情況下，必奮鬥到底，絕不動搖妥協，並且深信我們的奮鬥，最後一定抵抗成功。」蔣院長對椎名的講話，不僅是代表政府所作的仁至義盡的事，亦代表中國人義正嚴詞。儘管日本是一個最健忘的民族，是一個最不惜歷史教訓的民族，但歷史不是任何人所以可以抹殺的，以往的歷史對日本過去的罪行不會加以寬恕，今後的歷史對日本當前的惡行也不會加以遮掩。如果日本仍蹈歷史的錯誤，不辨敵友，則誠如蔣院長所忠告椎名的不僅「再度傷害中國人民」並「陷日本民族本身於另一劫運。」日本當政者如不懸崖勒馬，日本的劫數便馬上臨頭，撫今思昔，言之不免令人惋惜，願田中角榮慎思之。

清代初置駐藏大臣經過考

蕭金松

一、引言

西藏自唐初與中原直接交往以來，歷元明兩朝，一直與中國維持着宗主或相當於宗主權的關係。及至滿清龍興遼瀋，得蒙古最先，亦視蒙古最重，鑒於蒙藏地區刺麻教勢力之大，始因勢利導，對達賴喇嘛曲事籠絡。足見清初經營西藏之動機，非僅爲鞏固西南邊陲，而係關繫整個大清帝國安危，不得不亟亟進行之策略。第以當時準噶爾蒙古西藏已深相勾結，五世達賴之第巴桑結，既祖準噶爾殘略爾喀，又唆噶爾丹以圖中國，後雖爲拉藏汗所殺，而康熙五十六年，西藏終爲準噶爾遠征軍所踞，漸危及青海與川邊，聖祖因遣大軍，分由四川青海兩路入藏，逐出準噶爾勢力，留兵駐藏。以後戍兵雖撤，而朝廷遣官益繁，遂有駐藏大臣之設置焉。關於清代初置駐藏大臣經過如何，各家說法不一，筆者不揣鄙陋，爰就各家所列出入，查核史實，評述異同，並略述其淵源經過，請教於諸位讀者先進。

二、年代問題

關於駐藏大臣始設年代，各家說法極不一致，可歸納如下數種：

(一) 雍正七年說：

黃沛翹西藏圖考卷二源流考云：「（雍正）七年詔封頗羅稱爲貝子總藏事，留大臣正副二人，領川陝兵二千，分駐前後藏鎮撫之。爲爲大臣駐藏之始。」

「（註一）沿此說者，另如羅傳融藏事紀略（註二），及杜衡之西藏法律地位之研究（註三）等。

(二) 雍正六年說：

黃奮生蒙藏新誌云：「雍正六年因頗羅稱平阿爾布巴等之叛亂有功，清世宗封頗爲郡王，總理藏政，達賴但管宗教。此時中央派遣駐藏大臣二員，分駐前後藏，實行監督之責，是爲中央派遣駐藏大員之始。」（註四）

(三) 雍正五年說：

焦應沂西藏誌云：「雍正五年貝子阿爾布巴、公隆布鼎、臺吉札鼎等謀殺貝勒康濟爾，背逆不道，藏民告變，蒙古宗憲皇帝命內閣學士僧格，副都統馬麟、洮岷協副將顏清如，先馳赴藏，撫綏人民，以安番衆。」（註五）衛藏通志卷十三紀略亦云：「雍正五年貝子阿爾布巴等作亂，內閣學士僧格等先馳赴藏。」（以下有註，與西藏誌同）（註六）。

持此說者，另有王勤培西藏問題（註七）、劉義棠中國邊疆民族史（註八）、及李霖燦西藏史（註九）等。

(四) 雍正四年說：

大清會典事例卷七七七理藩院載：「雍正四年議准：西藏設駐藏大臣二員

辦理前後藏一切事務。」(註一〇)
 祁韻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七云：「(雍正)四年鄂齊奏……詔設駐藏大臣，以副都統瑪拉，內閣學士僧格往。」(註一一)
 持此說者，另有陳健夫西藏問題(註一二)

(四) 雍正三年說：

清史職官志載：「置駐藏大臣轄之，昉自雍正三年。」(註一三)
 日人稻葉君山氏清朝全史亦主此說。(註一四)

(五) 雍正二年說：

魏源聖武記卷五云：「(雍正)二年……詔以頗羅鼎爲貝子總藏事，……留大臣正副二人，……是爲大臣駐藏之始。」(註一五)
 持此說者有清鑑綱目(註一六)、周昆田師中國邊疆民族簡史(註一七)、凌純聲清代之治藏制度(註一八)等。

(六) 康熙五十九年說：

康人林謙拉莫(Rin-Chen-Ika-mo)「西藏風俗志」(We Tibetan)云：「西元一七一八年(按應爲一七二〇)中國康熙皇帝調兵入藏，驅逐蒙古人(準噶爾)，重立達賴喇嘛，置駐藏大臣一人，及駐防軍隊。……皇帝即以所派之駐藏大臣代行藏政。」(註一九)
 按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清廷命將軍噶爾弼、延信，分由四川、青海兩路入藏，逐出準噶爾入據兵，並送七輩達賴至布達拉坐床，留公策旺諾爾布，統四千兵駐防。此爲清廷勢力第一次控制西藏，一般西藏及西洋著作，直覺上遂認爲此即駐藏大臣之開始。實則策旺諾爾布僅負責駐軍事務，與後來之「駐藏大臣」有別。持此說者，另如瓦德爾(Waddell L. A.)「拉薩及其奧秘」(Lhasa and Its Mysteries)(註二〇)等。

(七) 康熙四十八年說：

許光世、蔡晉成合編西藏新志中卷云：「按駐藏大臣之設，始於康熙四十八年。雍正時派大臣正副二人，分駐前後藏，領四川陝西之兵鎮撫藏地，是爲增設幫辦大臣之始，事平遂沿爲定制。」(註二一)
 未知許蔡二氏所說何本，按大清聖祖實錄卷二三六云：「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己亥，議政王大臣議……青海衆臺吉等與拉藏不睦，西藏事務不便令拉藏獨理，應遣官一員，前往西藏協同拉藏辦理事務。得旨：其管理西藏事務，着侍郎赫壽去。」(註二二)

(八) 康熙四十四年說：

黃奮生清代設置駐藏大臣考云：「……由上面所述的一段史實和文獻，……

：我們由此可以認定中國駐藏大臣之設置，就是康熙四十四年派侍郎赫壽駐辦事，爲其創始。」(註二三)

據黃氏所引「史實」及「文獻」，計有：(1)西藏圖考源流考：「(康熙)四十四年拉藏汗誅桑結，聖祖嘉之，封拉藏輔教恭順汗，賜金印，遣侍郎赫壽等安撫其地。」(註二四)(2)張其勤西藏宋教流考：「初拉藏汗既奏廢羅布藏仁青策嘉穆錯，別立博克達山之伊西嘉穆錯爲六輩達賴；青海諸蒙古以爲賈，不之信，與藏中所奏互相是非，聖祖仁皇帝恐其構釁，詔羅布藏噶爾桑嘉穆錯暫居西寧紅山寺，旋移塔爾寺，命侍郎赫壽駐藏辦事。」(註二五)按西藏宋教源流考所述與上引清實錄，及下引清史稿，無大出入，惟略去年代不提，黃氏引據西藏圖考，率作臆斷，致有此誤。此外如姚瑩康輿紀行，亦採西藏圖考之說(註二六)。

(九) 始於康熙而定制於雍正說：

清史稿藩部八云：「初拉藏汗既奏廢羅布藏仁青策嘉穆錯，別立博克達山之呼異勒罕阿旺伊什嘉穆錯爲達賴，……又以拉藏汗與青海臺吉不睦，遣侍郎赫壽協理藏務，是爲西藏設官辦事之始，然猶不常置也。」(註二七)

又云：「雍正五年七月：阿爾布巴、隆布奈、札爾斯布特與達賴頗，爭貝子康濟爾之權，聚兵害之，欲投準噶爾，詔吏部尚書查郎阿率川陝漢兵萬有五千進討，未至而臺吉頗羅鼎率後藏及阿里兵九千，……直抵拉薩。駐藏大臣馬喇(拉)僧格往布達拉護達賴，各寺喇嘛將阿爾布巴等擒獻，送馬拉所。查郎阿至，誅首逆及其孥，詔以頗羅鼎爲貝子總藏事，……留大臣正副二人，……是爲大臣駐藏三年一代之始。」(註二八)

近人張興唐先生邊疆政治一書，即根據清史稿，認爲雍正五年是「大臣駐藏三年一代之始」，而未提康熙四十八年赫壽駐藏事(註二九)。

(十) 議設於雍正四年創設於五年說：

丁寶清清代駐藏大臣考云：「駐藏大臣之開始派遣，實因西藏阿爾布巴有構亂之舉，清廷於是始派遣大臣駐守，以監撫協調之也。至其開始時間，自當以議設於雍正四年，創設於五年正月，似再無疑義矣。」(註三〇)

丁氏徵引宏富，考證綦詳，根據大清會典、東華錄、清史稿及衛藏通志諸書，確定設置駐藏大臣之年代如上。而對於清廷於康熙四十八年正月派侍郎赫壽赴藏協辦藏事之舉，則認爲「此實有派爲駐藏大臣之意」。(註三一)

綜上所引各家說法固不一致，但衡諸史實，除部份基於年代推算的錯誤致訛傳外，概爲觀點不同所致。主張康熙年間創始說者，認爲康熙四十八年既派赫壽協同拉藏辦事，已有「駐藏辦事」之名，應即爲駐藏大臣設置之始；至於往後是否繼續，成員是否增加，職掌是否具體，爲本身組織與運用功能的問題，祇能說是「恢復」或「增置」，不能說是「創始」。主張雍正年間創始說者，

，則重視制度的形式要件與實質要件，認為既有雍正四年「議設」的記錄，復有雍正五年「派駐」的事實，駐藏大臣設置年代，即應確定於此時，過早或過晚均與此抵觸。

大抵一種制度的形成，都有其「創意」與「籌備」、「試驗」的階段，這些過程固與正式創立有別，但其具備淵源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視。因此筆者一方面同意最後一種說法，認為清代駐藏大臣議設於雍正四年，而正式派駐於雍正五年，一方面願引舉事實，詳細探討此一淵源關係。

- 註一：黃沛翹西藏圖考卷二，頁八五—八六。
 註二：左舜生輯中國近代百年史資料，頁六一〇。
 註三：杜衡之西藏法律地位之研究，頁二〇。
 註四：黃奮生蒙藏新誌上冊，頁二八一—二。
 註五：焦應旂西藏誌，頁三七。
 註六：衛藏通志卷一三，頁二二二。
 註七：王勳增西藏問題，頁一〇一。
 註八：劉義家中國邊疆民族史，頁七八。
 註九：邊疆文化論集第三冊，頁三五五。
 註一〇：大清會典事例卷九七七，頁一九。
 註一一：祁韻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一七，頁九八三。
 註一二：陳健夫西藏問題，頁九。
 註一三：國防研究院清史卷一八職官志四，頁四一五。
 註一四：稻葉印山著但藏譯清朝全史上四，頁八一。
 註一五：魏源聖武記卷五，頁一四四。
 註一六：清鑑綱目頁二七六。
 註一七：周昆田中國邊疆民族簡史，頁一七七。
 註一八：西藏研究，頁二七。
 註一九：林謙拉莫著汪今燾譯西藏風俗志，頁一一三。
 註二〇：Waddell L. Austine, "Lhasa and Its Mysteries" P. 34.
 註二一：許光世奏晉成編西藏新志中卷，頁二。
 註二二：大清聖祖實錄卷二二六，頁一七一八。
 註二三：邊政公論第一卷第二期，頁五一六。
 註二四：西藏圖考卷二，頁八二。
 註二五：張其勛西藏宗教源流考，頁二〇—一。
 註二六：姚瑩康輿紀行卷三，頁八—九。
 註二七：清史稿列傳藩部八，頁五。
 註二八：同上，頁七。
 註二九：張輿唐邊疆政治，頁四二—三。
 註三〇：丁寶存清代駐藏大臣考，頁一〇。
 註三一：同上，頁九。

三、康熙四十八年以後清廷對藏遣官。駐兵經過及其與藏大臣設置的關係。

(一)康熙四十八年遣官駐藏經緯：

大清聖祖實錄卷二二六，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己亥條云：「先是拉藏立波克塔胡必爾汗為達賴喇嘛，青海衆臺吉等未辨虛實，彼此爭論訐奏。上命內閣學士拉都津，率青海衆臺吉之使前往西藏，至噶木地方見拉藏，問以所立達賴情由。……奏入，命議政王大臣等議，……青海衆臺吉等與拉藏不睦，西藏事務不便令拉藏獨理，應遣官一員前往西藏，協同拉藏辦理事務。得旨：依議，其管理西藏事務，着侍郎赫壽去。」（註一）

赫壽駐藏多久？協理藏政成效如何？均無記錄可查（註二）。惟曾於康熙四十九年會同拉藏，班禪及諸寺喇嘛等，疏稱伊西嘉措熟諳經典，為青海諸衆所重，請頒賜達賴喇嘛封號（註三）。後來赫壽轉任理藩院尚書，當康熙五十六年七月聖祖獲悉策妄阿拉布坦派兵襲藏之初，曾命其書諭拉藏預為提防（註四）。

(二)康熙五十九年駐兵西藏始末：

當西藏的蒙古統治者拉藏汗因議立達賴問題，與青海諸臺吉交惡之際，西藏內部也隱伏着因殺死第巴桑結所引起的不安。另一方面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思染西藏，於康熙五十六年派策零敦多布等率兵六千，藉送拉藏汗子丹忠夫婦為名，跋涉大漠高山，突襲西藏，拉藏汗毫無備，特為聯姻，疏於防備，終為所殺。清廷初聞策零敦多布領兵入藏之信，尚疑其或協助拉藏攻布魯克也，或助拉藏以謀青海，乃命將軍富寧安、傅爾丹等備兵西北，並令將軍額倫特撤回西寧，與青海諸臺吉嚴陣以待（註五）。迨五十七年二月接拉藏乞援之信，始為發兵，而將軍額倫特等不久在哈喇烏蘇（黑河）為敵所困，全軍覆沒，其子提督康泰亦於拉里附近遭黑刺麻誘殺（註六）。準噶爾進而與裏塘巴塘營官刺麻等勾結（註七），西陲形勢日緊，始命皇十四子允禩為撫遠大將軍，統軍征剿。五十九年春，撫遠大將軍坐鎮西寧居中調度，以定西將軍噶爾弼出四川，平逆將軍延信出青海，分兩路揭藏，盡逐準噶爾兵，九月十五日安置第七輩達賴喇嘛格桑嘉措（註八）於布達拉禪壇。

早於康熙皇帝決定派兵入藏之初，即有「我師進藏安定法教之後，或留兵一二千暫行看守或久住」（註九）之構想。泊大兵凱旋，即留「札薩克蒙古兵五百名，額附阿寶兵五百名，察哈爾兵五百名，雲南三百名，四川兵一千二百名，以公策旺諾爾布總統管轄」駐劄（註一〇）。後又加派雲南滿兵及四川綠旗各五百，令延信帶將軍印領往。旋延信因病回京，改命噶爾弼，亦因病不果往；詔齎印付公策旺諾爾布署理，仍由額附阿寶，都統武格參贊（註一一）。

康雍年間奉派赴藏大臣表

迨康熙六十一年七月，川陝總督年羹堯奏以在藏官兵不睦，若大兵不可即撤，應將生事之員撤回；若大兵撤回，應留官員在藏，偵探信息（註一一）。世宗即位，雍正元年三月以駐藏官兵屯劄日久，恐西藏供應繁費，官兵盡撤；惟察木多地位重要，詔留一千綠旗駐防（註一三）。

檢討此役係清廷首度以實力入藏，和碩特蒙古自願貢汗於崇德七年（一六四二），與西藏建立護法關係以來，迄拉藏汗被殺（一七一七）止，前後垂七十五年，至是完全終結，護法地位遂由清廷取代。此期駐防兵丁，原為鎮撫番衆，防禦準噶爾而設，却承先此遺官之餘緒，漸立往後長期駐紮大臣之規制，奠定有清一代在藏主權之基礎。

(三)雍正元年撤兵後對藏陸續之派官：

1 雍正元年派鄂爾德納布赴藏辦事：根據前引年羹堯撤兵疏，雍正初年大兵撤後，可能續駐重要官員在藏，偵探信息。世宗實錄雍正元年三月己亥條云：「擢理藩院郎中鄂爾德納布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前往西藏辦事。」（註一四）次年三月以青海初定，又命鄂爾德納布仍兼阿爾巴總領辦事（註一五）。三年三月奉命與年羹堯議定，以康濟爾仍兼阿爾巴總領辦事（註一六）。往阿里地方，則拉薩地方應令阿爾巴總領辦事（註一六）。

2 雍正二年周英領兵入藏：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犯順，清廷恐其擾藏，遣松潘鎮總兵官周英領川兵二千餘名，由打箭爐出口，自霍爾甘牧一帶，招撫未順番夷，直抵西藏。又遣雲南提督郝玉麟，統領雲貴官兵千餘駐察木多，以為聲援。二年六月周英選精騎三百，同見勒康濟爾帶番兵萬餘，由羊八井一路兼程追逐羅卜藏丹津，至噶勒藏骨察，阻雪回兵。（註一七）

3 雍正三年鄂齊班第等之入藏：雍正三年十一月年羹堯等奏准，羅（洛）隆宗離打箭爐甚遠，歸內地難以遙制，賞給達賴喇嘛管理，並派副都統宋室鄂齊，內閣學士班第，札薩克大喇嘛格勒卓爾濟等前往西藏，曉諭達賴喇嘛知之（註一八）。雍正四年十二月鄂齊自藏奏陳藏內情形，遂有駐藏大臣之詔設焉（註一九）。五年三月，鄂齊、班第、周英等，往裏塘察木多一帶，指授賞給達賴地方疆界，立碑寧靜山（註二〇）。

總之，自康熙四十四年拉藏汗殺第巴桑結，迄雍正五年正式派瑪拉僧格駐藏以前，前後廿二年間，清廷正式遣官五次，逗留時間一至三年不等，均負有特殊任務（詳如附表）。派兵赴藏兩次，第一次於驅逐準噶爾後，留兵四千戌之，前後三年，於雍正元年撤回。一次為圍剿羅卜藏丹津，曾得西藏地方兵力之協助，年餘旋師。其間迭派幹員躬征，宣以威德，偵其虛實，輔而助之，利而導之，樹清廷在藏主權之先聲，功不可泯，論者溯而稱其為未定制前之「駐藏大臣」，不亦宜乎？

附康雍年間奉派赴藏大臣表

別次	赴藏官員及職位	時間	任	備註
1	護軍統領阿爾賽（滿洲正黃旗） 學士舒爾	康熙45年	1 詔封拉藏為翕法恭順汗。 2 協假達賴（倉達嘉措）及第巴桑結妻赴京。	聖祖實錄卷二七、頁一〇及二四
2	學士拉都渾 (號)	康熙46-47年	奉青海諸葛吉使入藏問拉藏班圖以波克塔呼畢勒年情由並偵察西藏政治情勢。	聖祖實錄卷二六頁一七
3	侍郎赫壽（滿洲正黃旗）	康熙48-49年	因青海蒙吉爭立達賴事與拉藏不睦，令往協同拉藏辦理西藏事務。	聖祖實錄卷二六頁一八，卷二四頁一四。
4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鄂爾德納布（滿洲正黃旗）	雍正1-2年	1 因撤回駐藏大兵，派赴西藏辦事。 2 雍正二年三月命自藏至西事辦理蒙古事務	世宗實錄卷五頁一八，卷一七頁一六
5	副都統鄂齊（雍正宗室） 內閣學士班第（蒙古正黃旗）	雍正3-5年	1 以羅隆宗貢給達賴管理命往曉諭。 2 考察藏情，清廷接其報告因派設駐藏。	大臣世宗實錄卷三八頁二卷五一頁二四，卷五二頁二九一三〇

註一：大清聖祖實錄卷二二六，頁一七一八。
註二：皇朝諸部要略卷一七，頁九六七，謂康熙四十九年詔封達賴喇嘛後，即撤歸。

註三：大清聖祖實錄卷二四一，頁一四一五。

註四：同上書卷二七三，頁七一八。

註五：同上卷，頁一六；並見諸部要略卷一〇，頁五四八—九。

註六：西藏誌頁三〇—一。

註七：大清聖祖實錄卷二七九，頁七。

註八：按第六輩倉達嘉措，康熙四十四年為拉藏所奏廢詔送京師，四十六年至青海圓寂。次年格桑嘉措轉世於裏塘，五十三年青海諸葛吉迎，至青海坐床至是送至布達拉登座，加封為「宏法法王第六世達賴喇嘛」，實際則應為第七輩，以後依次為八、九、十輩，後來清廷官書亦依此為序。

註九：大清聖祖實錄卷二八六，頁一八一—九。

註一〇：同上書卷二九一，頁一一。

註一一：同上書卷二九二，頁一四；卷二九四，頁八。

註一二：同上書卷二九八，頁一一。

註一三：大清世宗實錄卷五，頁二一三。

註一四：同上卷，頁一八。

註一五：同上書卷一七，頁一六。

- 註一六：同上書卷三〇，頁三。
 註一七：衛藏通志卷一三上，頁六。
 註一八：大清世宗實錄卷三八，頁三。
 註一九：皇朝藩部要略卷一七，頁九八一—三。
 註二〇：衛藏通志卷一五，頁二〇。

四、雍正五年正式派設駐藏大臣經過

隨着康熙五十九年軍事的勝利，清廷控制了西藏政局。利用拉藏汗舊臣及有功於此戰役的官員，分別授封貝子，輔國公及札薩克臺吉等名號，任爲噶倫（註一），同理噶廈公所事務（註二）。後爲收事權專一起見，復指定噶倫事務由康濟爾總理，阿爾布巴協理（註三）。此外他們又被授以管理地方兵馬事務之責（註四）。此種地方權力之分授，大致與其原有勢力配合，因以導致地方割據及噶廈擾攘的局面，後來阿爾布巴之亂，即起因於諸噶倫挾地方勢力與中樞鬭爭的焦點。

駐藏大臣設置的契機，由於鄂齊的一項藏情報告，鄂齊赴藏的任務，除了負責將賞給羅隆宋地方事宜，曉諭達賴及噶廈政府外，並偵察藏內政治形勢，以供皇帝決定對藏政策的參考。因此其成就，初頗爲皇帝所讚賞，陞爲都統並准襲父鄂齊輔國公爵（註五）。迨藏事惡化，又罪其「雍正五年西藏阿爾布巴背叛，傷害頗重，朕將西藏人等不合情由前向鄂齊，伊視爲泛常，信口奏對，其在藏料理未協之處，全然不知愧懼。」（註六）足見皇帝對其任務之重視。

大清世宗實錄雍正五年春正月丁巳條云：「議政王大臣等議覆：副都統宗室鄂齊奏稱，臣至西藏，審視情形，首領辦事之人，互相不睦，每每見於辭色。達賴喇嘛雖甚聰敏，但年紀尚幼，未免有偏向伊父索諾木達爾札之處。康濟爾爲人甚好，但恃伊勳績，輕視衆噶倫，爲衆所恨。阿爾布巴賦性陰險，行事異於康濟爾；而索諾木達爾札因娶隆布奈二女，三人合爲一黨；若調唆達賴喇嘛與康濟爾不睦，必至爭競生事。再噶隆（倫）甚多，反增擾攘；隆布奈行止妄亂，札爾斯庸懦無能，應將此二人，以噶隆（倫）原銜解任，則阿爾布巴無人協助，自然勢孤，無作亂之人矣。請降詔旨，曉諭達賴喇嘛，康濟爾，阿爾布巴等和衷辦事。均應如所請，遣大臣一員，查旨前往曉諭，令伊等和好辦事。……得旨：着內閣學士僧格、副都統馬喇（拉），差往達賴喇嘛處，各賞銀一千兩。」（註七）

當時西藏形勢：（一）康濟爾因清廷之培植，權力大增，自爲其他諸噶倫所忌。（二）阿爾布巴、隆布奈及札爾斯三人勢力都在前藏，由於前後藏從帕木竹巴王朝以來的歷史恩怨，促成三者的自然結合，同樣也促成康濟爾與頗羅羅之特殊關係。（三）隆布奈與達賴之父索諾木達爾札既結姻誼，達賴復有偏向乃父之心，

於是不免受三人集團之影響，自陷政潮激盪之中心。四據夏古巴（Tsepon W. D. Shakabpa）西藏政治史記載，頗羅羅眼看政爭日益激烈，並因對「寧瑪派」之立場與康濟爾不一致，遂藉妻病療養之故，於雍正五年春，回至屬於自己勢力範圍的後藏。行前留置耳目，以便隨時報告有關拉薩的消息。（註八）

關於這些隱伏於西藏高階層行政者之間的嚴重情勢，鄂齊的出使，雖然帶着皇帝的指示，顯然未發生任何效果，所以朝廷再派僧格及馬拉持詔赴藏，至於詔中所示的內容，並未予說明（註九）。而事實證明，僧格馬拉的派遣，非但情勢未見緩和，反促使衝突更行動化。因爲阿爾布巴等深怕朝廷會全面支持康濟爾，大臣一到可能增加康濟爾的優勢，不利其黨（註一〇）。因而在同年六月十八日的一次噶廈公所會議席上，先發制人，暗殺康濟爾（註一一）。隨後阿爾布巴等組成三人小組，全面逮捕康濟爾餘黨，派兵攻擊後藏及阿里。此時頗羅羅早從拉薩得到政變的消息，隨即聯絡阿里康濟爾餘部，厚集兵力擊退之，然後一面馳奏乞援，一面統兵向前藏進發。（註一二）

清廷據報，以頗羅羅征剿阿爾布巴，若能事成，於藏有益，恐欽差馬拉僧格在藏，爲阿爾布巴所惑，從中譁和，或被阿爾布巴等誑誘，以至頗羅羅受害，乃派學士班第赴藏，口傳一應情節密述於兩大臣（註一三）。次年（雍正六年）遣左都御史查郎阿，副都統邁祿，帶西安滿兵，同周開捷由西寧，以周英領川兵由雷甘，南天祥領滇兵由察木多，三路進藏（註一四）。官兵未至，頗羅率九千後藏阿里兵，先於五月廿六日抵拉薩，五月廿八日各寺喇嘛將阿爾布巴、隆布奈、札爾斯等擒獻，頗羅羅拘之往見馬拉僧格（註一五）。查郎阿等於八月一日抵藏，會同駐藏大臣將阿爾布巴等審訊治罪（註一六）。

此番軍事征討之後，清廷採取幾項措施：（一）由於達賴之父索諾木達爾札參與暴亂，達賴宮廷成爲陰謀和禍亂中心，清廷決心整頓，於是遷移達賴到裏塘，後在噶達地方建惠遠廟居之，除移駐泰林協外，再撥兵五百，由官員帶兵護守（註一七），嚴格限制與藏內之交通（註一八）。直至雍正十二年始令回藏（註一九）。（二）鑒於上次對藏政策，採取混合內閣與地方勢力結合之效果失敗，清廷改變方針，厚植頗羅羅力量，命其總管後藏及阿里等處事務，前藏則由其保選二位噶倫管理。後來查郎阿等奏爲前後藏事可兼辦，復令其總領前後藏（註二〇），以後果封郡王。（三）確定派駐大臣的制度，此後僧格馬拉及其後繼者，一方面監督藏政，一方面防禦準噶爾，發揮相當大的作用。而朝廷既派大臣駐藏，不可無兵防護，初命查郎阿於入藏官兵內挑選三千名，交邁祿、周英及馬紀師等駐劄，旋以藏地歉收，糧穀不敷，始裁爲二千之數，仍由邁祿等統領駐藏（註二一）。

註一：噶倫（藏語 Bka-Blon，又稱 Sa-dwang 或 Shabs-Pad）舊譯噶隆或噶布倫，爲西藏地方政府實際管理行政最高之官，其會議辦公處所稱噶廈。

註二：西藏誌頁三三四。原授噶倫康濟郡，阿爾布巴、隆布奈、札爾琿等四人，雍正元年復授額羅郡為噶倫。

註三：大清世宗實錄卷三八，頁二；藩部要略卷一七，頁九八〇。

註四：西藏誌頁三四一五。康濟郡管轄阿里地方，兼管拉薩汗留下之二千餘蒙古官兵；阿爾布巴管轄工布以東地方（在今康境）；隆布奈管轄前藏東北一帶地方；札爾琿管理拉薩附近地方。頗羅琿管理後藏地方。聖武記卷五，藩部要略卷一七，均謂康濟郡掌前藏，頗羅琿管後藏。證之實錄謂「康濟郡以仍令在招（前藏）及附里兩地行走為」，宜其應為兼管阿里，不容置疑。

註五：大清世宗實錄卷四九，頁一〇；卷五一，頁二四。

註六：同上書卷一六，頁六。

註七：同上書卷五二，頁一九一三〇。東華錄所述同。

註八：Tsepon W. D. Shaka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P. 142

註九：Tieh-Tsung Li, "Tibet Today and Yesterday" P. 42.

註一〇：鄂齊會奏裁二噶倫以分其勢。

註一一：同註九，李鐵錚氏云雍正五年八月五日。今據歐陽無畏「記故宮博物院所藏頗羅琿上雍正皇帝書」一文（六十二年東亞阿爾泰學會議上宣讀）頁四改正。

註一二：皇朝藩部要略卷一七，頁九八二。

註一三：大清世宗實錄卷六二，頁二一。

註一四：西藏誌頁三七九。

註一五：大清世宗實錄卷七一，頁一八。

註一六：同上書卷七三，頁二七。

註一七：同上書卷一一一頁，一二；衛藏通志卷一三上，頁八。

先秦時代邊疆民族之類別及其分佈概況(上) 萬毅

本文為筆者一系列研究先秦邊疆民族與諸夏之關係之一部份，前文已發表於本刊三十四期，其後尚有三個段落將陸續發表。

甲：先秦各代之疆域

論先秦時代之邊疆民族，必先明瞭其「邊疆」之四極。凡住居於邊疆者，始謂之為「邊疆民族」。但因先秦時代之環境特殊，邊疆與內地之關係，與後世甚多不同。即先秦時代之所謂之邊疆民族，並非完全居住於邊疆，亦有若干與中原華族混合居於內地者。事實上，當時居住於「內地」之「戎夷蠻狄」能否以「邊疆民族」稱視之，頗值得研究。即使居住於邊疆者，亦非邊疆民族，乃因其種原因而「自稱」為邊疆民族，或被中原人「貶稱」為邊疆民族，或由內

註一八：大清世宗實錄卷八二，頁三三云：「嗣後凡有藏內人來噶達者，令西藏噶達給發圖書路引，以便稽查。」

註一九：同上書卷一四五，頁九。

註二〇：同上書卷七六，頁四。

註二一：同上書卷七二，頁一八；卷七五，頁一八。

五、結 論

綜上所述，清初駐藏大臣之設，初由鄂齊使藏後之所奏，雍正皇帝始下理藩院等於雍正四年間議定，並於雍正五年春正式派遣，此時藏內雖有作亂之形，尚未爆發，根據李鐵錚氏引述彼帖奇(Petech)的說法，即使在內戰期間，這兩位駐藏大臣的地位，還能受到雙方的尊重，順利地到達拉薩，在布達拉接受達賴喇嘛的招待，並且在整個內戰期間，安然留在拉薩；其中一部份人甚且通過戰區，抵札什倫布，向班禪面致皇帝問候之意（註一）。事後後既移達賴於西康，授頗羅琿為貝子（註二），統領藏政，開始置宗教於政治領導之下，清廷一方面留置重兵，一方面強化駐藏大臣陣容，開始對西藏政教嚴密之控制。本文為篇幅所限，僅能就駐藏大臣初置經過探討如上，至於清代設置駐藏大臣的原因，駐藏大臣衙門組織的沿革，駐藏大臣職權之演化，以及歷任駐藏大臣執行職權之功過等等，當俟有機會繼續討論。

註一：Tieh-Tsung Li, "Tibet Today and Yesterday" P. 34

註二：後集封貝勒，郡王

地自由遷居於邊疆者；或被強迫徙徙而往者，故先秦之邊疆民族很難確定，因之有言先秦邊疆與邊民者，各有不同論斷，本文乃先從「邊疆」言之。

一、五帝時代之邊疆

按「五帝」之名，衆說紛紜，諸書有多載，學者有異考，本文采史記，仍以黃帝、顓頊、帝堯、帝舜、帝禹為五帝。

(一) 黃帝版圖

中央政府在有熊（河南新鄭），其四極，依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

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獯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

空桐，集解引韋昭云：「在隴右」。雞頭，索隱云：「後漢王孟塞雞頭道，在隴西，一曰崆峒山之別名。」正義云：「括地志云：空桐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抱朴子內篇云：黃帝見中黃子，受九品之方，過空桐，從廣或子受自然之經，即此山。括地志又云：并頭山，一名崆峒山，在平陽縣西百里，禹貢涇水所出。輿地志云：或即雞頭山也。鄧道元云：蓋大隴山異名也。莊子云：廣或子學道崆峒山，黃帝問道於廣或，蓋在此。按一處崆峒。皆云黃帝登之，未注孰是。」路史云：「空同山在汝之梁縣西南四十里。有廣成澤及廟，近南陽雒衡山。故馬融廣成贊云，面據衡陰。」考上述數說，得九山、岱宗（泰山）均應在今山東境內。空桐、雞頭山（崆峒山）均應在甘肅平涼。熊山應在湖南益陽縣。釜山應在河北涿鹿。由見黃帝當時所轄版圖，東至海而有山東，南至長江而括湖南，西至甘肅，北有河北。據前漢書地理志稱：「方制萬里，盡壅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地名大辭典引周公職錄：「黃帝割地布九州」之說。

(二) 帝顓頊版圖

中央政府（在帝邱（河北濮陽）），其四極依史記五帝本紀載：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

幽陵，正義云：「幽州也」。按即今河北。交趾，正義云：「交州也」。按即今越南河內。流沙，集解引地理志曰：「流沙在張掖居延縣」。正義引括地志云：「居延海南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是」。按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居延，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實則，古之流沙，乃泛指西北方之沙漠而言，非指某一定處。史記所稱流沙爲今甘肅張掖一帶。蟠木，集解云引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東北有門，名曰鬼門，萬鬼所聚也，天帝使神人守之。……其說雖神話，然蟠木生於東海之外屬實。史記中所云蟠木乃指東海中之山名。

由上所述，帝顓頊時版圖，東、西、北三方均與黃帝時代相同，惟南方已擴展至今之越南部份。帝王世紀謂顓頊首分爲九州：曰冀（今河北、山西二省及河南黃河以北、遼寧遼河以西之地）、曰兗（大部今山東境內）、曰青（今山東膠東、濟南東境皆是）、曰徐（今江蘇、山東、安徽三省之部份）、曰揚（今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之地）、曰荆（今湖南、湖北、及四川、貴州、廣西、廣東一部份）、曰豫（今河南省）、曰梁（今陝西及四川之地）、曰雍（今陝西、甘肅二省及青海額濟納之地皆是）。然其中荊州之地並未廣及越南，史記所云：「南至交趾」一語，或謂其聲威廣播也。

(三) 帝嚳版圖

中央政府（在亳（河南偃師）），其四極，依通典及歷代疆域表均謂，承襲顓頊九州之制，統領萬國。

(四) 唐堯版圖

中央政府（在平陽（山西臨汾）），其四極與前代相同，惟此時「蕩蕩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天下分絕，九州之地有時難以劃分。

(五) 虞舜版圖

中央政府（在蒲阪（山西永濟））。命禹平水土，分天下爲十二州。較前代多并、幽、營三州。書舜典有「肇十有二州」一語，注云：「十二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幽、雍、并、營也。中古之地，但爲九州。……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舜是時州名雖多，而地無增廣，疆域與前代相同。

總括「五帝」疆域，北有今遼寧、遼北、河北、山西等省境內，東至海而涉朝鮮境內，南有湖南而遠至南嶺以南，西有甘肅而括寧夏等地。但並非全部控制這些地區，中央直轄領土不過千里而已，史記始皇本紀廿六年載丞相王綰等上書說：「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是故，中央直轄領土以外，皆可謂當時之「邊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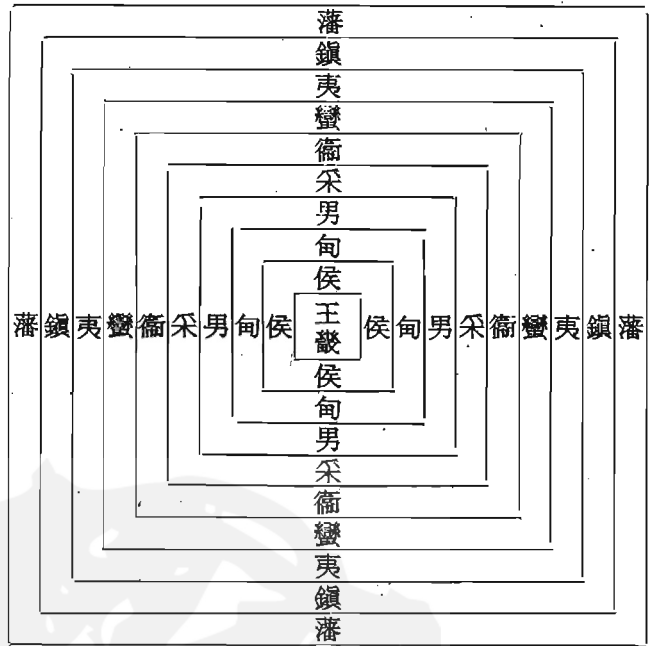
二、夏朝邊疆

夏朝中央政府初都陽翟（河南禹縣），旋又都安邑（山西安邑），然皆不出今河南西部與山西南部範圍。其四極，依書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史記夏本紀：「開九川，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

所謂「九道、九澤」均無可考，至於九山，據淮南子墜形訓云：「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諸山是也。」按顓頊分天下爲九州，舜再分冀、青二州之地別爲十二州，已於前述。禹則還爲九州，亦即顓頊時九州之地，故其疆域與前代相同，禹貢：「東漸于海，而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也。

三、商朝邊疆

前漢書地理志：「殷因於夏，亡所變更」；通典：「殷商受命，亦爲九州，分統天下。」故歷代疆域表稱：「因夏之制，無所變更。」至於中央政府之所在，變遷最多，初契封於商（陝西商縣），相土遷商邱（河南商邱），湯居亳（河南商邱西南）。按前此商尚爲夏諸侯，至湯克夏後始爲天下諸侯之長，是河南商邱方始爲商代中央政府所在地。其後仲丁遷囂（河南榮澤西南）、河



圖服九官周

禹貢云：「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三百里納經，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周禮職方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按此皆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並非當時中央對邊疆之某種政治制度，況且以「五百里」之塊方式向四周擴展，如此劃分，猶「井田」之制，忽視地形上山脈與河川之阻隔絕難求其劃一，就圖例來看，「荒服」與「藩服」方得為「邊疆」，然實事上夏時之「要服」，周時「蠻、夷」皆視為邊疆矣。是「政治民族說」，以今言之尚可，以古言之則非。

「地理邊疆說」。是以地理之位置為劃分標準，即凡居於國家領土邊緣地帶之地區便是邊疆。然邊疆有海疆陸疆，持此說者不僅以陸疆而言，且限西北

、西南而言，其中又以蒙古、西藏為重心。前已述及，先秦邊疆非僅陸疆且及海疆。先秦邊民非僅居於領土邊緣地帶，亦且居位於內地，甚至王城附近者（詳後），是「地理邊疆說」適用於秦以後，不適用於秦以前。

此外，依據禮記王制篇云：「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狄，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故又有主「經濟邊疆說」。實則此應歸併「文化邊疆」之內，同時因「東南地氣暑，故有不火食者，西北地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者」。又如北方人喜麪食，南方人愛米食等之不同生活方式來劃分邊疆，則全國各地皆盡邊疆矣。

乙、先秦時代邊疆民族之類別

先秦「邊疆」既難劃定，則先秦「邊族」自不能以居於「邊疆」者為限，茲以見於「典籍」之先後者分別列出，並略加考訂其原委。

一、五帝時代之邊疆民族

葷粥

史記五帝本紀：「（黃帝）北逐葷粥。」集解：「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索隱：「匈奴別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葷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又匈奴列傳索隱云：

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葷粥，妻桀之妾，避居北野，隨畜遷移，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之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獫狁，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曰：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獫狁是一也。

上列諸注疏家均將黃帝時之葷粥與夏以後之獫狁、鬼方、獫狁、匈奴混為一談。按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由見匈奴最初與山戎、獫狁、葷粥均無直接關係，匈奴傳中所云，乃是指匈奴未興起之前，北方已有葷粥、山戎、獫狁、居于北蠻。自夏桀無道，其子奔于北邊，匈奴興起後始與原有之山戎、獫狁、葷粥混雜，甚至合而為一。因之司馬貞作索隱謂山戎、獫狁、葷粥為匈奴別名。然按實際情形，應是在五帝時，北方邊民稱曰「葷粥」又名之曰「山戎」，至殷商時代因與淳維一族相合，乃別名曰「鬼方」，繁衍至周，又別名曰「獫狁」，其後則泛稱為「匈奴」。至于「葷粥」「獫狁」「葷粥」乃同音同義之別「字」也。（孟子梁惠王篇更作獫狁，朱注即狄人，路史作獫育。）

犬戎

後漢書南蠻傳：「昔高辛氏（帝嚳）有大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大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頭也……」三才圖會亦載：「槃瓠者，帝嚳高辛氏宮中老婦，有耳疾，挑之有物如繭，以瓠離盛之，以盤覆，有頃犯爲犬，五色，因名曰槃犬。時有大戎之寇，募能得吳將軍者，妻以女。槃犬俄銜人頭詣闕下，乃吳將軍之首也……」文雖不同，然帝嚳時有大戎之患是實事。郭璞注山海經亦云：「昔槃瓠殺戎王，高辛氏以美女妻之……」云。（有關犬戎考證詳後）

山戎

史記匈奴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按山戎並非某一獨立邊族之稱號，乃當時北方邊民之泛稱，即前述之葷粥亦或稱之爲山戎，其後又有稱山戎爲「北戎」或「北狄」者。（詳後）

嶠夷

書堯典：「（堯）分命羲仲，宅嶠夷。」注曰：「嶠夷即禹貢嶠夷。」史記堯紀「作都夷」。集解引孔安國曰：「東表之地曰嶠夷」。

三苗

書舜典：「竄三苗于三危。」史記堯紀：「三苗在江淮荆州數爲亂。」又云：「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史記舜紀：「分北三苗」。書注：「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揚之間，恃險爲亂者也。」史記集解引馬融亦云「三苗國名也」。山海經海外南經云：「三苗國一名三毛國。」宋、蔡沈書傳云：「三苗舊都，山川險阻，氣習使然，今湖南峽洞，時猶竊發，俘而詢之，多爲苗姓。」按「毛」「貓」相通也，古音讀「苗」爲「毛」。

「三苗」究竟爲國名，抑爲部名，古今學者各有異說，而迄無定論。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孔安國云：「（三苗）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蠻者也。」漢高誘淮南子修務訓註：「帝鴻氏之裔子縉雲，三族之苦苗，故謂之三苗。」由知孔安國與高誘之主張不同，而鄭玄疏堯典頗附和孔安國之說，其文曰：「左傳帝鴻氏不才謂之渾敦，少皞氏不才謂之窮奇，顓頊氏不才謂之檮杌，縉雲氏不才謂之饕餮。（堯）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爲渾敦也，共工爲窮奇也，鯀爲檮杌也，而三苗爲饕餮可知。」今人趙鐵俠氏嘗撰「舜禹征伐三苗考」一文（載大陸雜誌一〇一卷一期）它引述古今諸家之說雖詳，然亦無定論。筆者以爲「三苗」無論爲國名族名均無不可，其爲當時「江淮荆州」之民則無庸置疑，蓋舜當年爲征三苗死於蒼梧之事。向爲古今學者所公認。

長夷

鳥（島）夷（路史作歸夷）

北發（北戶）

息慎（肅慎）又云「鳥夷」（詳後）

西戎

析枝（鮮支）

渠搜

山戎

羌氏

以上皆據史記五帝本紀舜紀：「（舜）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析枝，渠搜，氏羌。北，山伐發息慎。東，長島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

按此段文字，前後秩序顛倒，並有漏字，且斷句不清。集解引鄭玄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索隱：「此言帝舜之德，皆撫及四方夷人，故先以撫字總之，北發當之北戶，南方有地名北戶，又按漢書北發是北方國名，今以北發爲南方之國誤也。此文省略四夷之名，錯亂，西戎上少一西字，山戎下少一北字，長字下少一夷字，長夷也島夷也，其意宜然，今按大戴禮亦云長夷，則長是夷號，又云鮮支渠搜，則鮮支當此析枝也，鮮析音相近。」正義云：「注鳥或作島，括地志云，百濟國西南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置邑，有人居，屬百濟，又倭國西南大海中島居，凡百餘小國，在京南萬三千五百里，按武后改倭國爲日本國。」正義又曰：「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國策魏策：「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

上述諸邊民，當時總呼稱爲「北狄、南蠻、東夷、西戎」。史記五帝本紀舜紀：「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又或以「蠻夷」並稱。如「蠻夷率服」「蠻夷猾夏」（均見書舜典及史記五帝本紀）。

二、夏朝之邊疆民族

鳥夷

非前述五帝時代之鳥夷。

史記夏本紀：「鳥夷皮服」。集解引鄭玄曰：「鳥夷，東北之民，博食鳥獸者，」正義引括地志云：「古肅慎也。」按肅慎（息慎）首見史記舜本紀，今史記夏本紀及書禹貢均未提及，所云「鳥夷」即「肅慎」或爲是。且書禹貢稱「島夷皮服」注曰「海曲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是鳥夷又稱島夷，然肅慎並非位居海島，沈蔡既謂「海曲曰島」，或指東北近海岸之處而言

蓋古肅慎所居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述其風俗云：「其國南有白山，鳥獸草木皆白，其人處山林間，土氣極寒，常爲穴居，以深爲貴，至接九梯，養豕食肉，衣其皮，多以猪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貴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園之而居。多勇力善射，弓長四尺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葬則交木作槨，殺猪積槨上，富者至數百，貧者數十，以爲死人之糧，以上上覆之，以繩繫於槨頭，出土上，以酒灌爵，繩腐而止，無四時祭祀也。」按帝舜二十五年「息慎氏來貢弓矢」（竹書記年）可證。又周武王滅紂，肅慎曾獻石磐楛矢（後漢書東夷傳）可證。

島夷

按即前述五帝本紀舜紀中之島夷（島夷）。

書禹貢：「島夷卉服」沈蔡傳云：「島夷，東南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史記夏本紀云：「島夷卉服」集解引孔安國曰：「南海島夷，草服葛越。」正義引括地志云：「百濟國西南，勃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邑落，有人居，屬百濟，又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國，在百濟南，隔海依島而居，凡百餘小國，此皆揚州之東夷也。」日人尾崎秀真著「臺灣四千年史」又謂「島夷」爲今日臺灣。按禹貢中凡淵云「島夷」，二者均各有所指，不可混一。

嵎夷

即堯時嵎夷（已先見堯典）。

禹貢：「嵎夷既略」。史記夏本紀同。索隱引孔安國云：「東表之地稱嵎夷，按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鋏，在遼西，鋏古夷字也。」集解引馬融曰：「嵎夷地名」沈蔡書傳：「嵎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

淮夷

禹貢：「淮夷蠙珠暨魚」。沈蔡書傳：「淮夷，淮之夷也。」史記夏本紀：「淮夷蠙珠暨魚。」集解：「孔安國曰：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鄭玄曰：淮夷，淮水上之民也。」索隱：「按尚書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今徐州言淮夷，則鄭解爲得。蠙一作玼，並步玄反，泉古暨字，泉與也，言夷人所居淮水之處，有此蠙珠與魚也，又作濱，濱畔也。」又竹書紀年：「帝相元年征淮夷。」

三苗（有苗）

按即舜時所竄之三苗。

書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不敘。」前已述及，舜時已竄三苗於三危，其後又「分北三苗」。沈蔡注禹貢云：「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爲燉煌，未詳其地。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危已既可居，三苗於是大有功敘。今按舜竄三苗，以其惡之尤甚者遷之，而立其次者於舊部，今既竄者已不敘

，而居於舊都者尙桀驁不服，蓋三苗舊都，山川險阻，氣息使然。」又按書大禹謨有「禹惟時有苗弗率」「竊效有苗」「苗民逆命」「矧效有苗」「七旬有苗格」等語：皋陶謨亦有「能哲而惠……何遷乎有苗」之語。再參舜時竄三苗之事證之，是三苗又稱有苗。

西戎（織皮、嵬崙、析支、渠搜）

西戎爲位居中原西方諸戎之總號，非某獨立之邊族。西戎之名首見戰國策魏策，繼見史記五帝本紀，前已述及黃帝時即有西戎一名。夏時西戎包括織皮、嵬崙、析支、渠搜。後二者已於舜時見之。書禹貢：「織皮、嵬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沈蔡注曰：「近朔方之民，三國皆貢皮衣，故總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史記夏本紀：「織皮、昆侖、枝梁、渠搜、西戎即敘。」集解：「孔安國曰：織皮、毛布、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髡之屬，」索隱：「鄭玄以爲皮衣之人，居昆侖析支渠搜三山，皆在西戎。王肅曰：昆侖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西域。王肅以爲地名，而不言渠搜。今按地理志，金城臨允縣有昆侖祠，燉煌廣至縣有昆侖障，朔方有渠搜縣。」孔安國主四國，王肅主二國，沈蔡及斐嗣均主三國，今之學者考證「織皮」爲「鮮卑」，西戎是其總稱，自以孔安國等爲是。

蠻

書禹貢：「三百里蠻。」注：「今閩浙之間，舊爲蠻夷淵藪。」又史記五帝本紀：「放驩兜于崇山以南蠻。」是「蠻」亦非某獨立邊民族號，乃當時南方諸邊民之總稱。

萊夷

書禹貢：「萊夷作牧。」沈蔡注云：「萊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即今萊州之地，作牧者，言可放牧，夷人以畜牧爲生也。」史記夏本紀亦載：「萊夷爲牧。」集解：「孔安國曰：萊夷地名，可以放牧。」索隱：「按左傳云：萊人持孔子，孔子稱夷不亂華，又云齊侯伐萊，服虔以爲東萊黃縣是，今按地理志黃縣有萊山，恐即此地之夷。」

吠夷（犬戎）

風夷
黃夷
于夷
白夷
赤夷
方夷
元夷

陽夷

按以上屬於「九夷」之類。後漢書東夷傳：「夷有九種，曰：吠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通典：「后相征吠夷。」注曰：「即犬戎也。」又竹書紀年：「帝癸三年吠戎入于岐以叛。」

竹書紀年：「帝相二年征風夷及黃夷。」又「七年于夷來賓。」

竹書紀年：「帝少康二年，方夷來賓。」

竹書紀年：「帝芬三年，九夷來御。」（按即前述九夷）

竹書紀年：「帝泄二十一年，命吠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岐踵戎

竹書紀年：「帝桀六年，岐踵戎來賓。」

三、殷商時代之邊疆民族

氐羌

按應爲前述五帝舜本紀中之氐羌。其後歷夏朝四百餘年，諸書未見氐羌之名，及詩殷武乃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之句。竹書紀年亦載：「湯十九年，氐羌來賓」。至於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克之。」又竹書紀年：「武丁三十四年，克鬼方，氐羌來賓」二處均將「鬼方與氐羌」併述，顯見關係密切，詳見「鬼方」條。

西戎

按即前述夏朝時之西戎。竹書紀年：「太戊二十六年，西戎來賓，王使王孟聘西戎。」

又云：「祖甲十二年，征西戎十三年西戎來賓，命邠侯組紺。」按西戎包括種落甚多，究屬何支？乏考。

九夷

按即前述夏時九夷。竹書紀年：「太戊六十一年，東九夷來賓。」後漢書東夷傳：「武乙時國中衰微，東夷寢盛。」所云東夷亦屬九夷之種。

藍夷

竹書紀年：「仲丁六年征藍夷。」後漢書東夷傳：「至子仲丁，藍夷作寇。」唐章懷太子注：「仲丁即位，征于藍夷」文中多一「于」字，是否爲九夷中之「于夷」而稱「于藍夷」無確考。又竹書紀年：「河亶甲四年征藍夷。」

山戎

竹書紀年：「陽甲三年西征丹山戎。」按即前述史記匈奴傳中所稱「唐虞

以上之山戎。」竹書注謂「西征得一丹山」，古今地名大辭典引郭景純云：「丹山在丹陽，屬巴，丹山西，即西山也。」此山戎，屬於丹山之戎或是。

鬼方

易既濟爻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又未濟爻辭云：「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是鬼方乃前述諸戎中最大部落，商伐鬼方又爲其一大事。鬼方居住地據詩大雅蕩載：「內曼于中國，覃及鬼方。」傳曰：「鬼方，遠方也。」孔穎達云：「單及是及遠，故知鬼方爲遠方，未知何方也。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象曰：『愬也』。言疲憊而後克之，以高宗之賢，用師三年，愬而乃克，明鬼方是遠方也。」竹書紀年：「武丁（高宗）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克鬼方，氐羌來賓。」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通典、通志、文獻通考亦均云：「武丁征西戎鬼方克之。」然鬼方之位置，春秋以降約有於下數說：

西方說：後漢書章帝紀有司奏言云：「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勦勞日具，身御浣衣，食無兼珍，澤臻四表，遠人慕化，僬僥僇耳，疑塞自立，克伐鬼方，開道西域。」按前引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以及三通均云「武丁征西戎鬼方克之」；又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皆以爲鬼方屬西域，居西方也。

南方說：「前引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詩商頌殷武：「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故疑周之荆楚乃商時鬼方之地也。

北方說：干寶易注云：「鬼方，北方國也。」

西南方說：清一統志：「貴州，商周爲鬼方地。」

另王國維曾作鬼方考：「鬼方地在并隴之間，或更其西，雖游牧之族，非有定居，然殷商間之鬼方，其一部落必在此間無疑也，然其全境，猶當環周之西北二垂，而控其東北。」

細察前述諸說，雖分西、北、南、西南諸方，實則並不衝突，即以荆楚之地而言，本即涉及鄂、川、湘諸地，亦爲古戎族活動之區。前已述及，西戎種落甚多，前後稱謂不定，而變遷又大，商之鬼方，若上溯即西戎，如下推即匈奴，名雖異而實同也。

大戎（吠夷、昆夷等別稱）

後漢書西羌傳：「武乙暴虐，犬戎寇邊。」

按犬戎之患起自帝嚳。至夏時，犬戎稱曰吠夷，均見前述。然考此吠夷，既列入後漢書東夷傳及通典、通志、文獻通考之東夷序略中，何以又列入其西羌傳及其西戎序略中。「夷」雖爲「四」蕃之總號，然「犬戎」（吠夷）屬東夷？屬西？應有別，今考其因，古之游牧部族，遷徙無常，其先屬東夷之類，之後輾轉西戎，故又屬「西戎」之類矣。

昆夷（犬戎、吠夷、混夷、串夷等別稱）

竹書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孟子梁惠王有「文王事昆夷」之句，後漢書西羌傳：「及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亦作混夷，詩大雅：「混夷駉矣。」或作串夷，詩大雅：「串夷載路」。串同患，與混爲一音之轉，亦與吠爲一音之轉，故史記作吠夷，是昆夷實乃前述犬戎之別名。

以上乃就殷商時代直接與四周邊民發生關係者而言。迄周民自幽徙于岐下，未幾旁國歸之而聞名西方，及季歷商授以「專征」之權，及昌，復授爲「西伯」。其間季歷、西伯與戎狄關係頻繁，且及武王終率戎狄而克商。乍視之，雖屬周與戎狄之關係，實則此時周且爲商之諸侯，其征討戎狄亦多奉商命而行，故仍屬商邊民爲是，茲略介於次：

義渠

竹書紀年：「武乙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

西落鬼戎

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後漢書西羌傳：「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按此西落鬼戎，即前述鬼方。武丁曾大力討伐，至此已將征伐之責賦予西周，故自是以後，典籍即未見載商與西方戎狄之征戰。

燕京之戎

竹書紀年：「文丁二年，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敗績。」後漢書西羌傳：「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按今山西舊太原府境爲燕京之戎居地。

余無之戎

竹書紀年：「文丁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爲牧師。後漢書西羌傳：「後二年周周人克余無人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

始乎之戎

竹書紀年：「文丁七年，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克之。」後漢書西羌傳：「自是之後，更伐始乎翳徒之戎皆克之。」

翳徒之戎

竹紀書年：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後漢書西羌傳謹云「伐翳徒傳謹云伐翳徒之戎克之。」牀云「獲其三大夫」及「殺王季」之事，此事亦未見周本紀，然史通疑古篇雜說篇兩引皆作

文丁殺季歷，未悉何故何本，按情理，季歷既征戎有功，文丁豈有殺之之理。不然，以季歷有威權震主之嫌，而爲文丁所忌乎，一如其後紂王之囚西伯也哉。

翟（獫狁）

竹書紀年：「帝辛十七年，西伯伐翟。」按翟與狄通，周民夏時奔於戎狄，殷時徙自戎狄。此戎狄即前述之葷粥、薰粥、獫狁鬼方等名，孟子梁惠王作獫狁朱注即狄人。通典北狄篇：「唐虞則山戎，夏則獫狁周則獫狁。」又說文：「赤狄，本大種。」可證。詩小雅采芣篇有「獫狁之故，不遘啓居。」及「豈不日戒，獫狁孔棘。」之句，乃西伯爲征獫狁而忙碌。朱熹集傳：「獫狁，北狄也。」史記匈奴傳：「周西伯昌伐吠夷氏。」索隱：「韋昭云，春秋以爲犬戎，按吠音犬，小顏云即昆夷也……賈逵云犬戎，戎之別種也。」史記周本記：「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史記齊太伯世家作「犬夷」）又後漢書西羌傳：「及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共育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逸周書云：「文王立，北備獫狁。」由見，西伯北伐「翟」（狄），即獫狁也。又西伐犬戎（吠戎）即昆夷也。

蠻貊

書武成：「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按此「蠻貊」應指西、南、北三方邊民之總稱，惟不括東夷，蓋此時周未克商，勢力未達東方之故，劉節著「中國古代宗族移殖史論」認爲「貊」乃中國古代中堅民族，三苗、九黎都是貊人，羌亦爲貊之支系。故貊非某族之獨立稱號，辭源引周代記載且曰「北狄曰貊」，中庸有「施及蠻貊」；論語有「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是「蠻貊」爲當時對諸邊民之另一總稱。

西夷**北狄**

書仲虺之誥：「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並見孟子）指此應爲對西、北兩方邊民之總稱。又如書牧誓：「逖矣，西土之人。」亦然。爲西方諸戎之總稱。沈蔡書傳：「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庸 蜀 羌 獯 微 盧

彭
漢人

書牧齋：「我友邦家君……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漢人……」
「沈蔡傳曰：『庸、濮人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哲師獨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史記周本紀相同，惟「盧」作「瀘」。集解：「

俄羅斯與喀爾瑪克蒙古

(下)

維爾納次基 原著
George V. Vernadsky
蕭廣信 合譯並註
劉學銑

IV

喀爾瑪克人之北進托波爾河 (R. Tobol)，伊息姆河 (R. Ishim)，喀爾濟斯河 (R. Irtysh) 及鄂畢河 (R. Obi) 流域時，便威脅到在西伯利亞俄羅斯人的安全；整個西伯利亞西部時時有遭受喀爾瑪克人襲擊的危險。這裏，我們要指出的是西伯利亞的最後一位韃靼 (應為蒙古) 可汗庫程 (Kuchum) 汗於一五八〇年被俄羅斯人放逐後 (譯註廿七)，他的幾個兒子已不再希望掌握政權，為此，他們就投奔到喀爾瑪克人那裏去了，其中一位伊希姆 (Ishim)，想娶土爾扈特 (Torgout) 「臺吉」(太子) 和鄂爾勒克 (Ho-Urlyuk) 的女兒，但被和鄂爾勒克所拒，於是伊希姆就娶巴伊巴吉斯 (Baybagish)，亦就是綽羅斯 (Choros) 臺吉「太子」哈拉呼拉的女兒) 的妹妹 (原註廿五)。

譯註廿七：庫程在我國史料上亦作顧忠、庫楚穆、可楚穆或可楚姆等，都是 Kuchum 或 Koutchoum 一音之譯，他的汗國也就被稱為庫程汗國 (Koutchoum Khanate)，但如果溯本正源，庫程是成吉思汗長子亦赤第五子昔班的後裔，昔班因從巴都西征有功，遂以烏拉山以東之地封之，是為昔班汗國，如新元史卷一百列傳第三：「昔班，亦赤第五子，從拔都伐幹羅斯有功，拔都使居鄂爾達牧地之北，西至烏拉河，其幹兒朵色尚藍——」，以其「幹兒朵色色尚藍」所以又稱青帳汗國，庫程汗是昔班的第十三代孫子，正當俄羅斯西哥薩克盜匪耶爾瑪克向東侵進之時，庫程汗因所使用武器落後，敗於耶爾瑪克之手，昔班汗國 (或作庫程汗國) 遂亡，關於此段詳情請參看劉學銑所撰「西伯利亞的蒙古昔班汗國」一文，文刊「中國邊政」第卅四期，民國六十年六月出版。

原註廿五：見史料 p. 105, p. 311.
使假喀爾瑪克人能堅持一定的目標，奪取西部西伯利亞的話，這樣韃靼 (蒙古) 可汗庫程的王國也許會復活起來，可是蒙古人却有可能擊敗在西伯利亞

孔安國曰：八國皆蠻，夷、狄、戎。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瀘、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間。」正義：「髳音矛。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及金州古盧國，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國，隴右岷漢諸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國之地，戎府之南，古微盧彭三國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髳州，微，濮州、盧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以伐也。」(待續)

西部的俄羅斯人，即使那種勝利是短暫的。在這樣情形之下，侵入東部西伯利亞的俄羅斯人的對外連絡會被切斷，我們還得注意到：如果一旦俄羅斯人和喀爾瑪克人廣泛地在西伯利亞西部交戰，那麼喀爾瑪克人一定占極大的優勢，根據喀爾瑪克臺吉 (太子) 庫格奈 (Kugonay) 透露：西元一六〇七年以巴得里 (Batyry) 為首的五十位臺吉 (太子) 已擁有十二個「汕」(即支族) 的兵力，每汕之下有士兵一萬名 (原註廿六)。另外，以鄂爾勒克 (Urlyuk, Ho-Urlyuk) 故時亦譯為和鄂爾勒克) 為首的族長亦握有一「汕」以上的兵力 (原註廿七，譯註廿八)。總之，當時喀爾瑪克人的兵力有十萬人之多，不過並不是每汕「裏」都是由騎兵組成的，除上述之外，還有由當地土著和俘虜所組成的「義勇軍」，其數目也在二十萬左右 (原註廿八)。

原註廿六：史料 p. 23 據 N. N. Poppe 告知「汕」(San) 一詞可能喀爾瑪克人借用哈薩克語，在哈薩克詞裡，汕 (San) 乃「眾多」或「十萬」之意，請見 Radlov 所編之字典第四冊第二九六頁，在此謹向 Johannes Rander, N. N. Poppe 氏致謝。

原註廿七：Bogoyavlensky, p. 86
譯註廿八：鄂爾勒克或和鄂爾勒克實係一人，乃土爾扈特部酋長。譯者於本刊第廿八期「俄羅斯與喀爾瑪克關係之歷史背景」一文時，曾誤將「汕」認為係「蘇木」之譯音，理合於此加以更正。

原註廿八：Bogoyavlensky, p. 87.
喀爾瑪克蒙古族人主要武器是弓箭、長矛以及軍刀，但也有會使用射擊性之武器者，不過當時喀爾瑪克人中此種武器為數不多，喀爾瑪克蒙古人的騎兵是頭戴軍帽，身穿盔甲 (原註廿九)，能够發揮極大的力量，曾有人如此形容喀爾瑪克的騎兵：「行動快如風吹，可以從自己的馬蹄下追過飛揚起來的塵土」 (原註三十)。

原註廿九：Bogoyavlensky p. 95.

原註三十：哈薩克史 p. 110.

與喀爾瑪克蒙古兵力相較，西北利亞的俄羅斯人就應算爲少數了，根據蘭切夫 (G. V. Lantset) 估計，一六二五俄羅斯在西北利亞的兵力 (主要是近衛軍) 還不到三千人，一六三六年雖增加爲五千人，其中尚包括哥薩克騎兵與步兵。但有人則認爲在一六二五年時西北利亞俄羅斯兵力僅有一千人，至一六三一年亦不過二千人 (原註三十一)。

(原註卅一)：Lantset, pp. 69, 77.

此外，在西北利亞的俄羅斯軍中尚有一些韃靼人 (譯註廿九)，其數目也不少於哥薩克人，但仍以俄羅斯人佔多數，因爲他們擁有射擊性的武器，於此吾人尤須注意的是從一六〇五年到一六一三年間莫斯科公國本身就有一個重大的危機——史稱「動亂時代」——即僭主底密特里 (Dimitri) 作亂，民衆叛離的「黑暗時代」；此外，還有來自波蘭及瑞典的干涉，至一六一七年始與瑞典締結和約，至一六一八年與波蘭中止了十四年半之戰爭，然而在軍事上、政治上，莫斯科公國均已疲憊不堪，這此種情形下，俄羅斯自然談不上派遣更多的軍隊到西北利亞與喀爾瑪克蒙古族人一爭長短了。

譯註廿九：所謂韃靼，只是西方學者對東方游牧民族的泛稱，並非專指某一民族，如巴

克爾 (E. H. Parker) 於其所著韃靼千年史一書，即將匈奴、鮮卑、蠕蠕、突厥、回紇、契丹、女真等均列入韃靼之範圍，國人有認爲韃靼爲突厥者 (柯紹忒新元史)，或認爲韃靼爲林胡者 (如新五代史、資治通鑑、今古紀要)，或認爲韃靼爲阻卜 (阻樓) 或塔塔爾者 (王國維維繫考)，所以無法確定韃靼究竟是某一民族，此處所稱韃靼亦應作如是觀。

由於這一系列的原因，俄羅斯人與喀爾瑪克蒙古族人之間並沒有較大規模的戰爭，大約有半個世紀之久，喀爾瑪克人游牧於西北利亞及烏法 (Ufa) 的南境，而且還時時攻擊俄羅斯的領地，甚至有時還附和韃靼可汗庫程 (譯註三十)，可是這些攻擊並沒有招致俄羅斯派遣更大的遠征軍事行動，其原因已如前述。

譯註三十：關於庫程汗請見譯註廿七，此處原著稱韃靼可汗庫程，顯然原著者對庫程的史料不甚了了，或雖有研究，却不願承認庫程汗是蒙古人。

前文 (在第二節) 曾提過，喀爾瑪克蒙古族人在此時期尚無統一的中央政府，沒有統一的軍隊與領導人物，其較有力的「可汗」如哈拉呼拉，得爾伯特·達賴·巴得里 (Derbet Dalai Batyr)，和鄂爾勒克等，只不過是「太子」(臺吉) 或「族長」之屬，還不够資格稱「可汗」，而貴族會議長久以來始終不得達成一致的協議，諸「太子」間又彼此失和——有的臺吉主張聯合庫程以抵抗俄羅斯，有的臺吉則主張與莫斯科建立關係；再者，喀爾瑪克蒙古族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旦進入森林密佈的西北利亞就不能適應，而當時在草

原上的「國際關係」也使得喀爾瑪克蒙古族人不敢深入西北利亞，他們必須顧慮到烏梁海蒙古阿爾丹汗 (Altan Khan) 以及哈薩克人兩方面的夾攻，有一個時期阿爾丹汗 (俄國史書上作阿爾汗汗 (Altyn Khan) 想聯合哈薩克人以及諾該 (Nogais) 人——游牧於克里米亞雅克河 (Yak River) 流域的韃靼人 (譯註三十一)——以來喀爾瑪克蒙古族人。

譯註卅一：所謂諾該人，也就是諾該汗國 (Nogais or Nogai Khemate) 的人，這個汗國是拔都後裔諾該所建，其勢力一度遍及察汗國之上，但爲時不久即告衰微，建都於裏海北之阿斯特汗 (Astrakhan)，此處又稱諾該爲韃靼人，足見原著者對韃靼一詞相當混用；雅克河即今之烏拉河，自葉美蓮普加喬夫起義 (時在西元一七七四年) 後改稱爲烏拉河。

這種關係導致以下的一個趨勢：也就是相互敵對的烏梁海蒙古和喀爾瑪克蒙古人都準備尋求外力的協助——主要是尋求俄羅斯的力量，因此，雙方有時還想跟俄羅斯聯盟，甚至於承認俄國沙皇對他們的宗主權 (譯註三十二)，烏梁海蒙古的阿爾丹汗或是喀爾瑪克蒙古雙方都盡力勾結俄羅斯，特別是當一方壓迫另一方時更是如此，每當一方有了直接危險時，俄羅斯就當起了調停或協助的角色；因此情況一直在變，而俄羅斯人外交上的成就通常只是短暫的，可是，基本上，俄羅斯的外交達到了目的；喀爾瑪克蒙古族人奪取西北利亞的危險性已經被擋住了。

譯註卅二：所謂「雙方有時」——甚至於承認俄國沙皇的宗主權，其中喀爾瑪克蒙古族人容或有此可能，至於阿爾丹汗，無論從任何資料中絕找不到向俄羅斯要求承認宗主權之事，此亦原著者硬往俄國人臉上貼金，這也是一般外國學者的嘴臉，蓋當時準格爾與喀爾瑪克蒙古之間還隔著廣大的哈薩克草原，而喀爾瑪克蒙古與準格爾之間還隔著塔爾巴哈台之誼，根本沒有發生戰爭的可能，詳情可參見拙著「土爾其特喀爾瑪克蒙古簡介」，參該委員會出版。

還有一個原因使俄羅斯與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免於大戰：那就是俄羅斯和他們之間商業關係的發展，雙方都認彼此間的貿易關係不可缺少，因爲貿易給雙方帶來了好處，喀爾瑪克蒙古族人賣給俄羅斯人以馬匹和其他畜類，相對地，喀爾瑪克蒙古族人也從俄羅斯人那裏得到衣料與各種用具 (原註三十二)，喀爾瑪克蒙古族人也想辦法要得到西北利亞森林中的獸皮、鐵礦和火藥原料等，可是這些東西俄羅斯人却無法供應，因爲這些東西中有一部是「禁運品」，這種「禁令」使人不禁想到，不是俄羅斯人 (原不曾佔有西北利亞) 自己想獨占這些東西，便是俄羅斯當局出的主意；而由於這個緣故，有時候會引喀爾瑪克蒙古族人的誤解，但是大致說來，彼此貿易不曾中斷。

原註卅三：Bogdanovskiy, p. 89.

除了和喀爾瑪克蒙古族人的直接商品交換之外，俄羅斯還透過他們與哈薩克人及布哈拉人 (Bukhara) 進行貿易，在俄羅斯到來之前，布哈拉的商人就

曾經爲了商業上的原因而居住在西北利亞的西部，當俄羅斯人來了之後，就定居於西部西北利亞了。

談到十七世紀初期俄羅斯人與喀爾瑪克蒙古族人的外交關係時，這兒必須指出，那時還存在著一種困擾這種關係的情況，而這種情況也發生在俄羅斯人與阿爾坦汗 (Altan Khan) 之間，那就是俄羅斯人與喀爾瑪克蒙古人之間的語言問題。

在西元十三世紀征服過俄羅斯的蒙古軍隊中，真正的蒙古人只佔一小部分，當然軍事指揮官都是蒙古人，大部分的士兵是依附於蒙古的突厥語系的部族，而在直接控制俄羅斯的欽察汗國裏，這類突厥語系的部族人數相當的多，古代俄羅斯人稱之爲韃靼 (Tatar)，可是蒙古語言後來在欽察汗國逐漸失去了地位，尤其是當這些蒙古可汗皈依的伊斯蘭教後更是如此，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從十四世紀以後，俄羅斯人就沒有學習蒙古語言的必要了，相反地，很多的俄羅斯人却精通許多韃靼的語言，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二世 (Vasil II) 便以精通並愛好韃靼語言而著名，在征服了喀山汗國 (Kazan Khanate) 及阿斯特拉汗國 (Astrakhanate) (譯註三十三) 之後，大批韃靼人湧入莫斯科公國，俄羅斯和韃靼發生關係後，韃靼語言在莫斯科公國頗爲流行，俄人不必經由托爾馬赤 (Tolmach——翻譯官) 都能了解，反之亦然，這些「托爾馬赤」還通曉其他韃靼語，諸如諾蓋語 (Nogayalyk) 與哈薩克語 (Kazakhsy) 等，在西北利亞西部也有大批韃靼人，因此，俄人在西北利亞也不難找到「托爾馬赤」的，而且，在西北利亞的俄羅斯人當中，尤其是哈薩克人，更不乏通曉韃靼語言的人材。

譯註卅二：請見譯註廿二。

當俄羅斯人在西北利亞和烏梁海蒙古人及喀爾瑪克蒙古人接觸後情況就改變了，在當地，爲了口頭上的交談還不難找到托爾馬赤 (翻譯官)，因爲邊境上不少能說蒙古語的韃靼人，可是如果想找出一些能翻譯他們可汗國書之類的人才 (就算是不能譯爲俄文，而只譯爲語文的托爾馬赤，在西北利亞簡直就找不到，當時莫斯科公國的外交部裏的情形也復如此，因此，在接待前來莫斯科的蒙古特使宜讀阿爾坦汗的國書以及草擬答詞時，就遭遇到極大的困難，蒙古的特使是面對着能懂蒙古語的韃靼通譯 (托爾馬赤) 來宣讀國書的，其翻譯情形是先把蒙古國書的內容譯成韃靼語，再從韃靼語譯爲俄語，而莫斯科公國的國書則先以俄文書寫再轉譯爲韃靼文字，才送往阿爾坦汗。

這種經過雙重翻譯手續的國書，常常會在某些地方產生文字解釋上的差異，甚至於會歪曲了國書上原來的意義 (譯註三十四)，因此，莫斯科方面並不是根據蒙古官方文書字意上去了解，當然，蒙古方面也有同樣的情形，往往蒙古人是要和俄羅斯人闡明敵友或君臣關係的，可是莫斯科方面却以爲他們的那種「聲明」是作爲一個臣民的某種請示而已，於是莫斯科便在這種情形下，作

出 (宗主國式) 的回答。

譯註卅四：由於翻譯的錯誤，造成俄羅斯自大狂，固屬可能，但俄人故意造成這種錯誤可能性更大，此所以譯者在譯註卅二的述者，此可從俄人狡詐善變可知。

一六四八年以前喀爾瑪克蒙古族人沒有文字，他們的使者口誦可汗的國書，由托爾馬赤譯爲韃靼文，然後再譯爲俄文，這種雙重翻譯過程，必然會產生不少的錯誤。

V

現在讓我們談談一六五五年土爾扈特 (Torgout) 的可汗效忠俄國沙皇阿力克西·米海洛維奇 (Alexei Mikhailovich) 以前的幾十年俄羅斯的喀爾瑪克蒙古之間的外交關係。

一六〇六年，遊牧於鄂畢河 (Obi River) 與額爾齊斯河 (Irtysh River) 之間的草原的喀爾瑪克蒙古族人已經到「塔拉城」(Tara)，該城知事西拉·伊萬諾維奇·加加林 (Sila Ivanovich Gagarin) 便將這種情況告知托爾斯克 (Tobolsk) 的知事羅曼·熱多羅維奇·特羅耶庫洛夫 (Roman Zhe-dorovich Troekurov)，並向莫斯科報告。一六〇七年三月三十日主管西北利亞事務的喀山當局得到沙皇瓦西里·伊萬諾維奇 (Vasil Ivanovich) 的命令，訓令加加林遣派使者三人到喀爾瑪克蒙古族人聚居區，告訴他們：「喀爾瑪克蒙古的穆爾查 (Murza)——貴族——和汗國所有的人民，他們將置於俄國沙皇管轄之下，須對沙皇效忠，沙皇將對喀爾瑪克蒙古族人提供保證，保證他們不受糾纏，喀爾瑪克蒙古族人必須世代向沙皇納貢，……不能傷害俄羅斯的官吏，而俄羅斯也保證他們不受敵人的攻擊」(原註卅三)。

原註卅三：史料 p. 21。

從這個訓令裏，我們看到這時莫斯科還不曉得喀爾瑪克蒙古族人的稱號，而一律稱之爲韃靼人稱酋長——穆爾查 (Murza) 稱之；此外，莫斯科這時也沒有認真地去研究喀爾瑪克蒙古族人的問題，因此對這一支蒙古人的實力無從判斷；莫斯科當局曾經訓令塔拉城 (Tara) 城知事，不僅要喀爾瑪克蒙古族人內附於俄羅斯，而且還要求他們向俄羅斯納貢，換言之，就是莫斯科當局要求喀爾瑪克蒙古向俄國稱臣納貢，但是當時莫斯科欲沒有以同樣態度對待韃靼人。顯然西北利亞的知事，後來很快知道了喀爾瑪克蒙古族人的稱號，並且告知喀山當局，因爲在下一件由喀爾瑪克蒙古族人致加加林的國書裏 (事在一六〇七年十月十八日)，喀爾瑪克蒙古族人的族長就是自稱「太子」(臺吉)了 (原註三十四)。

原註卅四：同原註卅三史料 p. 22。

從這些歷史文件可以知道，一六〇七年六月十六日有一位喀爾瑪克蒙古族

人的「太子」(登吉)庫格奈、土必耶夫(Kugonai Tubiyev)者，帶領二十名隨從來到塔拉城(原註三十五)，而其他文件上也有記載喀爾瑪克蒙古族人族長的名字與人數的(原註三十六)。

原註卅五：同原註三十四。

原註卅六：同原註三十四。

此外，從西北利亞知事的報告中也可以看出，喀爾瑪克蒙古族人為俄羅斯人提供了馬匹和駱駝，不過，這些牲畜到底是喀爾瑪克蒙古族人他們贈送給沙皇的禮品，還是由俄羅斯人出價購買的，就不得而知了。總之，西北利亞知事在所有文書上，都沒有提到「納貢」一詞，可是在主管西北利亞事務的喀山當局却再度提到了「納貢」字樣，後來有人對此產生誤解，可是無論如何，喀爾瑪克蒙古族人的「納貢」並非出於他們與莫斯科雙方的協調；至於馬匹則是喀爾瑪克蒙古族人自願出售給俄羅斯人的，因為在一六〇七年九月有九十名的喀爾瑪克蒙古族人趕着五百五十四馬來到塔拉城(Tara)，而該城知事並沒有抽他們的關稅，原因是他們已經領受了俄羅斯科公國沙皇的恩寵了(原註三十七)。

原註卅七：史料 pp. 24-25.

一六〇八年塔拉城的喀爾瑪克蒙古族人遣使至莫斯科，根據一六一八年的記載，這些使者衣衫襤褸，令莫斯科當局感到驚訝，為此，莫斯科曾把正式的禮服分送給這些喀爾瑪克蒙古族人的使者(原註三十八)，這或許是喀爾瑪克蒙古族的族長們不重視這些派往莫斯科的使者，而且也不派遣重要的人物前往莫斯科的緣故。

原註三八：同原註三十七 p. 75, Bogoyavlensky, p. 55.

一六〇九年，喀爾瑪克蒙古各族展開內戰(譯註三十五)，有一部份的喀爾瑪克蒙古人自額爾齊斯河與托波爾河(Tobol River)向西進展到恩巴河(Emba River)和雅克河(Yalk River)即今日之烏拉河(Ural River)流域一帶地方，想征服該人(Nogai)並威脅在烏法(Ufa)的巴士基爾(Bashkir)人，後者當時已經內附於俄羅斯，這時，俄羅斯儘量避開喀爾瑪克蒙古族人來自西北利亞的威脅，至於巴士基爾人則一面派軍抵抗，一面又和喀爾瑪克蒙古族人舉行外交談判

譯註三五：此處喀爾瑪克蒙古是廣義的，指土爾其精和碩特、杜爾伯特、準格爾、輝特等部蒙古而言，亦即我國所稱的瓦剌及額魯特(或作厄特)，其中以準格爾部最強，時常侵擾其餘各部，至於原文所稱展開內戰，則為過甚之詞，外國學者專家每故意誇大我國內部民族間的細故，以遂其分化陰謀。

一六一八年達賴巴得里(Dalai Batyr)遣使謁見俄羅斯沙皇米海伊爾·費多羅維奇(Mikhail Fedorovich)(原註三十九)，當喀爾瑪克蒙古使者

走到大街上時，在他們所住的地方站滿了沒有武裝的近衛軍，身穿花色制服，莫斯科公國的書記長薩瓦，羅曼楚可夫(Sava Romanchukov)問這些喀爾瑪克蒙古使者是否帶來喀爾瑪克蒙古可汗致俄羅斯沙皇的國書時，蒙古使者答以喀爾瑪克蒙古族人並無所謂「國書」，也沒有文字，因此我們的巴得里(Batyr)可汗並沒有什麼國書要致送沙皇，不過口頭訓令則有之(原註四十)。

再者，蒙古的使者又聲明巴得里可汗遣使前來，乃是要請求沙皇給予保護以抵禦外來的侵略(原註四十一)，這些蒙古使者於領受俄羅斯沙皇之應允後，即回程通報其可汗。

原註三九：史料 pp. 72-74.

原註四〇：同上 p. 72.

原註四一：同上 p. 73.

一六一八年四月十四日費多羅維奇致巴得里可汗之國至今仍保存於俄國，該國書是以俄文及韃靼文所書寫的(原註四十二)，一六二〇年喀爾瑪克蒙古的哈拉呼拉可汗派遣使者到莫斯科，也帶回同樣的保證(一六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原註四十三)。

原註四二：同原註四一 p. 75-75

原註四三：同原註四一 p. 99.

必須注意的是在一六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的一個月，俄羅斯的沙皇也向阿爾坦汗(Altan Khan)保證其不受哈拉呼拉可汗的攻擊(原註四十四)，尤有進者，前者還在一六一七年接受俄羅斯的保護(原註四十五)，雖然現在阿爾坦汗與哈拉呼拉可汗都是在俄羅斯的保護之下，可是他們之間的對立，並沒有因此而停止下來，而且阿爾坦汗還在繼續的壓迫哈拉呼拉可汗，再者，蒙古各汗國內的族長之間亦彼此意見不和而發生內訌，總而言之，所有這一切使得喀爾瑪克蒙古族人對諾該(Nogai)人以及巴士基爾(Bashkir)人的壓力日漸減少，同時也使他們(按係指喀爾瑪克蒙古族人)的「西進」緩慢了下來。

原註四四：同原註四一 p. 93-96.

原註四五：同原註四一 p. 68.

一六三〇年曾與巴士基爾(Bashkir)人發生衝突的達賴、巴得里(Dalai Batyr)和兒子多爾吉(Dorji)派遣使者到莫斯科，這個使者保證喀爾瑪克蒙古族人不再騷擾諾該(Nogai)人與巴士基爾(Bashkir)人，至於從前所俘的巴士基爾人也答應遣放，同時這個使者還聲稱巴得里願意接受俄羅斯的直接保護(原註四十六)。是年另有一族屬於鄂爾勒克的喀爾瑪克(Urlyuk)蒙古族人(譯註三十六)，偷襲了離阿斯特拉汗(Astrakhan)不遠的諾該人(原註四十七)，一六三三年一月，遊牧於烏法(Ufa)的喀爾瑪克蒙古族人

遣使至莫斯科，使者要求俄羅斯與喀爾瑪克蒙古雙方互不侵犯，問及喀爾瑪克蒙古願否接受俄羅斯的保護時，使者答以並沒有被授權答復這一類嚴重性的問題（原註四十八）。

原註四六：同原註四一，p. 148-149.

譯註三六：此處所稱鄂爾克者，是土爾其特部的酋長，嚴格的說，只有土爾其特部蒙古族人之滯留與海北境者，才是真正的喀爾瑪克這個名字的主人，詳情請參看劉學鈞所撰喀爾瑪克蒙古現況簡誌（文刊中國邊政第二十六期），喀爾瑪克土爾其特蒙古簡介（蒙藏委員會出版）、土爾其特源流考證與校補（蒙藏委員會出版）等資料，而喀爾瑪克（Kalmak）一詞是一七七一年以後才有，此處原著者竟以後來的民族稱謂為先有民族的名詞，似欠妥當，未省讀者以爲然否。

原註四七：Bogoyavlensky, p. 67.

原註四八：史料 p. 172; Bogoyavlensky, p. 67.

一六三三年在阿斯特拉汗（Astrakhan）的諾該（Nogai）人求助於俄羅斯以抵抗喀爾瑪克蒙古族人，後者此時有意佔有阿斯特拉汗，鄂爾瑪克的兒子蘇庫爾岱青（Sukur Daichin）諄稱「喀爾瑪克蒙古族人足夠的人馬來到阿斯特拉汗，像雪一般地把阿斯特拉汗城淹沒」（原註四十九），而俄羅斯當時在阿斯特拉汗的衛戍軍極爲脆弱，可是在一六三三年莫斯科還是派了一批近衛軍和諾該人抵抗喀爾瑪克蒙古族人，他們在伏爾加河（Volga River）與雅克河（Yak River）即後口之烏拉河）之間的大烏熱尼河（Bolsaya Uzen）一帶地方，被喀爾瑪克蒙古族人打敗了，可是不久又言和，喀爾瑪克蒙古族人准許俄羅斯的近衛軍返回阿斯特拉汗，而諾該人則同意內附於喀爾瑪克蒙古族人（原註五十）。

原註四九：Bogoyavlensky p. 68.

原註五〇：同p. 69.

一六三五年蘇庫爾岱青（鄂爾瑪克之子）又帶領了約一萬名大軍進逼阿斯特拉汗，可是也遭到了城裏近衛軍與韃靼的抵抗，可是後者却臨陣四散，近衛軍只餘下近五百人，編爲一隊而撤退，蘇庫爾岱青到阿斯特拉汗城飽掠而去，而沒有遭到任何抵抗，這時他的父親鄂爾瑪克我正在優爾根赤（Yurgench）作戰，並兵臨基瓦（Kniya），在這一時期喀爾瑪克蒙古族人恃其還是兵強馬壯，對俄人毫不畏懼（原註五十一）。

原註五一：同原註四九，p. 71.

可是不久情況立刻改變了，原因是達賴、巴得里（Dalai Baatry）與鄂爾瑪克之間失和了，而在此時哈薩克人又進攻土爾其特（Torgout）部蒙古族人，蘇庫爾岱青有意與俄羅斯言和，他本人率領著大批兵馬橫渡伏爾加河

Volga River）與到了高加索北部的草原，一六三七年蘇庫爾岱青又屯駐重兵於阿斯特拉汗（Astrakhan）附近，可是這時的俄羅斯的衛戍軍已經急速增加，岱青因此不敢妄動，於是派遣使者請求俄羅斯人准其兵馬渡過伏爾加河到高加索北部去。

一六四〇年喀爾瑪克蒙古族人的「太子」（臺吉）們成功的統一了整個厄魯特蒙古（Ertu Mongal），同年，各族的「太子」（臺吉）集會於準格爾，進行編纂厄魯特法典。

一六四三年二月十八日蘇庫爾岱青之子達延厄爾基（Dayan-Erki）突襲阿斯特拉汗，然這次俄羅斯却擊退了喀爾瑪克土爾其特蒙古族人，近年來的史料說鄂爾瑪克也在這戰爭中陣亡，其實鄂爾瑪克本人並沒有參加他孫子（達延厄爾基）的戰爭，那時鄂爾瑪克正在雅克河（Yak R. 即烏拉河）南方的因得爾山區（Inderskiye Gory）（原註五十二）。

原註五二：同原註四九，p. 78-80.

一六四三年十二月和鄂爾瑪克（Ho-Urlyuk 即鄂爾瑪克）帶著大批兵馬深入高加索北部的草原，另外，人數較少的一批喀爾瑪克蒙古族人則沿雅克河進入烏法（Ufa），可是這兩批都沒打到勝仗，北進的一支喀爾瑪克土爾其特軍隊是被俄羅斯的普列謝也夫（Pleshcheyev）所擊敗（原註五十三）。

原註五三：同原註四九，p. 81-82; Ustyukov, p. 50.

喀爾瑪克土爾其特蒙古族人之進軍北高加索亦以失敗而告終，他們又分爲兩批：鄂爾瑪克攻打卡巴爾達（Kabarda，在北高加索），而其孫達延厄爾基則直驅特列克河（Terek River）河口之特爾城（Tergorad），鄂爾瑪克本擬於攻下卡巴爾達（Kabarda）城之後趕往支援達延厄爾基可是沒有成功，因爲駐在特爾城的俄羅斯守軍在哥薩克的配合下擊退了厄爾基（時在一六四四年一月四日），這時卡巴爾達人在小諾該人（Maly Nogaiets，住在卡巴爾達城與阿左夫 Azov 城之間的游牧民族）的協助之下，予喀爾瑪克土爾其特人以致命的打擊，這次喀爾瑪克土爾其特蒙古損失了一萬人，剩下的二千人僅以身免而逃至庫馬河（Ku Ma River）與伏爾加河下游間的草原，此次戰役鄂爾瑪克和兩個兒子都陣亡，另有兩名太子（臺吉）被俘，卡巴爾達人將其屍首作爲戰利品（原註五十四）。

原註五四：見「卡巴爾達今與俄羅斯關係史」第一四九號資料第一卷 p. 242-244. Bogoyavlensky, p. 82.

Novoselsky, p. 360.

Vernadsky, Circassia, p. 143.

俄羅斯與喀爾瑪克蒙古族人之間的關係終於有了改善，而土爾其特的「太子」又有意內附於俄羅斯並願意接受其保護。

阿斯特拉汗的知事和喀爾瑪克蒙古的「太子」(臺吉)長期會談之後蘇庫爾份青(Sukur Daichin)的使者與一些「太子」(臺吉)到了阿斯特拉汗附近的巴爾齊克林(Balchiklin)，宣誓效忠俄羅斯沙皇米海洛維奇(Alexei Mikhailovich)說：「我們的岱青(Daichin)、勞古(Lauzan)、山金(Sanzhin)和孟恰克(Monchak)等「太子」和族子自今後要作偉大沙皇忠順的臣民，永遠服從並忠於沙皇陛下，決不虛偽或掩飾，也不與惡人爲伍，不加害陛下永久的奴僕韃靼人」(原註五十六)。

原註五六：俄羅斯太法典第一冊(No. 145)，pp. 343-344 Preobrazhensky, pp. 61-63.

特別引起注意的是此處喀爾瑪克蒙古人(應僅爲土爾扈特人與韃靼人)稱謂之區別：諾該韃靼人(Nogai Tatar)被稱爲沙皇「永久的僕人」，而喀爾瑪克土爾扈特蒙古族人僅僅是「服從並效忠」沙皇而已，這就有了「奴僕」與「臣民」的區別，亦說明了喀爾瑪克土爾扈特蒙古族人並不是俄羅斯沙皇的奴僕。

一六五五年以後，俄羅斯人與喀爾瑪克土爾扈特蒙古族人關係之發展並不在本文討論之內，可是我認爲有必要對厄魯特喀爾瑪克蒙古族人後來的歷史命運作一簡單的敘述。

喀爾瑪克土爾扈特蒙古族人向烏法(Ufa)、阿斯特拉汗(Astrakhan)以及伏爾加河(Volga River)下游一帶地方的推進，與這個時期整個厄魯特蒙古的向外擴張有着密切的關連(譯註三十七)。

譯註三七：原作者在前既故意誇張厄魯特蒙古各族間的「內戰」，而此處又說厄魯特蒙古向外擴張，既有內戰，何來餘力向外擴張？兩者處於矛盾地位，何況十七世紀中葉時清朝已不斷派軍進剿厄魯特各部蒙古中最強大的準噶爾部，是則厄魯特蒙古根本無力向外擴張，原作者如此說詞，只是爲俄羅斯向東侵略作掩飾而已。

一六三七年頃，和碩特人(Hoshout) (譯註三十八)由準格爾(在今中國新疆北部，亦稱準格爾盆地)推進到天山，並由此到達了青海，把他們遊牧空間擴展到了西藏高原了(原註五十七、譯註三十九)。

譯註三八：和碩特部亦厄魯特蒙古之一部，但和碩特係元太祖成吉思汗弟拙赤哈撒兒第十九世紀孫顯賢汗(或作固始、固賢、號圖魯拜琥)及其兄弟之後裔，是蒙古本文，而厄魯特蒙古其他各部均爲蒙古別支，詳情請參看劉學鈞所撰蒙古世系探微一文，刊中國邊政第三十三期。

原註五七：Pozdneyev, p. 143, Bogoyavlansky, p. 54.

譯註三九：和碩特部之向青海徙牧，係不甘受準格爾之壓迫，乃是含有「逃難」性質，絕非如原作者所稱爲向外擴張性質，關於和碩特部之徙牧青海原由，可參看

魏源聖武紀、張穆蒙古遊記等資料。

至於留在準格爾盆地的大部份厄魯特蒙古族人，則在哈拉呼拉(Hara-Hula)及其子田圖爾(Batur)領導下向三方面進展：東進的一支於十七世紀末擊敗了阿爾坦汗(Altan Khan)；西進的一支約有兵馬五萬人，於一六四三年(譯者按即我國明思宗崇禎十六年)進入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而佔有斜米列奇(Semireche)的一部分。

厄魯特人與哈薩克人之鬭爭長達百年之久，後者雖有時對前者施以有力的打擊，可是前者始終居於優勢(原註五十八)，而他們向東進展欲遭到滿清的阻擋(當時清人已入關統治中國)。

原註五八：哈薩克史 p. 151, p. 157; Barthold, Turcs, pp. 193-195. Barthold, Studies, pp. 156-165.

十七世紀中國(即清朝)平定喀爾瑪克蒙古之後，滿清又決定要平定準格爾：十八世紀中葉厄魯特蒙古人成功地抵抗來自北京的武力，可是在巴圖爾(Batur)子曾孫噶爾丹、策零(Galdan Tseren)死後(一七四五年)，其繼承人之間就起了內訌，其中的一個「太子」(臺吉)阿睦爾撒納(Amul-sana)於清乾隆年間降清，此時他在滿清和喀爾瑪克蒙古軍隊之協助下重返準格爾，可是也只不過是滿清御用之工具罷了；於是阿睦爾撒納圖謀反清，不幸事敗逃走，到處漂泊，而於一七五七年七月廿八日(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抵達斜米巴拉克斯(Senipaladinsk)而被當地人送到托波爾斯克(Tobolsk)，其時阿睦爾撒納已生病，終於在一七五七年九月十五日與世長辭(原註五十九)。

原註五九：Grunn-Gzhimaylo, pp. 677-680;

Slatkin, pp. 108-111,

Slatkin, Filologia, pp. 291-312;

Bichurin-Gumilay, p. 543.

一七五七年——五八年(譯者按係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間，滿清平定了準格爾之亂，大量屠殺厄魯特蒙古人，雖婦孺亦不能免，根據中國方面的記載，十八世紀中葉厄魯特蒙古人有六十萬之多，可是也有人說僅在準格爾就有一百萬厄魯特蒙古人，依此，逃往隣境之厄魯特蒙古人並沒超過四萬人，而準格爾這時却成爲滿清放逐犯人或強迫移民的地方了，因此，持續了一百多年的厄魯特喀爾瑪克蒙古族人對外擴張終於悲劇而告終結(原註六十)。

原註六〇：Grunn-Gzhimaylo, pp. 680-681;

Zlatkin, dp. 111-112;

Zlatkin, Filologia, p. 312;

Bichurin-Gumilay, pp. 543-544; 546-547

Sarkisyan, p. 359.

這裏，還有一段算是悲劇式的插曲：那就是在伏爾加河 (Volga River) 流域一帶的喀爾瑪克蒙古人，尤其是統治的階級裏，這時 (十八世紀中葉) 也逐漸不滿俄羅斯的統治，因為俄羅斯正逐漸限制喀爾瑪克土爾扈特蒙古族人的自由並加以壓迫。

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末期，伏爾加河流域的喀爾瑪克土爾扈特蒙古族人在汗烏巴錫 (Ubashkhan) 率領下，想率族重返中國的準格爾盆地，他這一行動是否和準格爾的滿清當局事先有連繫，還是認為當時該地已無大量的滿清軍隊，而想以武力直驅準格爾盆地就不得而知了。

一七七一年烏巴錫汗率領三萬個蒙古式的天幕 (Kibitka)——即「家」或「戶」——重返中國，沿途喀爾瑪克土爾扈特蒙古人遭受到哈薩克人的襲擊

俄、毛對峙下的偽蒙窘態

張 韜

壹、認識蒙古問題

一、蒙古是我國領土

蒙古是中國的疆土，蒙胞是中華民族的血統，蒙古民族更是構成中華民國族主要成員之一，鐵的事實永存，任何歪曲事實的謬論邪說，皆不足以動搖歷史的真實性！至於今天外蒙之所以變成了「獨立國家」，成立了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者，乃是完全由蘇俄赤色帝國主義者所一手導演出來的傀儡組織，直到現在偽蒙的政權，舉凡內政、外交、軍事乃至財經大計等，無一不聽命於俄帝主子安排、指使和驅策，絲毫沒有自立自主的權力存在，那裏還有什麼「獨立」之可言！

蘇俄侵吞外蒙是國際間最大的一宗欺詐、勒索、乃至「滅門吞產」的陰謀案件，這宗懸疑陰謀案件，迄今已達五十年之久，不但國際間主持正義的國際聯盟和聯合國大會未曾出面干預或是抱打不平，即連我們自己對此一難以容忍的「滅門吞產」深仇，也日漸淡忘下去，坐看錦繡河山任人掠奪，言之能不令人痛心！

二、蘇俄侵吞外蒙經過

俄國自一五八七年耶爾麻東來併吞西伯利亞後，其次一步侵略行動，即朝向外蒙進展之勢，但因自身力量有限，一時難以得手。迨至一七二五年（雍正二年）俄女皇加特林第一以慶賀雍正皇帝即位為名，派遣其原駐歐洲的特務頭子薩瓦，率領大批隨員約兩千人到北京來，伺機調查中國國情，薩瓦在中國陰

，後者把前者退到巴爾哈姆湖 (Balkham Ozero) 附近的砂兵，那裏天寒凍，土爾扈特蒙古人失去了大部份的兵馬牲畜，因而，從伏爾加河流域東返的喀爾瑪克土爾扈特蒙古族人只有半數到達準格爾，滿清當局准許他們入境，可是却把他們的部族分散在各地（原註六十一譯註四十）。

原註六一：見Bichurin-Gueniliv p.

544; Gnum-Grzhinaylo, pp. 713-714;

D. Anuchin 「喀爾瑪克百科全書」

Isokov, pp. 8-9;

Sarkisyan, p. 259

譯註四〇：即今新疆北部之烏納恩素珠克圖、齊塞特奇勒圖及巴爾塞特奇勒圖等盟。

謀活動歷時達三年之久，於一七二八年方返回俄國，旋即向俄皇提出一件對中國調查報告書，其中尤以對蒙古問題分析得最為詳盡。並且提出了進佔蒙古消滅中國的四項計劃：

1. 俄對歐應維持和平現狀，以便全力開拓經營東方。
 2. 屯墾貝加爾湖地區，以資儲供東進軍糧之需。
 3. 精練正規軍五十旅，非正規軍廿旅，即足以對付中國。
 4. 扶植額魯特蒙古，及非滿州民族從事獨立行動，以便逐漸消滅中國。
- 薩瓦是最瞭解中國，也是最瞭解滿、蒙內情的俄國人，他的調查報告書，無疑的就變成了俄國侵吞蒙古、蠶食中國陰謀行動的藍本，同時也是今日遠東禍患的根源。

自從俄帝無時無刻不在為謀奪蒙古而努力，但因清室尚在盛世，陰謀一時難逞，蒙古地區雖稍受損害，亦無多大影響，僅在中俄恰克圖條約中，蒙古以北的貝加爾湖與色楞格河交處失去約八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蒙古本土受害不大，迨一八五八年及一八六〇年之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締結後，開庫倫、張家口等，處為商埠，俄國勢力乃得公然侵入外蒙境內。其後中俄商約又有允許俄人至滿蒙一帶貿易免稅的規定，益使俄人在蒙活動肆無忌憚。一九一〇國俄國方乘清末國力衰頹之時派出大批間諜分十個「考察團」深入蒙古活動，另又派遣布里雅特蒙古的冒險份子到蒙古，策動蒙古活佛叛離中國，至此俄帝侵吞外蒙的陰謀似已完全成熟了。

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六月，外蒙杭達親王秘密赴俄，商談蒙古「獨立」問題，當時適逢武昌首義，俄帝乘機派遣軍隊源源開入蒙古，蒙古在俄軍威脅利誘之下因以宣布「獨立」，號稱蒙古帝國。但民國六年時，俄國因發生大

革命自顧不暇，俄共以放棄帝俄時代侵略政策以改善對外的關係，中俄關係一度爲之好轉。政府於民國八年派徐樹錚爲西北邊境使到達庫倫，蒙胞在歷年飽受俄軍壓榨之餘，極爲厭惡，因以一致表示仍願歸順中國，活佛並自願放棄自治，向政府提出請求撤銷自治的請願書，政府於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頒發取消外蒙古自治命令，蘇俄雖提抗議，但因內戰來息，莫可何如。

民國九年俄白黨謝米諾夫率領殘部，向蒙古進軍，是年十月白黨恩琴部三千人攻抵庫倫，我軍苦戰三月，終因天寒地凍，糧彈無援，至次年二月三日庫倫陷落，於是外蒙又在俄軍刺刀威脅之下，於民國十年三月二十一日再度宣布「獨立」。而赤黨也跟着以追擊白黨爲名，由恰克圖進軍蒙古，旋即擊潰白俄匪軍，進佔庫倫，蒙古從此就淪入赤色共黨的魔掌之中了。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雅達達密約的簽訂，支援了蘇俄侵吞外蒙陰謀行動的公開化。是年十二月二十日所舉行的外蒙古公民投票，也不過是在蘇俄刀槍監視之下由俄人一手包辦下的醜行表演而已！

幸而我政府於民國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聯合國第四屆常年大會中，揭發蘇俄侵吞外蒙的真相，也就是轟動國際聽聞「按蘇案」的提出。控蘇案的成立和通過證明國際間正義尚未泯滅。我政府並於民國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由外交部聲明廢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有關文件，質言之，外蒙的「獨立」是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爲基礎，我政府允許依照蒙人的意願，決定其歸屬的「公民投票」，乃完全在蘇俄強迫之下所舉行，蒙胞自難表達其真正的意願，因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有關文件的廢除，外蒙的傀儡組織、外蒙少數野心份子受蘇俄所蒙養利用的非法集團，於理於法根本不能或爲一個「國家」了！

三、匪、蒙交惡

毛記僞政權於建立之初，爲討好俄共主子，對僞蒙傀儡政權，原極親匪、友好，毛匪並一度派遣大批技術員工到外蒙境內，協助外蒙道路建設及其他切要需求之支援。可是好景不長，此一「友好」行動，却隨着毛、俄交惡而發生變化了。

民國五十二年年初，匪俄鬭爭趨於表面化後，蘇俄爲壓制共匪，曾要求蒙共與東歐各共黨國家採取一致行動，對共匪加以責難和聲討，僞蒙「總理」澤登巴爾曾公開責罵毛共叛俄之不當，並表明態度擁護俄共領導世界革命。於是匪、蒙關係亦隨之惡化，次年六月僞蒙要求共匪自蒙境撤退六千一百名工人，九

月僞蒙再斥責共匪企圖「併吞」蒙古。民國五十四年匪、蒙邊境迭經發生衝突事件，五十五年蘇俄爲要打擊毛共，又和蒙共簽訂「蒙、蘇二十年友好同盟條約」，蘇俄軍隊隨即進駐蒙境，共同防禦毛共。五十六年五月蒙共驅逐匪共教師三名，八月共匪也驅逐僞蒙駐匪「大使館」館員一名，以爲報復。其後雙方因邊境衝突事件，互控侵略之叫罵聲，此起彼落，煞是可觀。迨五十八年匪、俄珍寶島衝突事件發生，蘇俄又增派飛彈部隊和裝甲部隊駐守庫倫，並以「外貝加爾湖軍區」爲支援蒙共攻擊毛共的第二線，益使共匪寢食不安，視蒙共亦如蘇俄般的大敵了。

貳、僞蒙困擾

僞蒙傀儡政權自陷入蘇俄魔掌控制以後，即開始遭受百般折磨，進退維谷，蘇俄對待僞蒙，亦如主子之對奴隸一樣，強取豪奪，橫施鞭策。單以蒙境西北區的唐努烏梁海而言，蘇俄因貪饞、垂涎，竟不顧僞蒙心意如何，硬從僞蒙手中掠奪而去。一如以強迫使外蒙脫離祖國一樣的陰謀手段，如法泡製：先導使唐努烏梁海脫離外蒙，再迫使建立「唐努土文共和國」，再一步使之變蘇俄的「唐努西蒙古自治州」了。（詳規拙著蒙古問題新認識第三章第二節）蒙胞受此打擊，實是敢怒而不敢言；至素爲蒙胞所尊敬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於蒙古獨立後不久，也被蘇俄特務毒斃，並廢棄了活佛轉世的制度，益使蒙胞衷心刺痛！

從另一角度看，蒙共在將近五十年的安定歲月中，有蘇俄的支持，按說該是有所「作爲」，最低限度也應該是自給自足的小康局面，但事實並不如此單純，蒙共當局所高喊的「大力建設」和「五年經濟設計計劃」等口號，非但不能達成預期目標，反而完全落空了，經濟建設既不能有所作爲，其他在政治、社會、教育各方面也難以振作，這些不進步不理想的現象，給予僞蒙統治者莫大的困擾。推究其原因，也許是由於客觀因素所形成的障礙，迫使僞蒙難有作爲。而所謂客觀因素障礙者，不外是僞蒙黨徒自作孽的惡果，和先天不足的困難，此外則是蘇俄以統治者壓榨剝削的必然結果！總之這些惡果不管是如何形成，祇有一天一天的加重腐爛和敗壞，是僞蒙政權的不治之症，作爲蒙共領導者如澤登巴爾之徒等，自知病入膏肓怎不憂心如焚呢。

現在讓我們再看僞蒙政權所呈現出的不景氣現象：

一、蒙共羣醜傾軋

蒙共目前當權派首領澤登巴爾是個極其陰險奸詐的劊子手，他一心想辜倣

史大林獨裁作風，陰狠毒辣、動輒給反對勢力扣上「民族主義份子」和「反動份子」的帽子，送上斷頭臺，像蒙共政治局委員莫洛姆扎本本是偽蒙政權炙手可熱的人物，他在未被開爭以前，原擔任偽蒙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經濟合作委員會主席，蒙俄經濟互助會蒙古常任代表職務，一夜之間即被剝奪一空，雖能暫時保全性命，却從此被打入冷宮，推究其原因就是同澤登巴爾不能合作的結果，這不過是個顯著事例罷了，至於蒙共大小噶囉間，互相猜忌、鬭爭、火拼情形，多得不勝枚舉。這本是共產集團中所特有的現象，蒙共噶囉間的權力傾軋，並沒有什麼值得驚異之處。

二、貪污之風盛行

蒙共幹部也同其他集權國家一樣，表面上是「奉公守法」的標準幹部，可是一有機會，就做出作奸犯科勾當，像前些時發生於烏爾貝塔零售商管理部及其所轄各百貨店與商店之間，貪污謀利集團竟有四個之多，時間竟延續達四、五年之久，使數十萬圖克里克（偽蒙幣）流入了貪污人員的腰包。足以證明蒙共幹部貪污之風盛行情形之一斑。

三、宗教問題糾擾

當蒙共的外交關係尚僅限於蘇聯一國為主要對象時，偽蒙政權對於宗教、特別是佛教的處理，視為內在的敵人，而加以壓制和排斥，可是喇嘛教力量，已在基層羣衆中紮下根深蒂固基礎，蒙共要消除「內在的敵人」加以粉碎，真是談何容易！何況近年來偽蒙政權極力想在國際社會從事廣泛活動希望獲得國際間更多的同情和諒解，但在對東亞的國際關係中，便不得不以偽裝信仰自由相周旋。一方面在內部強迫推行馬克思的無神論，對外却又要適應國際政治環境，偽裝信仰自由。基本矛盾的出現，使蒙共對喇嘛教信仰，仍然無法消除，也是蒙共無法解決的困擾。

四、俄債負擔沉重

俄共對外蒙所謂「援助」和「優惠貸款」，一方面是為抵制毛共勢力向蒙境伸入，一方面也是向外蒙輸出的借貸資本，是外蒙同胞永遠還不清的高利貸。俄共每一次「無私援助」，都是以幾倍於老本的高額利潤撈了回去，剩下的則是蒙胞負擔的債息，年復一年的增加，據外蒙官方公布從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六年外蒙曾向俄共貸款六十億舊盧布，平均每個外蒙人員負擔達五千五百舊盧布，可謂世界上負債最重的「國家」。又以一九五八到一九六〇年三年中欠俄貸款，如以向俄共出口牲畜價格計算，超過了現全部牲畜價值的十倍以上。

外蒙欠下俄共永遠還不清的債務，俄共也永遠牢牢掌握了外蒙，因之外蒙不得不任憑俄共剝削和擺布，永無翻身的餘地。

以上所指出是其羣衆的困頓所在，其他尚有勞動力的缺乏，加上蒙共當局提倡生育，小孩子大量增加的結果，變或頭重腳輕現象，直接間接都影響到生產建設工作的進行；一般民衆對機械工具不會使用，也阻止了「現代化」「新蒙古」的計劃進展。而農墾區域的狹小，農糧收穫難以自足，也影響到偽蒙的經建工作等，均是蒙共的致命份！

叁、箭靶生涯

蒙共處在毛、俄共尖銳對立之下，恰如生存在較場中的箭靶上，左右為難，進退維谷。

據紐約時報記者薩利斯勃律於實際深入蒙古觀察後發表觀感說：「熟悉北平、庫倫、莫斯科三地情形的外交觀察家相信，蒙古極可能或為二大強鄰未來衝突的最先焦點。」「庫倫的外交官員，自不致有人想發言，公然冒犯莫斯科與北平，但顯然試圖扮演位於二大強鄰間弱小國家的一貫角色，使兩強彼此制衡。」然而更深一層研究，偽蒙上層組織與蒙共高級幹部，均為莫斯科訓練出來的人物，偽蒙總理澤登巴爾也是以莫斯科唯命是從的人，蒙共之倒向蘇俄的一邊，當是毫無疑問的事。

正因為蒙共之倒向俄共，在毛、俄激烈鬭爭之際，毛共却不能不對這個重要戰略地帶，施展絕招，也就是笑面攻勢和武裝壓力的雙管齊下方式，向蒙境進軍，如此更又引起蘇俄的恐懼，益發增派精銳俄軍，源源開進蒙疆，雙方百萬大軍對峙，把蒙共夾在中間，連喘息餘步也沒有，戰火一經點燃，首先遭殃的當然在箭靶生涯的蒙共了。

據本年七月八日新聞天地所刊：「俄毛對峙新貌面面觀」一文分析：「外蒙古是一突出地帶，易攻難守。蘇聯不攻便有問題。」「蘇聯並非沒有弱點，當蘇聯進攻之時，這些弱點是不存在的，一旦蘇聯被迫改取守勢，這些弱點便會一一暴露。蘇聯中共是共產暴政的孿生子，俄、毛都不能有被打的弱點，遲早會向前進攻。中共有了一點力量，遲早也會以攻為守。」

「事實上中共現已擁有多過蘇聯三倍的對峙兵力，（一三三個對蘇聯四十師），飛機、坦克、大炮、機械化的比差，不久將可拉平。到了一九七五年，如果毛澤東未死或未被開槍，中共將有進攻西伯利亞的充份技術條件。」

俄、毛間的劍拔弩張，尖銳對峙，遲早將難免發生一場狗咬狗的惡鬭，而首先遭受毀滅者，當是偽蒙傀儡政權毫無疑問！

麥積山之六朝美術

張紫桐

談到西北遺物，大家祇限於敦煌。實則今日敦煌僅存壁畫，其他半為外人席捲以去。而麥積山之六朝遺物，如壁畫，藻井畫，造像，建築等等，壁立於千仞懸崖之間，幸得保存，其價值似不在今日之敦煌下也。余曾於三十六年夏秋之際，親往考察，搜集不少資料及圖片，擬寫一篇麥積山石窟志，無奈人事倥傯，繼而大陸淪陷，所有珍物未及携出。今者事隔二十多年，仍憑記憶所及略述一二，以告關心邊事者。

洛陽之龍門造像，大同之雲崗石窟，甘肅之敦煌石窟，世多知之矣。天水麥積山佛龕之偉大，為甘肅諸石窟之冠。而最奇之雄奇，實海內所無。其時代最遠者，有秦漢之史蹟可考；至佛龕之建造其可考者，最遲為後魏大統元年。近代未顯著於世，蓋有二因：一以遠在天水城南百里外，林壑深邃，山徑崎嶇，未若敦煌千佛洞距城較近，邠州石室之近在道旁。一以宋以後之記載，未能詳述勝蹟之真面目僅有題名及覽勝之題詠故也。按宋人所著太平廣記，記麥積山云：「青雲之半，峭壁之間，鑄石成佛，萬龕千室，雖自人力，疑其鬼功。」今北周李允信所建之七佛龕，及庾信所作之龍銘，尙巍然存在，誠奇觀矣。

◎壁畫

吾國壁畫之偉蹟，名工鉅製，流傳於寺觀石窟者，以隴蜀為最盛。近年敦煌千佛洞壁畫之被竊，西陲文物，煊赫於世。而魏晉以來，蜀隴同風，壁畫名手，如晉顧愷之，戴安道，宋謝靈運，陸探微，梁張僧繇，隋展子虔，唐韓幹，吳道子，作風各殊，展視瞭然。今據上虞羅振玉氏之高昌壁畫菁華錄，有數千種之多，皆外人竊自西陲者，然亦獲幸藏於海外，而余亦從未思及麥積山石窟，有六朝壁畫。昔讀任士言先生遊麥積山記云：「洞一佛像，皆石洞，頂作井幹形，垠以灰泥，書法華經，繪事極工」。即留意久之。茲遊石窟登七佛龕，龕在東閣三大佛像之頂上西偏，相連七大石窟，一窟寬八尺，深丈許，上為大佛坐像，兩旁立菩薩六，有老翁，及女像，皆極精雋，高均七八尺，鑿巖石而成。龕外東西有護法神，威稜可怖。神前二長石柱，有唐宋人題名，龕前有二尺許之石階，階前接木梯數尺，俯視絕壁萬仞，怯者不能登，登亦不能久立，上世傳聞有木闌干，久已毀。遊人禮佛者，携表紙於此拋下，飄蕩空中，良久落於林際，殊可觀，如散花然，習俗久沿如此。蓋龕之上層，今已殘毀之巖窟，即古散花樓也。由龕前木梯上而仰視之，龕頂壁畫，古穆在目。盡七窟之長，分三段，悉畫佛故事，環以頻迦異獸，貝多龍羅，天網瓔珞，種種莊嚴，偉妙絕倫，高可四五尺。在此壁畫之上，有巖石上覆，中間已墜毀，僅餘東

西二角，全為藻井，即石質之天花板也。在東者餘七方，每方可二尺許，畫佛故事人物等。在西方者餘，向完整，睇視精絕：一人物，一殿閣，一人物車馬，丹青蒼古，獨能存於陰巖峭壁間，終古不見風雨日光之剝蝕。幸能留此遺跡，雖有狡者，不能攀也。而民國九年，天水有義國傳教士，曾取去壁畫數幀。尤以那順阿尼魯者向龍取水，無論神態衣褶佈局比之文藝復興三傑的作品，不知超過若干倍。

◎造像

石窟造像，皆因巖鑿造而成，其石質俱為紫褐色之水成巖，山勢陡起獨峯，遙望之如農家積麥狀，實類一立體之圓柱形。三面削成，最初為天然之許多巖洞。自營造佛龕，經中古時期之疊次增造，遂積成數百千窟之大小佛龕，千萬尊之石質造像，縱橫上下，宛似蜂房戶牖。如此偉大奇觀，窮極工麗，無異一小立體之雕刻物，其藝術之奇妙，遠非龍門雲崗可比倫。就造像而論之，可分四大區域，以數丈大之佛像為中心，附列之石窟，大小造像，似皆統屬於此最大佛像之範圍內者。

①睡佛石窟 在山之東隅，石窟中像長二丈餘，恬然垂目，背後環立石像頗多意態閒適，深恐驚醒臥佛。窟前舊似有石磴可升，今須架梯而入，徑亦不甚陡峭。

②東閣石窟 有極大之釋伽立像一尊，不止為丈六金身，高可五丈餘，旁侍二菩薩，其高亦略等，森立峭壁之間，像之足下，有石窟十餘層，右列有數十層，皆不能達。左列窟閣四層，樓梯之建築物尚存，惟奇危迴環亦不能達。左頂角為千佛洞。最大者為四十八佛長窟，頂上偏西為七佛閣，閣西為牛堂，今尚可達。七佛閣頂為散花樓遺址，其上層猶存插棧之空洞無數。金字塔從平地築起，已舉世同欽。這些削壁萬仞，邊築邊刻的工程偉構，真令人不知從何想起。

③中閣石窟 有極大之地藏王菩薩像一尊，旁亦侍二菩薩，較東閣之釋迦像略小，牛堂在此區域之東北閣，本有棧閣，架梯可通。鄉人常云：「古代可東進西出」，今棧架久毀，不能互通。地勢較東閣為低，而附列之石窟，亦可以百千計。所謂千佛洞萬佛龕，均在此兩大區域中矣。

④西閣石窟 此窟區域，較東中二閣稍小，有觀音菩薩像一尊，莊嚴自在，製作極妙，於半巖中湧出極大之蓮花，花中幻成一威神，昂首嚮動花中，對着慈祥的觀音菩薩，宛如一善良的媽媽，要責備頑皮的孩兒，僅用「栩栩如生

「四字來形容，簡直只能道出百萬分之一。左右有石刻獅象，俯仰自如，亦極盡其妙。中爲菩薩坐像，附列之佛窟不多，此爲山之極西隅，亦有樓梯，蓋似與中閣相連，久已殘毀，不能攀升。

諸石窟之造像，有原刻石質者；有於石像上加粧變塑繪者。西閣之觀音，純爲本來之石刻造像，六代風度，完全保存。其他諸小窟中，凡人跡不能到達，而自遠能望見之諸石像，大抵皆未加粧塑，神采飛動，奕奕如生，而東中兩閣，與睡佛石窟，及人跡可到達之千佛洞，四十八佛長窟，七佛窟，牛堂之大小佛像，均加粧變塑繪，尙存隋唐以來疊次塑飾之痕跡。固有湮沒本來藝術價值之慨，而其粧塑上之優美，亦有可貴者。七佛窟三面壁上之粧塑，繪事雖出明人之手，古畫悉被掩沒，而壁端有三層小佛像，皆爲半面浮雕，貼懸壁端，古代之貼金猶存，其爲六朝時物無疑。每層有佛像二十三尊不等，長七寸許。每龕計二百餘尊，七龕盡然，共千四百餘尊，此種粧塑，蓋所謂影壁也。

◎建築

我國古代美術建築物之存在於今日者，寥如星鳳，無論秦漢宮闕之遺跡，僅供遊人於宿莽廢邱，西風殘照中之憑弔；即元明營造之眞面，亦難睹矣。麥積山石窟之營造，其有史蹟實證，最近當遠在後魏北周。以純係石質之宗教性的偉大建築物，巋然存在今日，其用木質架置閣道之部分，雖經後代之累次燬燬；而其規模之舉犖大者，依然無恙，得非至幸。西人盛讚希臘巴登農之石質建築物，以爲「石類生命之花」，環視宇內，麥積石窟，確爲中國今日巴登農。而尤有異者，麥積石窟，與洛陽永寧寺之營造時期，既相接近，架木建造之工程亦相類似。於永寧寺記載之詳略處，亦可想麥積石窟，在北魏初建成時之富麗堂皇。不幸永熙三年二月，永寧寺浮圖被焚，火燒三月不滅，周年猶有烟氣，寺之存在僅六十六年而已，乃藉伽藍記之記載，二千年後，猶可想見其彷彿。而麥積石窟之建造，頗似永寧，今尙巍然無恙，試就其石木鐵三種工程，分別觀察而略述之。

為「西藏行程」加註

看完了中國邊政第三十六期第二十八至三十三頁的譯著「西藏行程」之後，我立刻想起了多年前在美國出版的一本地理雜誌，英文名字叫做「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因爲該雜誌刊載過同樣的故事。果然，在它的舊書堆中，找到一九五五年七月份出版的那一期（Vol. CVIII, No. 1），而且首篇報導（一—四十八頁）即爲「我在禁地拉薩的生活」（My Life in Forbidden Lhasa），是一個名叫 Heinrich Harrer 的奧國人寫的。

①石質工程 全部工程，悉因巖石鑿造，石窟之建築，即所謂「穹窿屋頂」與「穹窿地窟」，多見於西洋「文藝復興」以前之建築。此種作法，完全以算學與理解爲主，唐李淳風，九章算術注，即於取徑圓有所發明，推而上至後魏，自有精蘊於數理之法，惜皆不得其傳。在此三面壁立之立體上，鑿窟造室，確爲美術建築的奇蹟。尤其是柱頭有雄大的斗拱，在外面挑着屋簷，在內部承托梁架，充份的發揮了中國古代建築的特長。它巍然屹立二千年以上，至今仍完整如初，證明它的結構工程是如何的堅固和合乎科學原理。在重要部分，與大佛像同樣施以赤金大紅之浮雕裝飾，均隱顯可見。而特別雄偉之石梁，長柱，窟頂，觸處流露其永不毀滅的安全感。如東閣之四十八佛長窟，每像之高，略與人等，坐列長窟，窟徑極仄淺，經過時用兩手摩佛頭，虔心誦經，以吸引住怯懦心理，忘却後顧萬仞之險絕，原來是粗石之佛頂圓光，已發瓷釉光澤，取火燃燭，光可鑑人。

②木質工程 關蜀交通，古稱艱險，秦時有金牛通蜀之傳說。自漢以來，創設棧道，乃爲唯一之交通妙術，其遺跡今多有存在者。麥積石窟之木棧，乃採取棧道之方法，疊梯連棧，溝通南北，其距離高者，恒特曲折，手攀足踏，務極盡如人身。爲了適應結構上的不同需要，裏外共用了五十餘種不同的斗拱。古人極言製作之精巧，往往謂之鬼斧神工，用這樣的字眼來形容中國古代木構建築所達到的高度藝術水準，真是再恰當沒有的了。棧梯之燬型可考者，爲宋元符元年，明時木棧爲野火所燒，清代回亂亦有焚燬，以致三大佛區域，不能互通；而西閣棧道之存在者爲最多，修補登陟，亦不大難。今日露立之三大佛像，當年應有殿宇覆之，焚燬以後，巖石上燒餘之木棧方孔猶歷歷在目。

③鐵質工程 巖壁鑿石架梯，皆用鐵質鉤盾聯系之，無殊今日之鋼骨也。七佛閣小有洞口之鐵盾柱鉤，已呈紫色，凡棧道之木架，皆以鐵條鉤牽之。餘之木棧中，方鐵條到處可見，東閣大佛面部損壞處，有鐵質流露。想造大像時，石質稍嫌粗鬆，以鐵加固之。寺僧又謂山中鐵質工程最大，中閣有一洞，貯存古代建修時鐵工諸用具，今不能入，相傳如此云。

楊和璫

那是一篇追述他從印度的戰俘營和他的一個名叫 Peter Aufschnaiter 的同伴，逃至西藏聖都拉薩以後，而終於成爲達賴喇嘛的家庭教師的故事。在該文的末了，地理雜誌的編輯特地用小字體註明 Heinrich Harrer 曾以放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爲題，出版了一部專著。該書之英譯本，在紐約及倫敦印行後，頗爲暢銷。

當我把陳竹七先生的譯著「西藏行程」與 Heinrich Harrer 先生的英文

原著 "My Life in Forbidden Lhasa" 兩相對照之後，發現陳先生的譯文應該是根據 Harter 先生的原文而來的，只是譯文省略了一些原文的段落而已。因此，如果陳先生不是另有所本的話，他的譯文應當是「摘譯」，而且原作者不是 R. Kenler，而是 H. Harter。

不管是全譯也好，是摘譯也好，而故事的內容却確有其事。我要「加註」的理由，是因為多年前，當我看完了哈拉 (Harter) 先生的原著之後，曾向蘇康旺清格勒先生及其家人請教過一些該文的細節。當時，我和蘇康先生不但在鄰居，而且也同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研究。所不同的是他是：遠東學院聘的研究員，而我則為自費留學的研究員。現在我任教於美國華盛頓州的愛蘭之堡 (Ellensburg)，而蘇康先生伉儷則於其最大的弟弟臨希公在西雅圖仙逝後不久，即返臺定居。

蘇康 (Surkhang)，這個名字，在哈拉先生的原文中提起過好幾次，如第十八頁有下面的一段文字：I managed to save three persons from drowning, among them The 14-year-old son of Foreign Minister Surkhang (蘇康)，陳竹七先生譯文三十一頁頭兩行，並未將 Surkhang 這個名字譯出來。他在第三十一頁却把 Surkhang 譯成「蘭漢」——「外交部長蘭漢把他的一座精美別墅借給我。」這是從原文第三十一頁來的，原文如下：Foreign Minister Surkhang (蘇康) offered me one of his villas in a charming suburban garden.

這裏所謂的外交部長蘇康 (Foreign Minister Surkhang) 是指目前在臺北服務於西藏噶倫辦事處的蘇康旺清格勒先生的父親。其實，老蘇康先生當年在拉薩的地位是在四位噶倫的領導下，掌理外交事務。後來，小蘇康先生（即現居臺北的旺清格勒）被達賴政府選任為噶倫，成為當時四位噶倫中最年青的一位。小蘇康先生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夏天護送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安抵印度之後，才脫離原職，先到倫敦住了幾年，後來又在西雅圖住了幾年，去年才返臺定居。

那個被哈拉先生從水中救起而不致滅頂的十四歲少年，是蘇康旺清格勒先生的異母弟；，就因此而建立了哈拉先生與蘇康家的親切關係。後來，當哈拉先生打算我一個房子在拉薩定居時，蘇康就騰出了一座郊外的花園別墅給他住。幸而蘇康旺清格勒先生夫婦皆不識漢文，否則，當他們看見這個與他們家有密切關係的故事而不提及其名字時，一定會大為驚訝！

除了補充以上這點與蘇康先生有關的事情以外，譯文中還有一些值得商榷

的地方，我僅列舉數則於下：

一、陳竹七先生譯文第二十九頁有一個註：「舍利子為西藏的保護神」。這「舍利子」三字，是陳先生譯英文原文中的 Chenezi 而來的，而哈拉先生的 Chenezi 則為譯寫藏文

按照拉薩話的發音將該西藏字譯為成按照國語發音的漢字，倒與「今來世」三個字的發音略近。為了讓讀者不致發生誤會，將西藏字的原文附上最好，否則，用羅馬字母代替藏文字母也是為學術界所採用的方法之一。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所採用的羅馬字母拼寫西藏字母的方法，我認為相當簡便，其規則可參閱國立政治大學於民國五十九年七月出版的邊政研究所年報第一期第二九七—二九八頁。按照這種羅馬字拼寫法，「今來世」的藏文羅馬字母拼寫該是 Sgyan-las-grigs。這三個藏文字是譯梵文菩薩名 Avalokitesvara 而來的。漢文通常譯成「觀世音」或「觀自在」。

二、譯文第三十頁第二段提及一個名叫「謝布」的著名人士，其實「謝布 (Shape)」不是一個人名，而是對西藏「閣揆」的尊稱。英文原文第十三頁的左半頁已有說明，可惜陳先生沒有譯出來。Shape 的藏文拼法是 Zhabs-pad，用漢文音譯，可寫為「夏佩」。原文同頁之右半頁的第二段提及 [Tsarong Shape 這個名字，也就是譯文中的所謂「名叫謝布」者。其實 [Tsarong 是從藏文 [Tsha-rong 來的，這是「個家族的名字。[Tsha-rong zhabs-pad 譯為「閣揆」的官員，就是擦戎閣揆的公子，他的英文名是 George (George Tsarong) 的官員，就是擦戎閣揆的公子，他的英文名是 George 是他在印度上學時取的。目前在臺北的蘇康先生及字托先生，都曾任達賴政府的閣員，按照西藏的禮俗，皆可以「夏佩」加於其姓氏之後，而尊稱之為蘇康夏佩及字托夏佩。

三、在政大上了胡耐安教授的「邊政通論」以後，我就不願意再用不雅的或是不敬的字眼去譯寫邊疆民族的專有名詞了。因此，我認為既然「喇嘛」兩個字是用來譯寫藏文 Bla-ma 兩個音節，就沒有理由再加上口字旁，讓讀者看見「喇嘛」兩個漢字而產生一種「番僧」的感覺。

當然，對於一些正常而又沿用已久的專有名詞，我們也就不必另外譯寫了。如「布達拉」不必按照英文字樣之 Potala 而另譯為「波塔拉」。

在陳竹七先生的譯文第三十一頁提到當第十三輩達賴喇嘛逝世後，拉薩政府派人到青海去尋訪靈童的經過情形。當那位兩歲左右的靈童認出了一位來自色拉寺的高僧竟穿著破爛的衣服而化裝成一個僕人時大喊 Sera lama. Sera lama 一陳先生將 Sera lama 譯為「西域喇嘛」，而「西域」二字無論在含

義上或譯音上皆不比「色拉」二字恰當。要是陳先生把英文原文同一段的下面「句話也譯出來了的話，也許就會覺得「西域」二字不合適了。其原文為：

We could hardly believe our eyes, for the priest did, in fact, come from the Sera Monastery, 意即「我們難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為那位高僧確係來自色拉寺。」

四、關於陳竹七先生的譯文與英文原文在內容上有出入之處，且舉幾個實例如下：

1 譯文第二十九頁稱「達賴喇嘛的母親，坐在波塔拉宮二樓房屋的一張寶座上，……。」原文第六頁中，只是說達賴喇嘛的家屬是住在布達拉山麓的一座三層樓房的大廈內。當原文作者哈拉先生與他的同伴一道去拜見達賴喇嘛的母親時，她是坐在二樓接見他們的。

譯文第三十一頁稱「祇有一位女人，能够得達賴喇嘛的手觸賜福，這位女人就是「雷母」……。」原文第二十頁是說「在達賴喇嘛的家屬以外」，祇有一個女人能够得到他的手觸賜福。那位女士就是「金剛母猪」。原文寫的是 Thunderbolt Sow，在別的英文著作中也有譯為 The Diamond Sow 的，皆譯自藏文 Rdo-rje Phag-mo，即「金剛亥」或「光明天女」。

2 譯文第二十九頁稱「每日日落時，拉薩居民紛紛去巴克荷拜佛，這是一條環繞寺院的大街，……。」又在第三十頁稱「巴克荷廟前的一根大旗桿倒下，……。」從原文第十三與十六頁中，以及第七頁的拉薩市區地圖中，很明顯的可以看出巴克荷 (Barkhor) 不是一個寺廟的名字，而是一條環繞拉薩市中心最神聖的大招寺之大街。而且，原作者是說每天黃昏時刻，大家都沿着巴克荷遛打，並不是說去那裏拜佛。

3 譯文第三十頁下半頁稱哈拉先生曾替擦戎「謝布」家中設計了一條「自來水管」，並監督施工完成。而原文十七頁是說建造了個噴水池 (fountain) 。

譯文第三十二頁稱哈拉先生和他的同伴「又被請求為拉薩城建造一座自來水廠……。」而原文第三十一頁是說應邀去研究一下裝置現代化排水設備 (Modern drainage) 的可能性。

譯文第三十三頁稱「聖城內凶兆迭起——一座廟宇的屋頂上突然噴出泉水，……。」而原文第三十六頁是說：有一天，正是酷暑之日，居然有水從大招寺的屋簷角上滴下來；這不是一個好預兆，有人以為這些水滴就是神的眼淚。

4 譯文第三十三頁稱達賴喇嘛學英文學得很快，「發音常有西藏語尾音。」而原文第三十六頁是說：他用秀麗的藏文字母註每個英文文字的發音，而且學得很快。

譯文第三十三頁又稱達賴喇嘛「已經練成了分身法」而且「可以身在波塔拉宮，而用精神指揮」哈拉先生「在加多克 (西藏西部) 的廟宇內工作，他對於自己的法力深信不疑。」我現在把原文第三十六頁中與上面這段話相關的部分譯出如下：達賴喇嘛私下：「向我透露說，他正在學分身法，要把精神從自己的肉體中分出去。等他覺得自己完全有了把握之後，他將打算派我到西藏西部的加多克去執行一項特別任務，而且要在布達拉遙控我的行動。『佛爺，』我微笑着說，『等有了那種法力的時候，我就信佛。』」

在全文的最末了一段，陳先生的譯文稱：當哈拉先生到達了錫金時，他心中「突然發生了一種預感，」而且「相信達賴喇嘛的系統，到此已告結束，……。」而哈拉先生的原文最後一段是說：「當我到達錫金時，我想起了一句很久以前的預言，說第十三輩達賴喇嘛可能是達賴喇嘛世系中最後的一位。事實上我這位新為第十四輩達賴喇嘛的十五歲朋友，也從未安享過一天能够自主而又太平的政權。然而，我也憶起了當我們上最後一堂課時他那種充滿着希望的話：『走吧，亨利！我們會再見的。』」

五、在陳先生的譯文中，有些可能是排版的錯誤，如第三十頁的「和尚警察」，英文譯音是 Dob-Dobs，而不只是 Dobs。因為該名稱係從藏文 ltab-tob 來的。如第三十一頁下半頁：當第十三輩達賴喇嘛病重時，應該是在一九三三年，而長是一九三二年。又如第三十三頁下半頁有這麼一句話：「共匪軍艦開赴西藏邊境。」這顯然不是軍「艦」而是軍「隊」。

我認為在中國邊政中的每篇文章都是作者的心血結晶，因此，很敬佩諸位作家對讀者的貢獻。我是中國邊政的忠實讀者，每閱讀一篇就覺得多學到一些寶貴的知識。為了愛護自己所喜歡的雜誌，我覺得讀者除了付錢訂閱之外，也應該表示一些酬後的感想。希望我這幾個小註，可以使陳竹七先生的譯文錦上添花。

定設法幫助他完成應受的教育，使人才不致埋沒。清寒獎學金和補助費的例行分配辦法，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應當逐步改善，做到集中使用。對於蒙藏貧苦人士的濟助，也是一樣。多年積累下來的名冊，始終未加變更，其中雖然有人生活已經充裕，濟助原因早已消失，而依舊按月支領幾百元的生活補助費，致使真正需要濟助的人得不到實惠，這是非常不合理的。從本年度起，決定此後於每年度開始時，視受補助人的生活情況，重新核定一次。對老弱殘疾和鰥寡孤獨的濟助酌予增加，並調查真正貧苦無告的蒙藏人士，主動的發給生活補助費。有工作能力的人，如一旦生活發生問題，則設法幫助他得到就業、轉業的技術和機會。此外，在臺灣的蒙藏業務，有一項積極性的重要措施，本年度施政計劃中雖未具體列出，但是必須切實推行。這個措施，就是使復興基地的蒙藏同胞，成為海內外蒙藏同胞大團結的核心，並予以適當機會發揮潛力，擔負未來的艱鉅任務。

在海外，將側重「加強聯絡海外蒙藏同胞」與「編印蒙藏文宣傳刊物」兩個計劃項目。就蒙藏委員會現有資料統計：海外的蒙古同胞約四千餘人——旅美的約二千人——旅歐的約二千二百人，旅日的約一百人，旅印的約七十人；海外的西藏同胞約九萬人——在印度有七萬人，在尼泊爾有一萬二千人，在錫金有三千人在不丹也有三千人，在美國有一百餘人，在加拿大有二百四十人，在日本有三十七人，在瑞士有一千二百五十人，在歐洲其他地區有二百五十人。對這九萬四千餘蒙藏同胞的聯繫，應當是蒙藏委員會今後工作重點之一。不過為求聯繫普遍，自非派遣兩三個人出國所能為功，似應考慮先憑藉在臺蒙藏人士的關係，進而指導分佈在美國、加拿大、日本、西班牙、比利時、法國、西德、英國的四十名蒙藏留學生，協力進行。這種工作，要從感情的聯絡，做到理智的結合，所以現正着手計劃編印蒙藏通訊，報導政府重大措施，徵詢海外蒙藏同胞意見，按期寄給他們，也就等於按期訪問他們，從而為將來推行具體工作奠定基礎。再者，目前進行海外工作，尤須具有敵情觀念，務期制匪於機先。月初國際間紛傳越、韓南北和談消息，當時為防共匪乘機製造和謠，動搖海外人心，曾決定由蒙事、藏事兩處，以處長私人名義，分函海外各地的蒙藏重要人士，申明自由與奴役、民主與專制絕無妥協餘地，請其將政府此種堅定反共立場，轉告所接觸的蒙藏同胞，嚴防共匪統戰陰謀和活動。這也可以說是蒙藏通訊的序幕。

蒙藏業務向大陸進軍，應當是蒙藏委員會的最重要工作。但是，由於目前工作能力的限制，於本年度施政計劃中祇在「輔導國內有關蒙藏社團機構」項下列有「擴展藏胞反共抗暴工作」一目，又在「擴大政治號召」項下，列有「增強蒙藏維語廣播內容及時間」一目。因此，暫時祇能考量蒙藏委員會現有的條件，配合各有關單位行動。為了進一部開拓大陸上的蒙藏工作，亟應注意人才問題。歷年均曾計劃儲備重建蒙藏人才，今後更須致力培植光復蒙藏人才。

現就各種跡象觀察，西藏乃是將工作伸入大陸最方便的門戶；而西藏同胞，在臺灣的精通國語者不多，在海外的自然更是如此。所以接運藏生回國求學，要像獎勵僑生回國升學一樣，應當有個遠大的構想和通盤的計劃。

總之，任何策劃都是依據預測的情況和因素擬議的，情況或因素如有變化，則必變計以適應之。上述各節，自亦應隨時檢討，機動的加以修改或改進。垂言到任未久，見識容或未周，敢祈惠賜指正，時加督策，以匡不逮，而免貽誤。

崔委員長報告完畢，隨即進行質詢。

白大誠委員質詢時表示：本席認為方才崔委員長的施政報告，很值得我們喝彩。崔委員長對問題的研究很精細，報告的撰寫亦很精彩。更值得高興的是委員長打破過去肅規曹隨的辦事作風，主動的發掘問題，主動的解決問題，此正表示大力推行行政革新的決心。今後有關蒙藏委員會的工作，在崔委員長的苦心經營之下，將必定煥然一新。誠如崔委員長所言，今後的工作重點為教育海外的蒙藏青年，及團結海外同胞，加強對祖國的向心力。但限於經費，一切計劃工作，常不能付諸實施，今後希望能儘量爭取經費，勉力而行。尤其是對於團結海外同胞的工作，更須大力展開。駐海外蒙藏同胞，都會派代表參加總統華誕慶典，代表成員有博士、專家學者，都是集一時的俊彥而成。前年本席曾與一位歐洲回國致歐國的代表閒談，他說蒙藏同胞已在美國建築喇嘛廟，並問是否臺灣有建築此類信仰中心的計劃。當時，本席告訴他，過去曾有計劃，並已向有關單位建議。希望蒙藏委員會，在適宜時機、及經費和政府的允許下，建立成吉思汗紀念堂，則對海外蒙藏同胞，將產生莫大的向心力。

吳雲鵬委員表示：本席認為就崔委員長的經驗、學識、及對蒙旗事務之了解而言，蒙藏委員會可說深慶得人。方才崔委員長言，蒙藏委員會的工作，常限於經費，而不能按照計劃，逐步推行，誠屬可惜之事。然在行政院蔣院長希望多做事的要求下，盼望於明年編列預算時，能够就委員會的工作，分門別類，盡力爭取，以利工作之推行。剛才白委員認為崔委員長能以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經驗，對學生心理，瞭解甚深，而對蒙藏生升學事宜，有所更張，實為值得興奮的事，本席亦認為蒙藏委員會能以家長的身份，對蒙藏生做督導、勸導、面談的工作，倍感欽佩。過去，對於蒙藏青年回國升學，就業的工作，做得很多。然對畢業後的進修工作，亦應加以注意，以利將來從事光復大陸之工作。其次，對於如何團結自由地區海內外蒙藏同胞，使之成為蒙藏同胞的核心，本席亦有建議意見，請崔委員長予以注意。本席認為人類對政治皆存有欲望，因此，針對今年中央民意代表之增補選，希望蒙藏委員會特予注意，儘量擴大遴選蒙藏代表，參加中央之立法、監察工作。

榮照委員表示：本席有三點意見，請教委員長。第一：政府要求行政

革新，腳踏實地辦事，本席認為首應對蒙藏委員會之工作、組織、職權，確實予以明確規定。第二：方才吳委員談及，臺灣地區，中央民意代表已增補選多次，每次增補選，各地區都有代表產生，唯獨蒙藏地區，沒有代表參加，實為可惜之處。本席亦認為在政府號召團結的前題下，實有擴大徵求、遴選蒙藏人士參加的必要。因此，希望崔委員長向有關當局，傳達此項意思。第三：關於成吉思汗紀念堂的建立問題，已經談過很久，而政府始終沒有肯定的答覆。本席認為，興建成吉思汗紀念堂，對國家民族裨益甚大，希望崔委員長詳為計劃，並於短時間內，付諸實現。

劉錫五委員表示：本席為內政委員會委員，但本席認為蒙藏工作與內政同屬一家，是以本席亦來參加會議。同時，本席素仰現任崔委員長為有名學者，在人選上，是很合適的。而就施政報告言，內容很清楚，有條理、有步驟，本席很感滿意。在佩服之餘，本席亦提出二點淺見，就教於崔委員長：第一、蒙藏會培養人才的工作，本席認為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救濟純屬為消極性的工作，而教育才為積極的工作。但就保送辦法言，根據本席在中央大學的經驗，保送升學，於保送之前的準備及保送之後的補救工作，最應注意，以免損壞保送制度之原意。第二、向大陸進軍，為當前的一致呼聲，亦為千萬不能疏忽的工作，今崔委員長，提及向大陸進軍，誠為至理名言，然如何去做，除從培養人才一途外，是否尚有他徑可循，如何作侵入大陸的有關方案、計劃等問題，均希望崔委員長努力去做。如崔委員長真能向大陸進軍，則德莫大焉，功莫大焉。

楊俊生委員表示：本席認為蒙藏委員會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雖然蒙藏委員會的經費、人員不多，無法全力推行有關工作。但無疑的，蒙藏委員會的號召力很大。以往蒙藏委員會，亦有很遠大的施政計劃，但是常有難以推展的感覺，個中原因，本席認為是未能專才專用的緣故，因此，本席誠懇的盼望崔委員長對教育邊疆人才的工作，能澈底的按照計劃，逐步推行。

許占魁委員表示：本席認為邊政委員會與其他委員會不同之處有二，一為開會次數少，二為性質殊異。然蒙藏委員會與其他部會的職務、性能是一樣的。譬如，教育部主管全國教育事務，內政部主管全國內政事務。同樣的情形，蒙藏委員會主管蒙藏地區的各種事務，舉凡蒙藏地區的教育、內政、外交等事務皆包括在內，因此就主管範圍言，蒙藏委員會與行政院所屬其他部會，是稍有不同的。本席為蒙古籍立法委員，亦想就觀念、教育及經費等問題，提出淺見。就教於崔委員長。就觀念上言，本席深感二十年來，立法院皆未曾單獨

考慮蒙藏問題，蒙藏地區為我國一部份，故一切國家措施，理應以國家的完整性為考慮前提，而不應有不注重蒙藏地區的現象。過去，曾有少數人認為蒙藏地區，其地非中國之地，其人非中國之民，此種錯誤的觀念，容易造成偏差的現象。其次，有關蒙藏工作的推行，亦應由蒙藏委員會專員負責，才較適宜，亦較易收名正言順，事半功倍之效果。第二、就教育問題言：本席非常佩服崔委員長培養光復蒙藏人才之構想。誠然，今後的復國工作，全賴如何教育下一代的問題，故蒙藏委員會的重點工作，亦應以教育蒙藏青年為重。而對於蒙藏學生的保送升學辦法，本席認為應不惜任何的非議，而繼續維持下去。此保送制度的原旨，就是因蒙藏學生人數太少，為免下一代蒙藏學生與祖國脫節，乃有保送其升學之必要。第三、就經費方面言：過去蒙藏委員會的工作，常因經費的限制，致使無法展開有關的工作。今政府雖要節節開支，但節節，應是針對節節浪費而言，而對應興辦的事，相信仍會寬列預算，以利工作的進行。因此，為求蒙藏委員會工作之展開，亦有寬列預算，以利今後工作之必要。

崔委員長綜合答覆時略稱：第一：關於興建成吉思汗紀念堂的問題，在前任郭委員長任內，即曾有計劃，但因限於經費，奉令暫緩實施，今後本人將盡力爭取，然此非本人所能決定者，故尚希各位委員多支持。第二：就經費言：蒙藏委員會過去編列預算太少的原因，實際上是一般人對蒙藏委員會的工作缺乏了解所致。基於此項認識，本人認為今後爭取經費之道，全在於蒙藏委員會的工作表現，有了工作表現，相信爭取經費不是一件困難的事。第三：關於儲備重建人才與光復人才問題，當初儲備光復人才的構想，是基於光復的人才，不僅需要學識、能力；而且也須有氣魄、意志，使其在觀念上有遠大的抱負。第四：關於選送中央民意代表問題：在今年五月，前任郭委員長已有增選西藏委員名額之建議，今各委員先生提出此項問題，順此機會，提出報告。第五：關於蒙藏青年保送，優待辦法之問題：劉委員建議注意保送之前的準備，與保送之後的救助，本人認為此種意見確實高明，本人將遵照實施。第六：關於向大陸進軍的問題：本人認為在眼前客觀條件下，最充分、有效的做法，是從西藏做起，因為現有許多旅居海外蒙藏同胞，都是從拉薩出來的。然主觀條件上乃在缺少藏胞人才，故今後蒙藏工作，將廣為推展蒙藏青年的教育工作，接運海外蒙藏青年返國升學。第七：關於行政應以全國為考慮的問題，蒙藏委員會的業務很廣，但是現在情況異於大陸時期，過去不管內政、財務與蒙藏地區為直接的關係，易於推行。現在為平行關係，蒙藏事務須與有關部會協議，才能推行。

主席宣告，質詢及答復完畢。散會。

顯 恩 林

(2) 說概法語爾吾維

• 述敘來分部三句複、序語、分成子句：爲分可上法句在語爾吾維

分成子句一

• 等詞名動及以詞數、詞容形、詞名代、詞名：有的語主作一語主(一)

：如例

• 了會開們我

بیز مەبلىسىنى اچتۇق

• 六十一八二

ايككى سەككىز-ون آلتە

• 書讀生學

اوقۇغۇچى كىتەپ اوقۇيدۇ

• 務任要重的們我是習學

اۋگۇنۇش بىزنىڭ مۇدىم اۋوزىمىز

• 的好是的紅中色顏

رەڭنىڭ ياقىشىسى قىزىل

• 詞動與詞靜類各有的語述作一語述(二)

：如例 • 語述詞靜, 1

• 好很子孩這

بۇ بالا ياخشى

• ？ 娃是的來在現

كېلىۋاتقان كىم ؟

• 一第我

مەن بىرىنچى

：如例 • 語述詞動, 2

• 了始開議會

مەبلىس باشلاندى

• 了來天昨們他

اۇلار تۈنۈگۈن كەپتۇ

• 校學去我

مەن مەكتەپكە بارىمەن

• 族民個三十着住居疆新

شىنجاڭدا اون اۈچ مىللەت ياشايدۇ

：如例 • 等詞名代、詞數 詞名、詞容形：有的語定作一語定(三)

• 章文好了讀們我

ياخشى ماقالە اوقۇدۇق

• 了來年新

ايگى يىل كەلدى

• ？ 嗎息消個這了聽您

بۇ خەۋەرنى اڭلىدىڭىز مۇ ؟

• 票張兩親父我了給我

آتامغا ايككى بىلەت بەردىم

：如例 • 等詞名、詞數、詞副：有的語狀作一語狀四

• 下一嚕我

بىر يەپ باقاي

• 去天明我

مەن ئەتە كېتىمەن

• 候稍你

سەل تۇرۇپ تۇرۇڭ

• 好得講語爾吾維他

اۇ اۇيغۇرچە ياخشى سۆزلەيدۇ

• 語客接間與語客接直爲分語客 • 語客作以可都詞靜類各一語 (賓) 客 (句)

: 如例, 的式形格主有也, 的式形格 (客) 賓有, 語客接直. 1

• 了球打們我

توپ اوينىدۇق

• 書多很我了給他

اگر ماڭا نۇرغۇن كىتاپ بەردى

間的作動示表, 分部加附格從和格上加面後詞靜在是凡一語客接間. 2

: 如例 • 語客接間是都, 的象對接

• 了料飼喂馬給我

مەن اتقا يەم بەردىم

• 了收豐麥小的們我

بۇغدايدىن مول ھوسۇل الدۇق

語嘆感、語呼有還, 外語 (賓) 客、語狀、語定、語述、語主上以了除

• 繫聯的上法語有沒分成子句與中子句在們他, 等語入插

序語二

與語主在語客, 末句在語述, 首句在語主是般一, 序語的句單語爾吾維
不而, 前之詞心中在語定, 面前的語客接直在又語客接間而, 間中的語述

作動明說接直果如, 是況情的語狀。分成個一那的中子句是詞心中個這管
前之語主在, 首句在常常則, 子句個整明說果如; 前之語述在則, 態狀和
後其, 前在語狀間時: 的樣這是序順其, 時語狀多許現出時同中子句當;
間時: 次如序語的型典 • 語狀法方爲行或因原, 的目是着接, 語狀點地是
定: 語述一語狀法方爲行一語客接直一語客接間一語主一語狀點地一語狀

: 如例 • 前之詞心中各在語

اتامىن سۈنمۈكشەن آفندى امېرىكا استقلالى خطابنامەسىدەن

بىر يۈز اون يىل سۈك ايەنى 1885 (年酉乙) يىلىدا اۆزىنىڭ

انقلابى غايە (مسلک) سىنى تشويققا باشلاغان.

乙) 1885 第是就也, 年十百一後言宜立獨國美在生先山中孫父國國中

• 傳宣義主命革的他了始開代年 (年酉

成個那, 上分成個那在落音重輯邏, 變改而移轉的音重輯邏因以可序語

• 前之語述於位便分

句複三

：如例。種兩的詞連帶不和的詞連帶：爲分可一句複列並(一)

。凍結有沒地土是但，了雪下 **قار ياغى لېكن يەر توكلىمىدى**

• 習學去他，班上去我 **مەن خىزمەتكە بارىمەن ۋە ئۇنىڭغا بارىدۇ**

• 去天明者或，去天今者或我 **يا بۈگۈن بارىمەن، يا ئەتە بارىمەن**
دۈشمەنلەر كۈندىن كۈنگە چىرىپ كېتىۋاتىدۇ، بىز كۈندىن كۈنگە ياخشى

• 來起好的天天一們我而，去下爛的天天一人敵 **بولۇپ كېتىۋاتىمىز**

的句偏而，詞動的式形稱人是多語述的句正，中語爾吾維在一句複正偏(二)

在們它碍妨不並式形稱人有沒，的當充詞動的式形稱人中是都不並語述

• 的合結法方列下過通是要主句正和句偏。能功性語述的中子句

1. 用(爲) **چۈنكى**，(以所) **شۇنىڭ ۈچۈن**，(爲因) **چۈنكى** (了爲)

：如例。來紀合結詞等

ۋاقىتىم بولمىدى، شۇنىڭ ۈچۈن سىزنىڭكىگە بارالمىدىم
時有沒我

• 兒那您去有沒以所，間

مەن تۈنۈگۈن مەكتەپكە بارىدىم، چۈنكى غرىپ قالدىم
沒我天昨

• 了病我爲因，校學去有

انقلابچىلار ۋەزىنى ۈزگەرتىش ۋە ۋىستۈرۈش ۈچۈن ئىنقلاب ئىمىلىرىنىڭ

قاتتىشىشى شەرت 命革踐實了爲們者命革 己自高提和造改須必

：如例。的式件條是語述句偏。2

ئەگەر قايتىپ كەلسەڭ، بىزمەلىسىگە بارىمىز
就們我，來回你果如

• 會開去

كىم تىرىشىپ وقۇسا، ئۇ كۆپ بىلىدۇ
多得懂就他，習學力努誰

分部加附格從或、格位、格與帶以可) 詞動形，詞動副是語述句偏。3

：如例。(

• 始開要就作耕，天春到一 **ئەتىياز كەلگەندە، تېرىم باشلىنىدۇ**

بۈگۈن ايدارىدە مەجلىس بولغاچقا، مەن ۈزگە كەچ ياندىم
因天今

• 了家回晚我，會有裡關機爲

سەن كەلگىچە، مەن بۇ ماقالىنى اوقۇپ چىقىمەن
以來你在

• 章文篇這完看要我，前

قاتتىق شامال چىققانلىقتىن، ماشىنا ماڭالمى قالدى
車汽，風大刮於由

• 了走能不

4. 正在述句語後面附加分部 ~ 如例。

بىز ايليمىزكى، جۇڭگو كوممۇنىستىك جۇڭگو ئاتقۇلاۋىش رەھبەرلىق قىلدى.

• 命革國中了導領黨民國國中，道知們我

維吾爾語詞彙

：維吾爾語的詞，按其構成情況，可以分作單純詞、派生詞、及合成詞三類：

一 單純詞

單純詞也就是維吾爾語的詞根，它是構成新詞的基礎，是基本詞彙的核心。

在維族固有詞語中，音節詞佔多數。如例：• 去 • 巴 • 來 • 進 •

• 通 • 過 • 給 • 茶 • 子 • 臭 • 山 • 飯 • 湯 • 麵 •

• 話 • 人 • 馬 • 水 • 秋 • 天 • 頭 • 人 • 手 • 腳 •

• 舌 • 語 • 言 • 書 • 筆 • 好 • 壞 • 學 • 校 •

• 黨 • 派 •

二 派生詞

在這一類詞中，數量最多，基本上是由單純詞加上後分部所構成的。

，僅有少數是加伊朗語來源的前分部所構成的。如例：• 減 • 少 •

• 增 • 加 • 說 • 直 • 接 • 食 • 堂 •

• 白 • 天 • 友 • 誼 • 志 • 同 • 鐵 • 匠 •

• 衣 • 服 • 開 • 始 • 中 • 立 • 的 •

維吾爾語的詞構成分部附加（尾語）非常豐富，構詞法是維吾爾語。

詞語構詞的主要方式。附加分部構詞法有下面幾個特點：

（一）一個詞根可以加上不同的分部附加詞，而構成許多派生詞。如例：

• 能 • 幹 • 的 • 做 • 辦 • 公 • 室 • 事 • 務 • 主 • 義 •

• 者 • 事 • 情 • 工 • 作 • 人 • 工 • 無 • 事 • 的 • 失 • 業 • 的 •

（二）許許多多派生詞中，有一個分部附加詞所構成的。如例：

• 工 • 人 • 工 • 作 • 員 • 作 • 家 • 作 • 家 •

• 學 • 生 • 語 • 言 • 學 • 家 • 鐵 • 匠 • 勞 • 動 •

• 者 • 政 • 治 • 家 • 社 • 會 • 人 • 士 • 模 • 範 •

• 愛 • 開 • 玩 • 笑 • 的 •

（三）一個詞幹可以加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分部附加詞。如例：

• 能 • 幹 • 奮 • 勇 • 鬥 • 爭 • 性 • 鬥 • 爭 • 鬥 • 爭 • 鬥 • 爭 •

باس-مه-چى-لىق • 衆刷印 • جلس-قوج-لىق • 性段階

：如例。象現的分部加附詞構加有也面後分部加附形構在例

باش (頭) • باشلا- (始開) • باشلان- (始開被) • باشلانغۇچ ()

(• 的步初，的級初)

توماس- (攔塞堵) • تومال- (攔被、塞堵被) • تومالغۇ (碍障)

詞成合

係關飾修是的見常。位單義語的定穩而新的成構則規定一照依根詞個兩由是

+ (親父) آتا > (母父) آتا آنا : 如例。詞成合的 (1 註) 係關列並與

آنا (親母)

آشازان (胃) > آتش (飯) + قازان (鍋) • قوليازما (稿手) > قول ()

• (本寫) يازما (手)

كۆز قازاننى (點觀) > كۆز (眼) + قاراش (看) • تۆمۈر يول (路鐵) >

تۆمۈر (鐵) + يول (路)

• (小) چوڭچىڭ (小大) > چوڭ (大) + كىچىك (小)

，礎基爲詞個一以是詞種道。詞音譜的用使泛廣種一有還語爾吾維，外此的詞有原是分部的綴附說者或；分部的繫聯音語有詞個這和常通個一綴附書

چاي-چاي • چاي-نان • نان • يان • يان • آرز-ماز • 少 • آلدراپ • سالدراپ • 忙急

意飾修些一加增構結個整給它，義意法語的定一着含包，分部音譜的綴附

• 物食的類一「點茶」的單簡指泛是而，「茶」指單不 چاي-چاي 如，味

語爾吾維是也，分部成組本基的彙詞語爾吾維是分成同共的言語族語厥突

• 馬 • ات • 手 • قول • 睛眼 • كۆز : 如例。礎基的展發與富豐彙詞

• 頭 • باش • 子孩 • بالا • 親父 • آتا • 麥小 • بۇغداي • 魚 • اېھلىق • 鳥 • قۇش

• 好 • ياخشى • 黑 • قارا • 白 • آق • 鍋 • قازان • 金 • آلتۇن • 果葡 • ألما

• 拿 • 百 • يۈز • 多 • كۆپ • 我 • مەن • 兒 • بال • 說 • سۆزلە

• 給 • تاشلا • 扔 • سۆزلە • 說

詞借些這，詞借的批大了收吸中言語些一他其從語爾吾維，因原史歷於由

語爾吾維代現在詞借語漢。語俄和語伯拉阿、語朗伊、語漢有要主源來的

• 係關的切密着有直一人漢和人爾吾維爲因。位地的要重爲極有佔中彙詞

：類兩的期近和的期早爲分可上體大詞借語漢，分來間時入借依

，傘 **سان**，里 **الى**，斤 **جيك**，菜 **سلى**，尺 **چى**：如例，的期早(一)

• 子辣 **سولە**，催 **چاى**，茶 **ياڭزا**，子樣 **اليم**，樓 **توغ**，肅 **الارا**，

，縫裁 **تېشەن**，金欣鐵 **داۋلى**，理道 **جوزا**，子桌 **سەپپۇن**，

• 幫 **باڭلا**，匠木 **مۇجەك**

社公 **مۇشى**：如例，的期近(二) **زۇڭلى**，理總 **شۆمى**，記書 **گۇڭشى**，

• 術戰 **جىنشۇ**，線路 **الوشە**，院務國 **گورۇپۇن**，場農 **لۇڭچياڭ**

• 球籃 **الەڭبۇرۇ**，筆鋼 **كاشى**，制體 **تېمى**，斷壘 **لۇڭدۇان**

，板鋼 **كاشەن**，司公貨百 **بەنكۇڭش**，團兵 **بېڭتۇان**，膏牙 **ياگو**

• 件 **الېڭبەن**

，話 **گەپ**：如例。詞用借其，早較也間時的語爾吾維入滲詞用借語朗伊

• 天春 **بامار**，花棉 **پاختا**，都首 **پايتەخت**，河 **دەرا**，法辦 **چارە**

• 人客 **مېھمان**，紙 **قەغەز**

• 的收吸漸逐下響影化文蘭斯伊在，教蘭斯伊仰信族爾吾維是詞借語伯拉阿

歷 **آدم**：如例 **خەلق**，民人 **كىتاپ**，書 **مەكتەپ**，校學 **تارىخ**，

• 治政 **سىياسەت**，命革 **ئىنقىلاپ**，作工 **ھىزىمەت**，史

術的用通上際國些有，的收吸漸逐後權政得取黨產共聯蘇在是要主詞借語俄

，想思 **ايدېمە**，劃計 **اپلان**，區 **دايون**：如例，入借而語俄過通也語

• 機拉拖 **تراكتور**，杯璃玻 **ستىكان**，床 **كارىۋات**，影電 **كىنو**

• 義主會社 **سوتسىالىزم**

借語漢的量大收吸了除。的大很是化變的彙詞語爾吾維，後之陸大據窃共中

以可，面方申引的義詞在如比。關有響影語漢和都也化變的面方他其，外詞

「了加增在現，(像硬 **قاتىق نان**)「硬堅」義原 **قاتىق**：子例列下出舉

的泛廣喻比的詞。(已自求要格嚴 **ۈزگە قاتىق تەلەپ قويۇش** 思意的，「格嚴

• 見意表發己自民人喻比來用亦在現，「鳴」義原 **سايراش** 如，用運量大

• 鳴大 **كەڭ تاشا سايراش**：如

言方爾吾維

方個兩爲分語爾吾維將可，況情同不的化同音子和化弱音母 諸和音母據依

• 言方布羅與言方喀伊郎，言

維的部南和部北「區治自」僞個整的什咯至西，密哈起東括包一言方喀伊
口入總族爾吾維疆新佔，人萬多十八百三有約大口人其，區地住居族爾吾

• 上以九十九之分百的

大的屬所縣犁尉的地益木里塔，東以漠沙大干瑪拉克塔在佈分一言方布羅
爾吾維疆新佔，人多千三萬一有約，區地分部的屬所縣羌諾在，區地分部
些一做別差要主的間之言方個兩這就面下。五十三點零之分百的口人總族

• 較比

圓是則言方布羅而，諧和位部爲現表多大諧和音母的言方喀伊一諧和音母(一)

: 如例。性整嚴的大很着持保，諧和唇

諧和的中幹詞 . 1

بوسما	بوران	بوسما	بوران
پوسما	پوران	پوسما	پوران
پوسما	پوران	پوسما	پوران
پوسما	پوران	پوسما	پوران
پوسما	پوران	پوسما	پوران
پوسما	پوران	پوسما	پوران
پوسما	پوران	پوسما	پوران
پوسما	پوران	پوسما	پوران
پوسما	پوران	پوسما	پوران
پوسما	پوران	پوسما	پوران

諧和的間之分部加附與幹詞 . 2

كۆل-دە	يول-دا	اۋى-لەر	اۋى-لەر : 言方喀伊
كۆل-دۇ	يول-دو	اۋى-لۇر	اۋى-لۇر : 言方布羅
(格位) 湖	(格位) 路	(數複) 屋房	(數複) 火

化弱音母(二)

，時分部加附的首起 ى 音母以上加， ا 的中根詞節音單的尾結音子以 . 1

: 如例。化弱不則言方布羅在而， (2 註) 化弱言方喀伊在

قال-قالب	آج-بېچ	باش-بېشى	آت-بېتى : 言方喀伊
قال-قالب	آج-بېچ	باش-بېشى	آت-بېتى : 言方布羅
(詞動副) 留	(詞動副) 開	頭的他	馬的他

爲化弱言方喀伊在，時分部加附些某上加， ا 的中節音後最幹詞節音多 . 2

: 如例。化弱不則言方布羅在而， ى

قۇلاق-قۇلاق	كىتاب-كىتابى	ايال-ايالىم	بالا-بالى : 言方喀伊
قۇلاق-قۇلاق	كىتاب-كىتابى	ايال-ايالىم	بالا-بالى : 言方布羅
朵耳的我	書的他	人婦的我	小孩的他

化同音子(三)

音濁按僅些有，時分部加附的首起音子上加， (根) 幹詞的尾結音子言方喀伊

化同順部全的音子爲現表則言方布羅而，合結則原的音清跟音清，音濁跟

：如例。

庫茲-ده 庫茲-لار 庫茲-ياز : 言方喀伊
 庫茲-زۇ 庫茲-زار 庫茲-زيم : 言方布羅

• (格位) 瞎眼 • (數複) 娘姑 • (去過) 了寫我

اس-تت

اس-سن

(格從) 烟

：有別差的要主，外別差些一的生產所象現音語由了除上法語在言方個兩四

：如例。式形種一有僅言方布羅，格(客)賓和格領的中言方喀伊 . 1

言方布羅	言方喀伊
河	دمريا-نك (格領)
	دمريا-ني (格賓)
天夏	ياز-نك (格領)
	ياز-ني (格賓)
馬	آت-نك (格領)
	آت-ني (格賓)
屋房	ئى-نك (格領)
	ئى-ني (格賓)

可則數複的言方布羅而，別區的數複單有沒稱人三第詞動言方喀伊 . 2

：如例， 加以

اولار بارىدۇ	اولار آلدى : 言方喀伊
اولور بارادۇلار	اولور آلدلار : 言方布羅
• 去們他	• 了拿們他

上加面剪分部加附稱人在常通，稱人一第時來將在現詞動的言方布羅 . 3

：如例。加不則言方喀伊而；

بارىمىز	بارىمىن : 言方喀伊
بارادىمىز	بارادىمىن : 言方布羅
去們我	去我

：同不法說的詞些有如此，小很別差面方象詞在言方個兩四

بۇرى : 言方喀伊 قوشۇق ايلگەك چىمىن

قلاینگکمه

• 蠟 蒼

قلیناق

• 子 鉤

ونساق

• 羹 羹

قاراشقو

• 狼

：言方布羅

：如例。有沒所言方喀伊爲，語用業行些一有言方布羅

• 等叉魚 توروشن • سانپاق • 猪小

言方次部南，表代爲犁伊以言方次部北。言方次個兩北南爲分再可言方喀伊近。言方礎基的 (اوينورم) 語爾吾維代現是言方喀伊。表代爲什喀以面書代現此因，大最響影展發的語準標面書爾吾維於對言方次部北來年十幾

(先) • 大最亦性同共的言方次部北和語準標

• 寫分線橫短加以裡語面書在詞成合的係關列並 (1)：註附

化弱以可也， 爲化弱可，定固分十不化弱的 中言方喀伊在 (2)

• 作映反只中言語面書在 • 爲

• قولىقيم : 爲什喀 (3)

(上接第49頁)

吉朗講話，吉朗覺得情形不好，但他是個硬漢，有寧折不屈的性格，所以應聲而出，只見蒙柯城向他舉槍說：

「你平時欺負我太甚，本來兩個叫驢不能在同槽裏吃草，兩個強人不能並立於一個處所，現在我要你的命！」

「你要殺我就殺好啦，別想我向你求饒命」

吉朗說完即脫其衣服，等候槍彈！蒙柯城的第一發子彈擊中了吉朗的腹部，吉朗立時不支倒在地上，但以四肢匍匐向蒙柯城靠近，好像是催促蒙柯城再來一個痛快子彈，蒙柯城再發一彈後，吉朗立時伸腿斃命，蒙柯城已知撞了大禍，立刻清醒過來，把手中獵槍一丟，掉頭就跑，附近的人看得清清楚楚，但却沒有一個人敢上前攔住或追捕，任他揚長而去！然而公道自在人心，冥冥中的報應，更絲毫不爽，大部分的鄂倫春人，表面上雖然對他敷衍應付，而實際上根本沒人和蒙柯城來往了，最後蒙柯城終於被一個叫做扎格達的醉漢搶殺身亡，曝屍在沙磧上，任由老鷹和野狼吞食。

另一個命案是弟弟在醉眼朦朧中打死了自己的哥哥，在一個風雪交加，氣候寒冷的傍晚，阿輪看到一個叫瓦克薩的青年，垂頭喪氣，無精打采的從阿輪的門前走過，阿輪順口叫他進來，叫他喝杯熱奶，並問他爲何如此的狼狽的樣子？瓦克薩傷心地哭道：

「今天早上，天氣特別冷，所以我於出門打獵前，多喝了幾口酒，走到林邊後看到遠處有一隻野獸在雪地裏一起一伏，當時我非常高興，躡手躡腳的接近那畜牲，只見牠還在那邊滾來滾去，起伏不止，我就端起獵槍，引發火線，對準牠就是一槍，那畜牲就不動了，等我跑上前去一看，天哪！那裏是什麼野獸原來是我的哥哥呀！」

「你哥哥怎麼會跑到那裏去裝野獸呢！」

「他爲了引誘野獸，時常是這樣裝的，唉！我真該死！」

「你既知道他常裝野獸，爲何不仔細看清楚以後再開槍呢？」

「當時我的眼裏所看到的是一隻活生生的花豹，爲了怕牠發覺有人跑掉，所以趕緊開槍，這也是我當時酒氣湧上心頭，根本沒有想到是我哥哥呀！」

「這就是你喝多了酒，才會撞出來的大禍！成吉思汗曾經說過一段訓勉人的話他說：酒是很好的飲料，但一定要適度，不要過量，喝一杯是人喝酒，喝兩杯是酒喝人，喝三杯就成了酒喝人！像你這麼一大清早，空着肚皮就喝一大把酒，那有不誤事的呢？記住！以後千萬不要再多喝酒了！」

瓦克薩坐了一會兒，傷心地走了去，阿輪心想，這地方人的朋友交惡，骨肉相殘，多半是爲了酗酒，太可怕，也太可惜了，此外她感覺到的，這地方的人還缺乏衛生常識和不受教育的情形，因此他們安於守舊，不講求革新和進步，而渡其原始狀態的生活，阿輪很想找個機會，開導他們。

(待續)

短篇小說

琳琳的悲哀

牟少玉



放學的時候，太陽快要下山了，琳琳離開學校，沿着公路的斜坡走回家去。沉重的車輛不停地從身後轟響過來，迅速駛下公路的斜坡，把一陣一陣迷濛的塵土捲揚起來，像烟霧似的散落在兩旁的田野裏，他的小心靈有如那駛過的汽車，在斜坡上沉沉下墜。

同學們譁笑的聲音，似乎還在他的耳邊響着：

「張琳琳，你的媽媽又到那個壞地方去了。」

「再過不久，張琳琳就要不姓張了。」

無疑的，同學們對他的嘲笑，使他的自尊心蒙受到深重的損傷。

這時，他不禁懷念起死去的父親，現在回想起來，父親在世的日子，是充滿了溫暖的光輝，當時的生活環境雖然並不寬裕，然而一種和諧的家庭之愛，却默默地滋潤着他幼小的心靈，他記得從前每天傍晚，他總在家門外面迎候歸來的父親，當父親的身影在巷口出現時，他總跳躍着跑了過去，於是便會從父親的手裏面接過來一包糖果或一串香蕉。

幸福的日子好像那沉落的太陽，父親去世以後，歡笑的生活便一去不返了，善心的何老伯雖曾答應替母親謀求一份適當的工作，可是許久以來依然沒有結果。家境越來越窮困了，父親生前些微的積蓄，已不足以維持母子兩人的溫飽，母親的臉上經常帶着愁苦的面容，往日的笑容已很少看見，在每天的飯桌上，只有一碗蔬菜，偶然在菜碗裏面發現幾片薄薄的肉片時，他總避免去觸動它，願意把它讓給母親，但是到了後來，母親却強迫地把它夾來放在他的碗裏，堅持着要他吃掉，等到他吃掉以後，她蒼白的臉頰上才湧起了一點愉快的微笑。

當他們的家境正陷入了極端艱苦的時候，李媽媽的影子却像幽靈似的闖進了他們的小天地中，李媽媽是他們的鄰居，自從父親去世以後，她便常常到這裏來走動，琳琳雖然只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然而他却知道李媽媽並不是一位正經女人，因此他對於李媽媽一直就懷着敵意。起初母親對她也是一種淡淡的應酬，也許由於窮苦的壓迫，竟使母親的態度改變了，常常和李媽媽在臥房裏囁囁私語，久被收藏的化粧品也開始使用了，每天下午便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到外面去，夜裏很晚才回家。

母親的轉變，深深地傷害了琳琳的心，當他想到同學們的譁笑時，他的心隱隱作痛，於是他恨李媽媽，恨自己的家，也恨自己的母親。

太陽已經下山了，琳琳踱進家門，院子裏冷清清的，一種淒涼的情緒不禁湧上心頭，他懶得掏出鑰匙來把房門打開進去吃飽，只倚靠着窗下的牆壁回想白天的事情。

夜已深了，許久許久，他才聽見一陣咯咯的皮鞋聲響了過來，他知道母親回來了，然而他仍舊站在窗下一動也不動，當母親進來發現他時，顯得異常驚訝。

「琳琳，這麼晚了你怎麼不進去呀？」

他倔強地垂着頭不發一語。

母親拉着他回到房裏，在電燈光下，他看見母親紅紅的臉頰和鮮豔的嘴唇，內心裏感覺到無限的羞辱，他索性賭氣地坐在床邊上不再理睬她。

「琳琳，你還沒有吃飯吧？」

「……………」

「是那裏不舒服嗎？」

他厭惡地皺皺眉頭。

母親打開皮包，拿出一張鈔票來遞給他道：「這，給你買糖吃。」

「不，我不要！」他抬起頭來大聲地說。

「為什麼？」

「我不稀罕這種錢！」

母親垂下手來，頹喪地凝視着他的小臉。

「媽，你每天到那種不好的地方去，同學們都在笑我！」他鼓起勇氣說。孩子的話，顯然刺傷了她的心，她嘴唇發抖，低垂着頭半晌無語。

「媽，明天你還去嗎？」

「是的，」母親的聲音低微而帶顫慄，她抬起頭來乞憐地望着他說道：「

你放心吧，媽不會做出丟臉的事情來。」

「媽，你爲什麼一定要到那個不好的地方去嘛？」他悲傷地嘶叫着。

經過了長久的沉默，母親的眼睛裏充滿了盈眶的淚水。

「琳琳，」她輕撫着孩子的頭悽然地說道：「因爲我們太窮，沒有錢來養活你啊。」

母親的話，像一隻無情的鐵拳，擊碎了他童稚的幻夢，使他開始面臨到冷酷的現實，這時，他才發現了金錢的力量，爲了金錢，才迫使自己的母親走向那不名譽的地方，才招來同學們無情的譏笑，於是，他絕望地哭泣了，適才間對於母親的一番恨意，現在竟化成了無盡的眼淚，他覺得母親真太可憐了，她這樣做，還不是爲了賺錢來養活自己嗎！

「媽……」他哽咽地呼喚着。

母親的眼角上，泛起了一線寬慰的笑意，把他拉向自己的懷裏來，一遍又一遍地吻着他帶淚的面頰。

第二天一大早，太陽便出來了，琳琳掛上書包向學校走去，這時，田野間有着一片迷茫的輕烟，他的心裏也有着一片淡淡的惆悵，一夜的工夫，他好像已經長大了十歲，對於現實的生活他有着太多的感觸。

在公路的斜坡上，駛去的車輛依然像往日樣的，夾帶着飛揚的塵土馳向遠方，他記得在每次離家上學的時候，母親總再三叮嚀他說，斜坡是一個危險的地方，要他小心行走，不要撞上了下坡的汽車，現在，他又走到斜坡的下面，斜坡頂上不遠處便是他的學校，他想到母親，更想到同學們的嘲笑。

矛盾的心情，使他痛苦而又悲哀。

一輛載貨的板車，正緩慢地在斜坡上爬着，拉車的人似乎已經顯得疲累了，額角上和臂膀上，流落着無數的汗珠，朝陽照射在汗珠上面，發出了點點的閃光。

當琳琳經過板車旁邊時，拉車的人用發喘的聲音大聲說道：「喂，小朋友，幫幫忙好嗎？」

琳琳停了下來呆望着他。

「幫我推上坡去，給你一塊錢買糖吃。」

錢，這熟悉的名稱，立時震動了他的心弦，他想到要是有了錢，生活便不會窮困了，母親便不會到那種不好的地方去了，同學們也不會再嘲笑他了，想到了這些，他的心情有着無限的激動，於是迅速地跨了過去，用力推動那沉重的板車，好像自己推動的正是那無情窮困，窮困消失以後，理想中的生活便會實現了。

沉重的板車終於被推上了斜坡，當他握着一塊錢的報酬時，內心裏有着驕傲的感覺，他覺得自己已經長大成人了，可以用自己的勞力去賺取金錢，像父親生前樣的，以終日的辛勞去求得生活的代價。

從這天起，他不再按時上學了，每天在斜坡上等候着，瞞着母親悄悄地幹着推車的工作，他認爲學校對自己毫無價值，值上學並不能解決家庭的窮困，更不能阻止母親外出，只有辛勤的工作才能換取金錢，他相信當母親知道自己能像父親一樣的賺錢時，必然會改變她再到那種壞地方去的念頭。

每天晚上就寢的時候，他總悄悄地在那種壞地方去的念頭。雖然在他的觀念中還不能瞭解金錢用途的大小，然而他確信自己所賺的錢必够家庭的需要，他計劃着有一天將要突然地把自己認定的巨額金錢交付給母親，使她有着意外的驚喜。

漸漸地，他蒼白的小臉被陽光晒成蠟黃色，頭髮上和衣服上撲滿了污穢的塵土，一双小手也變得粗糙了，但他的內心裏却充滿了自信和愉快。

一天中午，斜坡下面有一輛吉甫車拋錨了，司機許久還不能發動起來，乘車的人也顯得異常焦急。

「喂，要推車嗎？一塊錢。」琳琳熟練地過去招攬着。

於是，他和乘車的人合力把車子倒推回去，然後再慢慢地推向斜坡，在斜坡下面汽車發動了，乘車的人遞給他一塊錢的報酬。

這是一塊嶄新的錢幣，他珍惜地撫弄着，然後又謹慎地把它收藏起來。

上行的吉甫車剛駛上斜坡不遠，突然又損壞了，車身像斷繮的船，朝向琳琳倒退下來，路旁的行人在大聲驚叫着呼喊聲，等琳琳抬起頭來時，汽車已衝在他的身上，沉重的衝擊立時使他失去了知覺。

經過了長久的昏迷，他才逐漸醒了過來，這時，他已聽不見斜坡上面重濁的車輪聲，四周的環境是多麼安詳，他想睜開眼睛坐起來，可是眼皮却異常沉重，剛一轉動身體，全身都有着劇烈的疼痛，朦朧中他似乎聽見母親的哭泣聲，過了一會，他才看清楚身邊的環境，母親正流着淚守候在他的旁邊。

「媽，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醫院，」母親悲傷地說：「因爲你給汽車撞傷了！」

這時，他才記起了被撞的事情來。

「孩子，」母親痛惜地說道：「從前我不是告訴過你麼，斜坡是一個危險的地方，走過的時候要當心，你看，現在竟被汽車撞傷了，幸喜傷勢不重，還不會變成殘廢，琳琳，以後走路一定要留意啊！」

忽然間琳琳記起了衣袋裏的鈔票來，他想伸手摸摸口袋，看看那用勞力賺來的錢，現在是否還在身邊？可是剛一抬手，臂膀疼痛得無法舉動，他的心裏異常焦急，他就心在自己撞傷以後，袋裏的錢會被別人拿去了。

「媽，你摸摸看，我衣服口袋裏的東西還在嗎？」

母親謹慎地掀開被褥，從他的衣袋裏掏出來一大把錢幣。

「錢！她不禁驚叫起來：「琳琳，這是那來的錢？」

「是我賺來的。」

「賺來的？」母親懷疑地望着他。

「是的，這是我每天在斜坡上替別人推車賺來的錢。」

「琳琳，你爲什麼不好好讀書，要去替別人推車呀？」

「媽，我們不是很窮嗎？你看，我現在也會像爸爸一樣的賺錢來養活你了。」

「孩子……」她的心裏有着無限的感動，不禁流着淚俯下頭去，親吻着他的小臉。

「媽，現在你可以不要再到那個壞地方去了嗎？」

「是的……」她在孩子的耳邊哽咽地說。

「媽，你數數看，我賺的錢很多呢。」

她用發顫的手指數着手裏的錢幣，除掉三張五元的鈔票以外，其餘全是一元的錢幣，一共是二十九元，這個數目雖然少得可憐，然而它却代表着孩子的一番苦心，當着孩子的面，她不忍心使他失望。

邊疆故事——

疾

風

勁

草

(二)

胡夢飛

話頭已經引起問題的邊緣，這時才各軍官，七嘴八舌的提出一些氣憤不平的意見，紛紛斥責齊那不應該歧視我們，有的主張要離開黃旗營，有的主張請巴圖爾齊那一同到長官面前理論，有的主張和齊那硬碰到底，甚至還有主張以真刀真槍跟齊那幹一場！意見儘管不同，但他們一致認爲目前的問題，都是由於齊那的嫉妬心所引起的！

「你們的意見各有見地，但都不是解決面臨問題的辦法，我們各族子弟人人都有跟敵人一份血海深仇，齊那也不例外，今天的當兵吃糧，都是爲了要報仇雪恨，我們的仇敵是敵人，而不是齊那，相反的齊那是我們的戰友，齊那的所作所爲各位認爲是在打擊我們，但我覺得他正是在刺激我們和鞭策我們，我們正好接受此刺激，多多磨練我們自己，充實自己，對齊那以及他的部下，決對要忍耐求全，千萬不可以一時的意氣用事，發生衝突而生事端，以抵消雙方力量！希望各位好好記住我的話回去約束部屬。」

這時各哨軍官，才知道巴圖爾的所以對齊那的忍讓，完全出於爲國家爲民族着想的大公無私的心腸爲出發點，並不是對齊那個人有所畏懼，真是用心良苦。

「是的，這是很多的錢。」

「有爸爸賺的那麼多吧？」

「是的。」

他不禁裂開小嘴愉快地笑了起來。

「琳琳，以後你不要再去推車了，還是好好讀書吧。」

「我不推車，那來的錢養活你呀？」

「上午何老伯來告訴我，他已經在一個機關裏面替我找到工作了。」

「真的嗎？」他喜悅地低叫着。

「真的，」母親的臉上有着一種慈祥而堅定的光輝，「從此以後，我們不會窮了，媽也不再使你難過了。」

在這幸福的一瞬間，他似乎又隱約地聽見了斜坡上隆隆的車輛聲，長長的斜坡好像那艱困的環境，沉重的車輛似乎正滿載着他內心的苦惱，現在它已驅駛上坡頂，遠去，遠去……

，因此人人心悅誠服，對巴圖爾倍加欽仰，回到各崗位後，都將巴圖爾的指示各點，剴切曉諭他們的弟兄，要求大家切實遵守。在巴圖爾的隊伍中，也有齊那的人滲入進來，暗中把這些消息報告於齊那，但齊那因嫉妬心作祟，却仍然不予置信，繼續對巴圖爾作對。

三個月後，寧古塔東南地區約三百里處，長白山端的壯丹嶺一帶，出現了一股勢力雄厚的騎匪，匪首叫鐵背哈嗎，是一個不服教化的頑強人，嘯聚三兩百亡命之徒，在富爺嶺和兩江口之間流竄，肆虐民間，爲害行旅，黃旗營統領奇扎阿特將軍接奉討伐騎匪命令後，即將全營隊伍，分成馬、步兩翼，馬軍交給巴圖爾管帶，步兵交給齊那管帶，叫他們分成兩路，同時出發，巴圖爾的馬軍走遠路，從煙筒山抄率甸，向目標地進發。齊那爲了爭功，走出灤河即沿富爺嶺山脊向前鐵進，不料剛到富爺嶺，跟牡丹嶺交界夾峪，全軍被騎匪團圍包圍，因在夾峪之中，進退兩難，山腰上的鬍子，不斷的放冷箭，扔火把，谷邊的林叢，頓時燒得噹噹發響，弟兄們被箭射中，被火燒傷，死傷的已經有了四十餘人，正在萬分危急的時候，祇見騎匪們紛紛撤退，一小時的工夫逃得一個不留，齊那驚魂甫定，連忙差人去打探，並指揮隊伍，繼續向前推進，剛出峪口，

就看見三十來個騎兵人馬在扼守山頭，一位哨官見到齊那，趕緊滾鞍下馬，趨前打千，並說：

「解救來遲，讓官帶受驚了！」

齊那這才知道原來巴圖的部隊前來解了他的圍，心中好不慚愧！忙問道：

「你們官帶呢？」

「正在前面清掃殘匪，」

這才齊那忙着命令部隊，趕快向前挺進協助清掃，不到一個時辰，匪首鐵背哈鳴被巴圖軍隊所生擒，殘匪大部就殲，生存者狼狽逃散，巴圖交代匪首鐵背哈鳴回寧古塔發落！據哈鳴說：

「他本來一面包圍進入峪底的一支隊伍，想用火來圍攻，一面派一部分人馬，截擊任何來援的官兵，想不到嶺後突然出現了一支騎兵，來勢太猛，一時措手不及以致陣腳大亂而失敗。」

齊那跟巴圖見面之後，除了拜謝他解圍之恩外，心想自己過去對巴圖那樣壞，而巴圖毫不介意，並且在危急關頭，派兵搭救，從而對巴圖的品德大度，發出由衷欽佩。部隊經過安民以後，合隊一齊凱旋，回到寧古塔，繳呈戰果時，巴圖竟又說是跟齊那合力作戰，才把鬍匪打垮的！齊扎阿特將軍，一面據情奏報，一面下令將哈鳴斬首示衆，並發給羊酒等物犒賞官兵！不久撫軍轉示下來，巴圖、齊那均實授管帶，其他官兵各有封賞有差，至此齊那對巴圖更爲感激，從此兩人論交莫逆，成爲一對生死患難的好朋友。

六、獲麟兒逢手足雙喜臨門

凡人生活在安定中，日子似乎溜走得很快，巴圖離開阿輪，轉眼已經是半載餘，心想孩子已該落地啦！加上自己官升管帶，算是很順，但不知妻子情形，急着想找個忠實可靠的人打發回去看看，找來找去覺得祇有郝平較爲合適；有一天問郝平道：

「我們離開瓊瑋已經半年以上了，不知家中情形如何？我想派你回去看看，順便也帶點錢回去。」

郝平聽完管帶教他出長差，高興得嘴都合不攏來，忙不疊地答應下來，巴圖這才把幾個月來的餉銀和犒賞，換了百十兩官用銀票，另外買了兩疋土布，並給了郝平幾兩銀子做路費，叫他去馬廐，揀了一匹標口足的快馬，交代了幾句話，就讓郝平走了！那時郝平一心惦念着早見叔孀，加上馬兒脚力又好，所以行路之速比行軍快得多了，千里之遙，不到二十六天就趕到了瓊瑋，郝平見了叔孀，也送了兩件寧古塔的土產，並問起阿輪！阿提孀搶着說：

「阿輪上月裏生了個胖小子，給他取名布庫，聽說是巴圖取這個名字的，祇是阿輪老想念巴圖。巴圖現在怎麼樣？」

「巴圖現在是我們的管帶，率領上千的馬隊，好不威風，這次就是他

要我回來看看阿輪的！」

在格魯夫婦的引見之下，郝平見到了阿輪，也看到了剛滿月的布庫，郝平就把巴圖半年多來的際遇，詳細細細的說了一遍，並取出巴圖託他帶來的銀票和土布交給阿輪了，阿輪好不高興，高興得淚珠滿眶，格魯笑眯眯地說：

「巴圖今天的成就，完全是出於妳的鼓勵，相信他的前途，一定不可限量，這也是我們族人的光榮！」

當天晚上阿輪央求阿提孀幫忙，調製了幾色可口的菜餚，請來附近的幾位族人和格魯夫婦，陪着郝平、痛痛快快的吃喝了一頓。三天後郝平急於回營覆命，向阿輪及格魯夫婦告辭，阿輪和格魯夫婦挽留郝平再多住幾天，但郝平說：

「軍人是只能奉命行事，巴圖管帶教我住三天，再不能擅自延日子！」

「是的！軍人就是這樣，那麼我們也不好再強留啦，」格魯說。

阿輪特別交代郝平覆告巴圖，要一心一意向上，不要以家爲念！郝平既已圓滿達成任務，心情覺得輕鬆，回程腳力，就不像來時那樣急促，不知不覺中速度緩慢一點了，對於沿途景色也有興趣瀏覽了，他雖然是個大老粗不文的小夥子，但半年來在巴圖的身邊耳濡目染，倒也增加了不少處世的常識！一天行至海倫城，正好找一較好的一家客棧，準備打尖歇腳的時候，發現隣座有一男一女正在談話，而且說的正是達呼爾話，這一下可引起了郝平的好奇和注意，祇聽那女子說：

「大哥！我說再陪伴爹的靈位幾天，你却偏要急着走，像這漫無目標的地帶，天曉得那天才能找到二哥！」

「妳不知道爹多麼想念巴圖！他的病況因此而加重，至於不起，他臨終時還含淚叮嚀着我們一定要找到巴圖，我這是遵從爹多遺言而急着出來尋找巴圖，妳怎麼可以埋怨我呢！」

這談話中三個巴圖，提高了郝平的注意，他心想巴圖曾經說過，爲敵人洗劫而與父母兄妹沖散，至於生死不明，眼前這一雙男女，莫非就是巴圖的兄妹！倒要好好打聽一下，當即起身來，向隣座男女打個問訊，接着用達呼爾話說道：

「請問兩位是何處人！」

「我們是達呼爾難民，請問上下？」那位被稱大哥的答稱。

「我叫郝平，是寧古塔馬標黃旗營的護弁，也是達呼爾人，請教兩位上下，因何流落到這兒來的？」

「我叫巴博，她是我妹妹叫巴敏，一年前遭到敵人洗劫，我保護着父母妹妹逃了出來，未料我弟巴圖在被劫時，就和我們離散了，去向不明，至今毫無信息，我們跑出來後來到龍鎮暫住，母親去世以後，才來海倫，

做點小生意糊口，一面打聽弟弟的下落，不料我爹早幾天也病逝，剩下的就是我兄妹二人，準備向南去維艱尋找，」巴博說話的時候，巴敏偷偷彈珠淚！

「我有一位長官，正好名叫巴圖，也是達呼爾人，現在駐防寧古塔，官位是管帶，年紀却祇有二十多歲，從前聽他說過他家的情形，跟你所說的差不多，不知是否你們所找的巴圖？」

巴博兄妹聽完後，眼前一亮，兩人捉摸着郝平口中所說出的巴圖，論年紀吧正在巴圖那種年紀，論名籍又是那麼巧合，論武藝巴圖是有兩手，但對這官位高，却是有點懷疑，他倆想不到巴圖離開了一年多的時光，竟能升到官帶？當時兄妹倆邀着郝平坐在一桌邊吃邊談，並請求他領着他兄妹同路去寧古塔看個究竟，郝平當時雖感到有點為難，但又怕這兩兄妹，確是巴圖所渴念人的話，將來被他們埋怨一輩子，於是勉強的答應下來。

第二天一早，三人就一同起了程，可只是一匹馬，而人是三位，照巴博的意思當然是要郝平騎着，他倆兄妹隨後步行跟着，但郝平却認為如由他騎馬，讓兄妹步行跟隨不但垂不好意思，而且腳程更慢，因為軍人經過苦練，跑路快而不覺得太累，三個人為此事爭論了半晌，最後還是由巴敏騎馬，巴博跟郝平緊緊步行相隨，一路上說說笑笑，倒也解了在這荒野中旅行的寂寥，同時郝平將巴圖已經娶妻生子，以及自己此次奉巴圖的派遣而到瑗瑛的任務，一一告訴了巴博兄妹，兩兄妹聽完後，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巴圖的成家立業，憂的是萬一這位巴圖又是另一個別人的話，豈不空喜一場而落空？在此人海茫茫，何處是巴圖所在地？又不知何年何月能找到巴圖？郝平則是憑着他樂於助人的一念好心，愉快的領着這兩位兄妹趕路，日後果然因此大得巴圖的信任。

郝平等三人一路曉行夜宿，大約七天的光景，走到了寧古塔，郝平領着巴博兄妹來到營房，他自己向值牌官掛號，銷了假以後，將巴博兄妹安頓在一個休息之處，然後逕來拜見巴圖，報告到瑗瑛見到阿輪和格魯等情形，巴圖對他慰勉有加，聽到家中平安以及阿輪生子，心中非常高興，這時齊那管帶也聞訊進來，趕着道喜不迭。郝平又將在海倫城遇到兩位兄妹，叫巴博和巴敏的情形說出，巴圖一聽急問人在那裏？不容稍事耽擱，拉着齊那跟郝平，就往營門外跑，剛到巴博等休息處，巴圖一眼就看出自己的兄妹了，巴博和巴敏祇見迎面而來的人，竟是衣冠楚楚的武官打扮，一時還認不出來，直到巴圖叫出聲來，兄妹才一擁而上，抱頭痛哭良久！巴圖才將兄妹跟齊那互作介紹，並一面引進營房，兄妹三人分別詳談失散後的遭遇，說到父母相繼去世，巴圖又是無限悲痛，暈倒在地，還是齊那百般勸解，才算安靜下來，齊那接着又說：

「今天巴圖管帶，一則天降麒麟，一則骨肉團圓，真是雙喜臨門，應該賀一賀，巴圖兄你看怎樣？」

「今天時辰已經不早了，我先要安頓大哥和妹妹，我看改天再說吧！」

「不行！今天你忙沒關係，就由我在那邊辦兩桌菜，先熱鬧一番，等把你大哥和妹妹按頓好了以後，再由你請客。」

齊那說畢，不由分說，就交代隨身護衛，趕回去吩咐伙仗張羅，自己仍然陪着巴圖兄妹三人，稍憩一回，四人策馬出營，到寧古塔市街，尋找房屋，結果在東街頭找到一座兩進店面房子，屋主是個旗人，要一百二十兩銀子，齊那跟他磨菇了很久，才算以一百兩銀子成交了，可是巴圖身邊的錢，不久前剛交給郝平帶去到瑗瑛交給阿輪，一時急了起來，還是齊那知道他會有困難，就隨手掏出一百兩銀票，跟屋主定下契約，言明馬上派人前來打掃，巴圖這才又到齊那的宴會，當晚巴博兄妹就住進了這所新房子，屋主暫住了另一間屋子，這是他兄妹倆一年多來第一次有了枕有了被的床。

經過幾天的休息，兄妹倆對住處的環境逐漸熟悉，生活也開始能够適應了，於是跟巴圖商量，在前面店面做點雜貨生意，免得要巴圖長期負擔生活擔子，同時也不至閒得無聊，巴圖自然同意，設法籌了一筆錢，交給巴博開始作小本生意。巴圖平時還是住在營房裏，偶而回來跟兄妹聚聚有一天晚上巴圖趁着巴敏不在屋，悄悄的對巴博說：

「大哥！我們離開一年多，不知妹妹有沒有心上人？」

「這一年多來，天天愁吃愁穿的在逃難中生活，還那裏有心思去找什麼心上人？」

「如此！那就好了，本營的管帶齊那，跟我拜把兄弟，他的人品你所見到的，這個人精明強幹，熱情篤實，他現在還是單身漢，我想把妹妹嫁給他，所以特地來跟大哥商量！」

「好是好，但不知道妹妹喜歡不喜歡他？最好你教齊那常來走走，看看妹妹對他的印象和態度再說如何！」

兄弟兩人這麼決定之後，齊那每隔三兩天來看，來來去去，巴敏對齊那倒很歡迎，又過了些日子，雜貨店正式開張，巴圖辦了兩桌酒席，請了自己和齊那營裏的幾位同僚，還特別請了郝平，一方面酬謝他們對自己兄妹的關照，一方面也算答謝齊那的回請宴，營裏派來的兩個伙仗幫忙做菜，菜都是巴敏親手做的多，她不僅做了幾份上好，純家鄉味的牛羊羊肉，還不知道從那裏買來了一大桶牛奶，客人們長久沒有吃了家鄉味，這一下越吃越誇，巴敏更格外高興，郝平仗着是管帶的親隨，又是今天宴會裏的特別上賓，喝了幾杯酒，竟冒失的朝着齊那說：

「管帶老爺，看你這麼大的官，連太太都還沒有，什麼時候才能喝到你的喜酒？」

這話一出，齊那竟滿臉通紅，囁囁的答不出話來！巴圖身旁的王師爺，是漢人，也是今天主客之一，趕緊打個圓場，朝巴敏眇了一眼：

「有什麼好害臊的！放着現成的喜酒，在等着我們喝咧，三小姐妳說怎樣？」

巴敏一聽話題拉上自己的頭上，答既不是，不答也不是，狠了王師爺一眼，一古腦兒攆進坐在旁邊的巴圖的身邊悄悄的說：

「二哥！王師爺壞死了。」

「妹妹！妳也不必害羞，男婚女嫁，是天經地義的事，祇要妳認為齊那不錯，這件事就包在二哥身上！」

「那妳曉得人家管帶老爺，看不中我這醜八怪咧！」

巴敏這樣仍在扭扭葫蘆似的在撒嬌，兩桌上的人，聽到她的這句話，除了齊那，巴圖和巴圖以外，一致起哄：

「看得中，看得中，保險看得中！」齊那正在要站起來表示他的心意的時候，巴敏對巴圖悄悄的說了。

「既是這樣，一切就悠兩位哥哥作主好啦！」

於是她就扭起身來，朝後面跑進去了！怎麼叫也不肯出來，一直到酒席散了，她才走出來分享由她特製的奶茶，又是一道純家鄉口味，大夥更是興高彩烈！

幾天以後，齊那來到巴家，巴敏躲進後屋決有出來，正好巴圖也在，三人坐定，巴圖表示他妹妹已經答應婚事，但以父死未久，屍骨未寒，須過百日以後，才能訂婚，再過百日才能結婚，附帶一點小要求，就是訂婚和結婚，一定要依照達呼爾族的禮儀！齊那對這些自然是滿口應允，從此就一心一意去準備辦理他和巴敏訂婚和結婚大事了。

七、戰敵軍聲威乍顯

一六五〇年初秋，羅利軍又不斷的侵入外興安嶺及黑龍江一帶地區，仍然是到處劫掠，殺人放火，劫後餘生甫經重整家園的居民，再度遭受蹂躪，真是千瘡百孔，支離破碎！這支敵軍人數在五千人以上，聲勢浩大，由一個叫哈羅夫者為首，很快就突破了沿着黑龍江口的走廊地帶，繞過瑗瑯，逕行前進佔領了伯力，當時的伯力城，是我國北端，與西伯利亞接壤的重鎮，也是黑龍江、混同江、烏蘇里江，以及松花江口的交匯中心，朝廷本來派有八旗一協領精銳部隊在此鎮守，在黑龍江，松花江口處也有派水師防守巡弋，但因這批敵軍，來勢兇猛而迅速，陸軍和水師祇好撤退到撓河混同江一帶扼守，並陸續向各地飛檄調集增援部隊。

寧古塔章京沙爾虎達接到飛檄後，即命令齊扎阿特迅速馳援，自己率領呼蘭哈爾所部，進駐依蘭，接替另一部隊任務，齊扎阿特軍部接到指示後，即刻下令馬、步標各營迅速整備，剋日開拔，巴圖，齊那正好是齊扎阿特所屬，自不免忙碌異常，巴圖還要對兄妹作一番安頓和交代，好在巴圖巴敏兄妹此時對寧古塔的一切情形，都已熟和習慣，雜貨生意也足夠糊口，祇叫巴圖安心出征，不必掛念，這時齊那跟巴敏已經訂過婚了，正在準備完婚喜事，奈何軍令如山，急如星火，結婚事只好暫時擱置，巴敏也唯有叮囑齊那一心作戰，不要以家中事為念。敵人看到哈巴羅夫輕易打到伯力後，認為清廷脆弱可欺，機不可失，又派斯德巴諾夫，接替了哈巴羅夫，得寸進尺，強行深入松花江下游，一時朝廷震驚，順治皇帝再令寧古塔章京沙爾虎達，力圖規復，其實此際各路大軍，俱已調配齊全，祇等令下出擊，寧古塔黃旗營的各族子弟兵，已挺進到泰得利，就在此處會合滿漢各旗精銳隊伍，跟敵軍展開一場血戰，全軍以巴圖的馬隊最為驍勇，又善於迂迴包抄，以是每戰皆捷，屢建奇功，沙爾虎達章京，並以四十七艘水師戰艦，在松花江口截殺了巨魁斯德巴諾夫，殘餘的敵兵被殺的被殺，逃的逃，有的竄入深山密林，嘯聚殘部，四處為害，貽下未來的禍患！朝廷命令各路兵馬，就地駐守。論功行賞，巴圖以戰功卓著，實充黃旗營統領，欽賜哈達，他的小妹夫齊那從此變或了他的屬下，郝平也被提升為哨官了。

黃旗營的駐防地撫遠，在松花江口北岸，距伯力不過兩百多里的路程，部隊官兵士氣高昂，又是新勝之師，餘威尙盛，倒也消閑自在，各地各族子弟，聞風專程來附者越來越多，對於兵源的補充以及部隊的擴編，都不足為慮，因為巴圖在此時正為章京所賞識，朝廷所倚重，一切都可以便宜行事；但巴圖處事謹慎，遇有重大事件，仍然要先行請示章京定奪，從不肯擅專，因此沙爾虎達章京對他更為器重。

連朝大雪，寒風刺骨，部隊閑得無事，極易心血來潮，齊那跟巴圖商量，想回寧古塔去完婚，了却一番心事，巴圖看他那麼猴急，只好應允，但表明自己不能回去，一切交由巴圖主持，還叮囑齊那遇到大雪封山時節，不必急著趕回來，等到開春溶雪再回部隊，步標管帶職務，暫時交給營官瑪哈代理，齊那這才放心，帶來兩名護衛，快馬加鞭上了路。

臘歷十一月初間，在東北已是遍地銀色白雪，積雪沒腰，冰堅在續，齊那趕到寧古塔，就住在巴圖的店裏，好在萬事俱備，只等花轎，不出三五天，就按巴敏家的習俗舉行了結婚典禮，當日張燈結彩，非常熱鬧，寧古塔的一大批同事親戚朋友和族人都來觀禮，沙爾虎達章京也居然坐了轎帶領隨員，前扶

後擁的人羣中來臨道賀，由巴敏叩率了一杯白菓茶，章京對一雙新人說了幾句祝賀的頌詞，並勉勵新郎新娘一番，就先走了，章京的此來，並不是爲了齊那這個小小管帶，而是爲了替他的愛將巴圖充面子，這一點齊那也自然非常清楚。婚後夫妻準備了一份上好的厚禮，拜謁章京府邸，表示答謝，並照着巴圖的交代，以大雪封山，不良於行走爲理由，請了三個月婚假，章京也照准了，齊那直到次二月杪才離家返回撫遠。

後來巴博經人介紹，跟一位寧古塔當地小姐結婚，結婚時齊那也請假回來幫忙，並藉此機會與巴敏重聚。

八、担任墾務解決軍糧

自從清廷擊敗侵犯松花江一帶的羅利兵以後，爲積極策劃徹底阻擋其再度來侵，進行部署兵力，康熙皇帝命令副都統郎談，公彭春等，率兵向達呼爾，索倫居住的地區進發，教他們以獵捕野鹿爲詞，以偵探羅利軍的動態，及一切情況，啓行時康熙皇帝還面諭指示稱羅利侵犯我黑龍江一帶，侵擾我人，殺害居民，昔發兵征討時，未獲剪除，歷年已久，近聞敵兵蔓延益甚，過牛滿，恒滾諸處，爾等此行，自京遣往參領侍衛軍外，令畢力克等五臺吉率科爾沁兵百人，寧古塔副都統薩布素率烏喇寧古塔兵八十人，行至達呼爾，索倫地區，遣人赴尼布楚，詳視陸路遠近，沿黑龍江行圍，逕薄雅克薩城下，勘查其居址形勢，羅利如出戰，姑勿交鋒，但率軍引退，朕別有計畫，爾等尙需查看自黑龍江至額蘇里之舟行水路。

翌年上諭稱我兵既命永成額蘇里，應派烏喇寧古塔兵五百人，達呼爾四、五百人，於來秋同家口發往。薩布素等奏稱：額蘇里今年七月間既經霜雪，烏喇寧古塔兵家口，若令其來秋遷移，恐地寒霜早，諸穀不獲難以糊口，應來春就移達呼爾兵五百人，先赴額蘇里耕種，量其秋收，再遷家口，以烏喇寧古塔三千餘兵，分爲三班，將軍副都統等更番駐防。

清廷就照薩布素的意見，在額蘇里先辦理墾荒植穀事宜，因部隊中多數達呼爾子弟，爲統御方便計，即調派巴圖到額蘇里擔任屯墾植穀工作。自從巴圖到任以後，即指揮各族健兒積極墾荒播種雜谷，爲秋後烏喇寧古塔及達呼爾軍人家口移駐而備糧餉。此事在清廷討伐羅利的軍事行動上極爲重要，因爲敵軍侵擾松花江一帶地區，都以雅克薩城等地爲前進基地，這些地區都距寧古塔遙遠，因此每次討伐的軍事行動，往往以軍糧及一切補給上的困難問題發生即匆匆撤兵。在額蘇里地方植谷備糧，既縮短了補給路線，更加速行軍速度並能使持久戰，這在討伐工作上具有重要意義。

說：

開墾工作剛在開始時，當地居民名叫圖柏新者，帶領很多土人來見巴圖，「開地事破壞風水，風水一壞，我們住民，不定那一年會遭受意外災害，所以你們一定要停止開墾。」

「農業地區的人，走到那裏，就開墾到那裏，他們不但沒有災禍，反而不愁吃，不愁穿，過其五谷豐登的富裕生活，由此可知，開墾是破壞風水的一說，是不攻自破！」

「開墾不但不是破壞風水，並且有害於畜牧，凡是能開墾的地方，都是牧草豐美的良好牧場，我們的生活除打獵以外，主要是還靠家畜，如果我們失去這種良好牧場以後，勢必被迫進入山區游牧，由於我們的進入山區，野獸野鳥也遠走高飛，這不但我們的畜牧業受影響，並且對我們的狩獵也有害了，所以無論如何要停止你們的開墾！」

「你說的話只知一方面，而不知另一方面，此次的開墾事解決軍糧，因爲朝廷幾次迎擊敵軍的來侵，都因軍糧的接濟上發生問題，半途撤軍，而不能徹底打擊敵人，若不徹底打垮敵軍，他們還是要求來侵襲的，如敵人佔領此一地區，一定在這個地區耕種漁獵，還要築城，到那時候你們就受迫害被奴役，所以這次的開墾，一方面固然爲軍事行動上着眼，但另一方面也是解除你們未來的禍患！」

圖柏新當時雖然無話可辯，但心中仍然不服，他辭別巴圖回去後，即囑聚其家鄉土人，一羣一羣的來，以木棒、石頭、土塊來襲擊正在進行開地工作的士兵，以阻撓其工作，巴圖雖親自出馬來勸解，但毫無見效，不得已即命令隊伍驅散來襲的人羣，但他們乘人不備夜間也來搗亂，最後巴圖忍無可忍，命令部隊大學圍抄這些人羣，並俘擄了罪魁圖柏新。巴圖的手下人說：要狠狠地重懲圖柏新，但巴圖却把圖柏新安置在一個很好住所，如同上賓一樣招待，一面自己帶其屬下人，到附近土人所住的各家，解說開墾的目的，來安撫他們，年青人們對巴圖的話多半是首肯，並表示願意協助，就這樣巴圖在部隊裏有朝氣，有魄力，有幹勁的青年健兒們的協力之下，很順利的趕工，加上巴圖的靈活指揮與熱誠的督導，發揮了極大的功效，當農曆三、四月的交接時候，春暖花開，一冬所冰凍的地層開始溶化，地面上叢叢青草發芽茁壯，在墾地的壟畝上所種的種子都生根發芽，使荒野一變而爲綠油油的良田，夏雨時行，田苗繁茂，風吹禾動，一片波浪式的綠禾與藍天相連，夏末秋初，金黃色的麥穗穀粒，一朵朵的上下左右搖動着，如迎人含笑點頭。

在此天時地利人和的優越條件之下，此一墾植工作大獲成功，至秋收多藏的時期，已經是倉庫滿糧、軍隊及其家口已無虞沒飯吃，而安心於各自崗位。

巴圖斯時把圖柏新釋放出來，讓他看看實際的成果，圖柏新口服心服，不再提出異議。

由於五穀的豐登，無論軍隊家口的搬來，以及商旅的擁入，此一寂靜的荒城，頓時熱鬧起來，而朝廷的征討事宜，亦一大步地向前邁進，日後的勝利基礎，亦奠定於斯時的功成。

九、避厲疫爲詞徒往荒城

由於郝平回過一趟瑗瑛，阿輪知道巴圖在軍中努力上進，覺得巴圖沒辜負自己的期望，但究竟還是憑他自己的志氣決心和能耐，才能有此成就。因此心情委實平靜下來，一心一意的要把布庫撫養長大，好繼續巴圖的香烟和事業，不枉巴圖爲子留取佳名的深意！（布庫係達呼爾語勇士之意）。此外再加上由郝平捎來的百十兩銀子，在此貧苦荒涼的邊遠地區，不啻一份中等人家的財產，足夠她母子吃用好多年，阿輪爲了專心撫養布庫，索性連工也不做了，一天到晚就在悉心照料着布庫，不久前雖有敵人來襲，但僅是繞過瑗瑛附近，有驚無險，她母子也就安然無恙不過巴圖走了以後阿輪有一件事說不出的煩心，即一些沒出息的男子時常對阿輪現出輕薄態度并調戲。阿輪以機警的態度對付總算保全自己，但這事不敢公開聲張，一則怕惹人議論，一則怕無聊男子們來報復。因此她幾度要離開瑗瑛他往，但每次都被格魯夫婦勸阻。光陰荏苒，布庫已長到了五歲，瑗瑛地方突然滋生流行性天花症，這種病專對小孩發作，而一般人來不及治療或是不懂得預防的人家孩子，很難倖免天花的侵襲，阿輪好在自己多少懂醫理，所以一面急着爲布庫接種牛痘，一面隔離外界，並盡量保持室內清潔，疏通空氣。此際阿輪避言躲避天花的感染爲詞，實際上則決心躲避那些沒出息的男子，向格魯夫婦打了招呼要走，格魯夫婦眼看天花病蔓延的很快，也不好強留阿輪了。阿輪怕被那些男子知道，就急急忙忙收拾了幾件隨身需用的衣物和食品，及防身火槍，帶着布庫跨上馬駛出了瑗瑛城，祇知道朝地勢較高，空氣僻靜的方向跑，不知不覺中竟跑進了一道荒僻峽口，馬兒已經跑得遍身是汗，疲累得厲害，布庫也不斷的喊肚子餓了，阿輪這才下馬，取出些肉乾，煎餅和奶水，揀了一塊石頭，母子倆坐下來邊休息邊吃，忽然在峽谷前端，峭壁邊擠出一隻黑呼呼的，毛茸茸的怪物來，布庫一眼發現，忙指着叫他媽，阿輪順着視線看去，見是一頭大熊，不禁嚇了一跳，向布庫叫聲莫怕，趕緊由馬背上取下火鎗，仍然坐在原地監視着那牲畜的動靜，只見那隻黑熊擠出峭壁以後，就東張西望，用鼻子作圓周形的擺動嗅來嗅去，一回兒好像

聞到了什麼味道似的，竟朝着阿輪她們坐處踱了過來，彼此距離雖然還有百步之遙，但阿輪不免十分緊張，隨手摸着布庫，隱身到石頭堆後面，小聲對布庫說：

「這是一隻大熊，會吃人的，你千萬莫動，等媽來對付牠！」

阿輪一面把火鎗拿住，塞上火藥，瞄準了黑熊等牠來，那黑熊在阿輪注視的時候，越發來進了，阿輪轟然的發一鎗，正好射中熊的腿部，那黑熊猝不及防，遭此打擊，嚇得扭頭就跑，阿輪正準備填塞火藥，補牠一槍的當兒，就聽到布庫在石頭後面大喊：

「媽！你看，又來了一隻小熊，一定是那個大熊的孩子！妳不要把大熊打死了，如果牠死了，這小東西就沒有奶吃了，那該怎麼辦？」

阿輪一看果然是一頭猴子般大小的小熊，連跳帶跑的趕來，阿輪聽到布庫的話，心想這孩子的心地如此善良，不禁也起了惻隱之心，放走那大黑熊，給牠一條生路。等到大熊小熊走得無影無踪後，她急忙摸着布庫，跨上馬兒，連頭也不回，衝出了這個危急四伏的峽谷。

母子倆就這麼曉行夜宿，走了三個晝夜，中間也遇到狼和其他野獸的侵擾，却賴着阿輪的機智和無比的勇氣，總算一一突破了難關，終於發現了一個鄂倫春人聚居的村落。阿輪雖然不知鄂倫春人對她是是否表歡迎，但在此時別無選擇餘地的情況下，祇好硬着頭皮去作不速之客。

一位和善的鄂倫春老人，接待了母子倆，當阿輪說明來意後，那位老人答應她母子倆暫時留住下來，阿輪這才放心下來在這裏暫住。由於鄂倫春人都懂得達呼爾語言，加上阿輪又勤勞可親的緣故，這一家人都願意幫助阿輪，阿輪也盡其所能幫助這一家的婦女做活。原因是鄂倫春的男子，多半是過着朝出暮歸的游牧生活，所有家事，不論輕重都是由婦女來承當，阿輪自然幫同婦女做活，並且爲爭取人家的歡心而格外的努力，毫不避勞苦，這一帶沒有水井，飲煮的水都要到附近的河邊去汲取以推車運來，在夏天倒很方便，但一到冬天，變成冰河雪地，取水就困難了！因爲水流在幾尺厚的冰塊之下，必須要用尖頭的鈍鐵來，把冰塊刺破作成孔眼，再由此孔眼汲水，如河淺冰厚汲不出水時，只好把冰塊運來，放進鍋裏燒火溶化，所以運水運冰事都非常吃力，阿輪爲了不減低人家對她的好感，還是咬着牙，忍着凍，負擔了這份艱苦的汲水工作，毫不偷懶。

鄂倫春人長年出去狩獵而不種植五穀和蔬菜，他們所用的口糧和蔬菜以及布疋等類東西，多半是由其諸達（盟友之意）達呼爾，索倫等族供應，他們的

衣服除夏天盛暑時期用些布料外，其他季節多用獸皮製做的衣服，衣服的厚薄、皮毛的長短，都隨季節而不同，冬天的衣服多用隆冬寒冷時期的獸皮製作以取暖，因為這時候的獸毛厚長，春季夏季及秋初的衣服多用夏秋期的皮毛製作。阿輪不但能做粗細工作，並且她的手藝很好，心靈手巧，她跟着鄂倫春婦女們學習做皮衣、皮靴、皮帽子等等，多是做得唯唯唯妙，後來她的製衣技藝竟然青出於藍的駕乎鄂倫春婦女了，因此她成為鄂倫春人最受歡迎的客人，她的收入也因此一天的多起來。

爲了方便計，阿輪在鄂倫春人協助之下，自己單獨蓋了一座小木屋而居之，因為此地地皮不化錢，木材也很多，只用人工而已，並爲防範小偷跟野獸的侵襲，養了一隻狗，給他起了名字叫奇克，有了牠以後安全的多了，奇克一聽野獸的足音，即大吼特吼，野獸不敢接近，對生人也這樣，所以生人尤其小偷都裹足不前。

鄂倫春人的房屋或帳棚不像一般村落那樣隔壁鄰居都推着林立，都因爲山坡或是山溝，每戶人家都相隔很遠，照樣阿輪所蓋的房子也孤立在一處山端谷口間，也是野獸不時出沒的行徑，有一天黃昏時分，有三隻野狼，直向木屋奔來，奇克且吠且跑，一溜烟似的去截阻那些狼，開始搏鬥，阿輪跟布庫二人遠遠的瞭望着奇克和那三隻野狼的混戰，當奇克咬到一隻狼的時候，另一隻狼竟撲到奇克的身上亂咬，還有一隻狼乘機咬奇克的後腿，情勢緊張，相當危險，阿輪本想以火槍射擊狼身，但又怕誤中奇克，在此投鼠忌器，無法施展槍的威力情況下，只能以石塊投擲狼身及高聲吆喝助陣，那三隻狼才以怒目暴氣，漸漸後撤後，把奇克救了下來，但奇克以一身之力，對抗三隻狼，不但勞單力孤，筋疲力盡，且身上多處被狼咬傷，流血過多而仰臥於沙場之上，阿輪急着以布包紮傷處，將牠抬進屋內養傷，但奇克的傷勢毫無起色，却日以加重，因地處荒山野地，無法找到獸醫及藥品，只是聽其自然，阿輪母子焦急萬分，徒喚奈何！

有一天清晨奇克忽然不見了，阿輪母子以爲牠的傷勢好轉而出去走動，但仍不放心，即四出尋找，終於在很遠的山腳下，發現奇克已經氣絕曝屍於草地上，狀至悲慘，阿輪母子不禁哭泣，阿輪又喃喃的念道：

「奇克！你爲保衛我們，與狼決鬥而死，

你曾是我們的良伴！有你以後我們不覺寂靜，

你曾是我們的盾牌！有你以後我們不怕外侮，

你爲主人盡忠！犧牲了你的生命，

你的勇敢，你的義行，我們永難忘記。」

阿輪母子來到鄂倫春，已數易寒暑，布庫也漸近十歲，阿輪就給布庫，教些文字，以備他將來應用，布庫記性好，讀書感興趣，同時他好問，不管什麼事，不了解的時候，總要打破沙鍋問到底，非弄清楚不可，尤其喜歡聽講故事，愛聽些古時英雄好漢包打不平的俠義行爲，阿輪也就順着他這種性格，加以陶冶，就把羅刹人的如何侵略我國，如何殘酷暴戾，以及其父巴圖爲抗敵從軍的經過，一步一步的講給布庫聽，阿輪又教布庫練習騎術和槍法，讓他時常跟着鄂倫春人出去打獵，以鍛鍊他的奮鬥精神。但又怕他常川跟着鄂倫春人跑，久而久之，染上他們那種粗獷的習性，就教他學習禮儀以及作人處世的禮讓和平的態度。有時布庫也到鄂倫春的老公家，請他們講些故事聽，好在布庫本性純善，體貼母意，處處順從，時時學習，對人和氣禮貌，因此大夥都誇他好，阿輪雖然嘴上不說，但在心裏却爲有此佳兒感到欣慰。

十、目觀鄂倫春人守舊性爲之擔憂

鄂倫春人的性格一般說來大部分是和順，但因他們常年居住在崇山峻嶺，密林叢莽之間，生活方式仍然離不了原始性的粗陋，而且他們沒有文字，沒有記載的史實，不過他們都能從月亮的盈虧，能够查知季候和月令，也能看太陽的起落，算出每一天的時辰，即使是三年兩頭的閏月，也能很準確的推算出來，這種生活經驗的累積，真是奇妙極了。

鄂倫春人最大的嗜好就是酒，而且每飲必醉，醉了以後，常有無味的爭吵發生，甚至有動刀動槍的鬧毆情形，因爲此地沒有執法機構，祇看誰的胳膊粗力氣大，誰就能佔上風。阿輪搬來以後已逾十年以上的時光中，已經先後看到兩次因酗酒鬧出命案的慘禍。

第一次看到的是有對拜把弟兄的命案：這兩人中一位是鄂倫春人名叫蒙柯城者和一位名叫吉朗的達呼爾人結爲換譜弟兄，其初還算很好！吉朗是一位膂力過人的壯漢，他能在疾馳的馬羣中把自己所跨的馬鞍，由自己所騎的馬背上挪到正在疾馳的另一匹馬背上，並且能够正在疾馳的馬背上直立或歪身於左右兩側或滾鞍藏身於馬肚下以適應緊急情況，這種馬術深受人們讚揚，他和蒙柯城結爲拜把弟兄後，情感不算不好，只是他時常以兄長的身份，訓戒蒙柯城，有時還要打他，日子一久蒙柯城不免覺得委屈而懷恨在心，在不滿的情形下，想找個機會想對吉朗攤牌，但他又怕吉朗力氣大，不敢冒然干犯，因此不作明目張膽的來公然挑戰。有一天夜間蒙柯城因心事一夜未睡，喝酒解愁，喝得醉薰薰，乘吉朗尚未起床，手持獵槍站在吉朗的帳棚外面喊叫（下轉第40頁）

編後記

日本田中角榮內閣成立以後，由於周匪恩來施展笑臉外交攻勢，予以誘惑，日本政府竟以實際行動廢棄「吉田書簡」及對匪所提之「建交三原則」表示諒解，公然進行勾搭，其首相及外相近復相繼侈言與匪外交正常化以後，將與我斷絕外交關係，中國邊政協會於九月十八日開會時，出席的漢、滿、蒙、回、藏、維等各宗族會員，對日本首相田中此種背信忘義，勾搭奸匪，進行所謂「國交正常化」之媚匪行為，甚為憤慨，經一致決議支持政府的強硬和堅定態度，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維護國家權益。並指出田中這種行為，不僅破壞了中華民國與日本的友好合作關係，而且危害了金山和約及歐亞國家的共同安全。除上項決議已刊載九月十九日臺北各報外，本社完全支持中國邊政協會的決議，並將本社發行人李永新先生所撰「日匪勾搭與日本沒落」一文於本期刊出，希望田中首相的知慧與理性要高過田中義一，不要因日匪勾搭為日本帶來另一次的沒落，否則，恐將永無再生的機會。

蕭金松先生致力於有清一代駐藏大臣制度之研究，曾參考大清實錄。清史稿及一般中外文西藏圖籍四十餘種，就清代駐藏大臣設置經過、原因、組織及職權等項，分為幾個專題，於本刊分期刊出，請讀者按期閱讀，作者也希望讀者多予指正。

先秦時代邊疆民族之類別及其分佈概況一文，是萬毅先生研究先秦邊疆民族與諸夏之關係的一部份，其前文「中國經史之夷，狄，戎，蠻簡介」已於本刊第三四期刊出，本文分二期刊出後，還有幾篇有關先秦邊疆民族與諸夏關係的文章，亦將陸續在本刊發表，特先報告讀者。

張紫桐先生的「麥積山之六朝美術」一文，對於天水麥積山之六朝美術如壁畫。造像。建築等有詳盡之論述。是值得一讀之文章。

楊和增先生是楊旅美學人中的本刊忠實讀者，本期「為西藏行程加註」一文，是楊先生對於本刊第三十六期「西藏行程」一文的原書著者及譯文方面提出若干不同的寶貴意見，值得注意研究。

林恩顯先生的「唯吾爾語法概說」，曾於本刊先後發表四次，本期所刊一篇是完結篇，林先生有意抽印單行本若干本，以備讀者研究。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內版臺誌字第一六四七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
臺灣郵政管理局新聞紙類登記執照臺字第一六五八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九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三十九期

發行人：李 永 新

社長：周 昆 田

主編：李 啓 元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三號三樓

印刷者：清水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七一號

電話：五四五九二四・五四五九二八